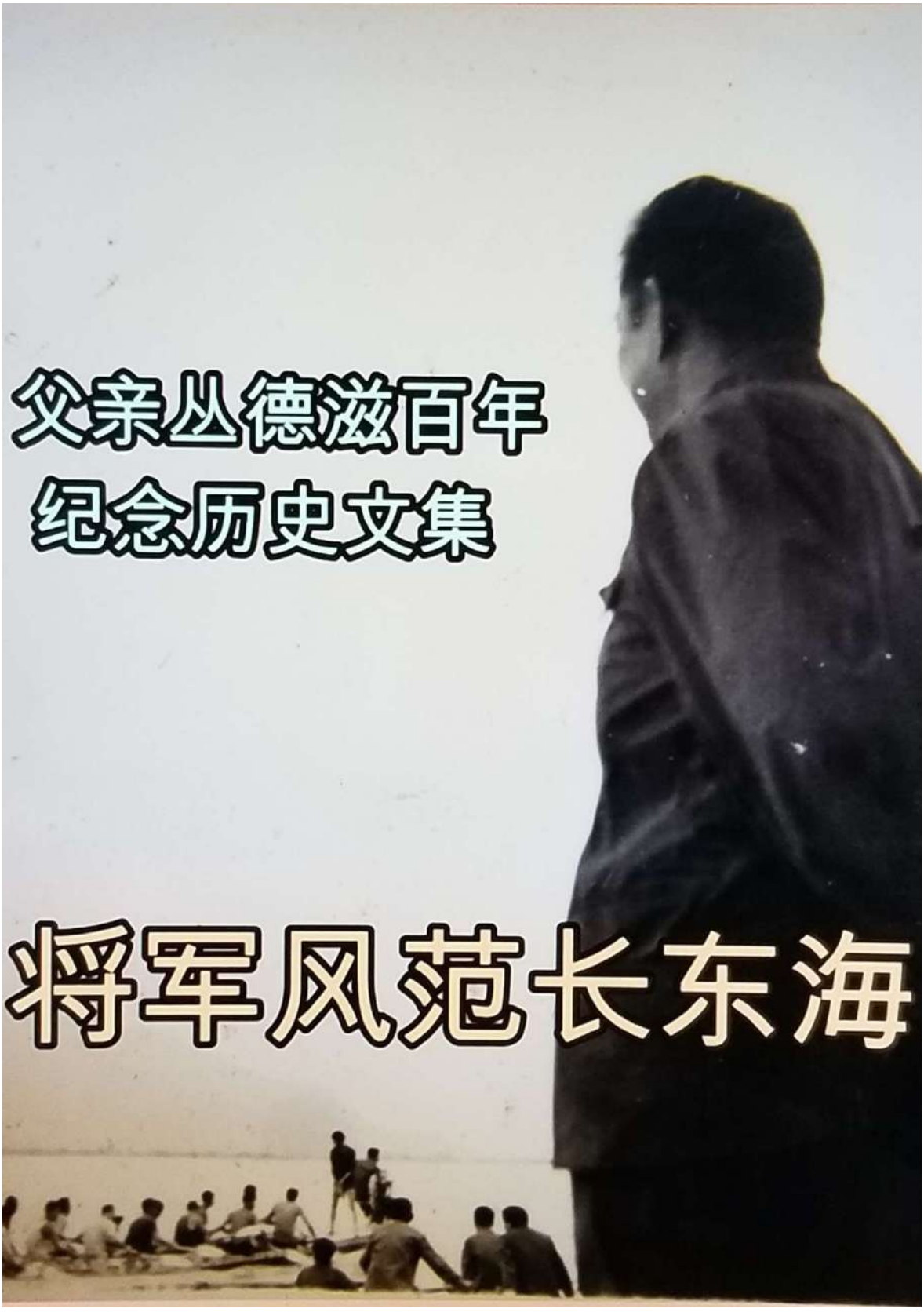

父亲丛德滋百年
纪念历史文集
将军风范长东海

序言

这本历史文集的传奇素材足够拍一部精彩的侦察兵传奇故事的电视连续剧。此历史文集共十万字，三十篇近似传奇故事的文章，相当部分具备史料价值，且很有阅读性。此围绕着老侦察兵将军丛德滋的文集收集了20多个人的"神来之笔"、超过百人拍的历史照片和十几段珍贵视频。

他的第一个传奇故事是：17岁的地主长工带着地主的儿子一起“私奔”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地主的儿子英勇作战负伤回乡，当了家乡大队书记。这个两岁丧父，13岁就入住地主家当长工的人就是父亲丛德滋。1968年我回乡看望奶奶，奶奶带我去见了书记。

父亲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将军的个人的历史，而是从此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苦难的中国和那辆陈毅说的山东“独轮车”循怎样的路径一路推到福建。尤其是走在最前面的父亲亲手建立的老胶东军区-31 军侦察营——大军先锋，宁德入闽，潜进福州，漳厦尖兵，闽南剿匪，越海捕俘，炮战，文革，改革，开放.... 大历史就藏在这些士兵的日记和笔者的故事当中。

此历史文集共有 23 个标题文章，7 个附件文章。仅此，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31 军从成立到成为钢铁集团军的全过程；已经看到如何攻济南，如何战淮海，如何打上海，如何解放全福

建。本集敬录31军第一任军长周志坚在集团军的演讲文，他文中提到丛德滋。另外，文集封面采用丛德滋将军眺望着海峡对面的侧背影，含义深远。

父亲丛德滋的历史经历，还自然触碰到解放厦门、血染鼓浪屿，攻占东山岛，金门失利，抗美援朝，823炮战，八六海战等重要战役。这些更广泛的历史仅仅用图文并不能表达完全，编者制作了视频补充，除了十几分钟家庭录像以外，编者编辑了几百分钟时长的，运用50年后中美政府解密资料的《第三只眼看朝鲜战争》、《厦金八二三炮战解密》等还原历史真相的视频。存、传于DVD光盘、网络。

（丛培欣）

主旨

中国苦难，革命必然，战争残酷，

珍惜和平，保卫和平，必须自强！

谨以此

纪念父亲丛德滋百年冥诞

（1923-1-26——2023-1-26）

纪念我们敬爱的父亲和母亲为祖国的解放、和平和建设所作的努力。

目录

1、丛培欣：我的军人父亲丛德滋——一个山东农民出身的将军

2、丛培波：父亲回归福州将军山和威海的丛氏祠堂叶落归根之处

3、刘文强 刘鹏程：最后的枪声：31 军侦察营闽南“龙潭”剿匪记

4、陈维仪：闽西大地斗残匪——福建南靖剿匪往事

5、丛培珊：一张极其珍贵的 31 军幼儿园、小学全体照片引起的涟漪

附 1 摘录培欣回忆录中有关军人子弟小学的故事——一个军队护卫着的学校

附 2 收录培欣回忆录中有关金门战役失利全战损军事分析——战争是残酷的

6、水写苍茫：《一个 31 军老侦察员的原生态战地日记（1947 年—1950 年）》节选

7：新华社：1949 年 9 月 23 日报导解放漳厦丛德滋先遣部队消息

8、百度百科：后洋头伏击战

9、丛培欣：炮击厦门火车站与八二三炮战停火无关的军事分析

——谨以此文的珍贵史料纪念父亲从 1959 年八二三炮战中后期驻守厦门十年的岁月

10、丛卫东：七言诗《一生从军，无尚荣光》——纪念父亲从军 45 年

附：一张父亲参加九大珍贵的全景照片以及培波同百岁老人原厦门军分区司令员田军的合影，引言父亲在厦门难忘的文革岁月....

11、丛培欣：从父亲在难忘的厦门、福建文化大革命时期谈起——当年文革時的混乱的八闽大地，現在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12、周志坚：1986 年 3 月 31 军首任军长周志坚在集团军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3、李泽民：31 集团军的前世今生

14、中新网：中国 31 军大揭秘：精兵强将威震东南

15、宁婴：《一个不许嫁》

原 93 师李平政委三女儿回忆两家轶事

16、丛培珊：回忆 1953 年 7 月 6 日丛德滋指挥侦察分队越海奇袭敌占鼠屿岛并简述本人的侦察生涯

17、季雨 王正兴 ：金门战役后，金门敌军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传说，留下几十年的阴影

18、丛卫东：关于老爸的几大事件回忆

附 1 丛卫东：父亲亲笔写的简历及主要战绩

附 2 丛培欣：转载博雅网中国人物：丛德滋

附 3 丛培欣：皮定均空难的有关回忆

附 4 丛培波：小建国历险记

19、丛旻：向爷爷奶奶汇报

不辜负爷爷奶奶的期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0、丛兰兰：悼爷爷

——对爷爷的回忆

21、丛冰：永生不忘的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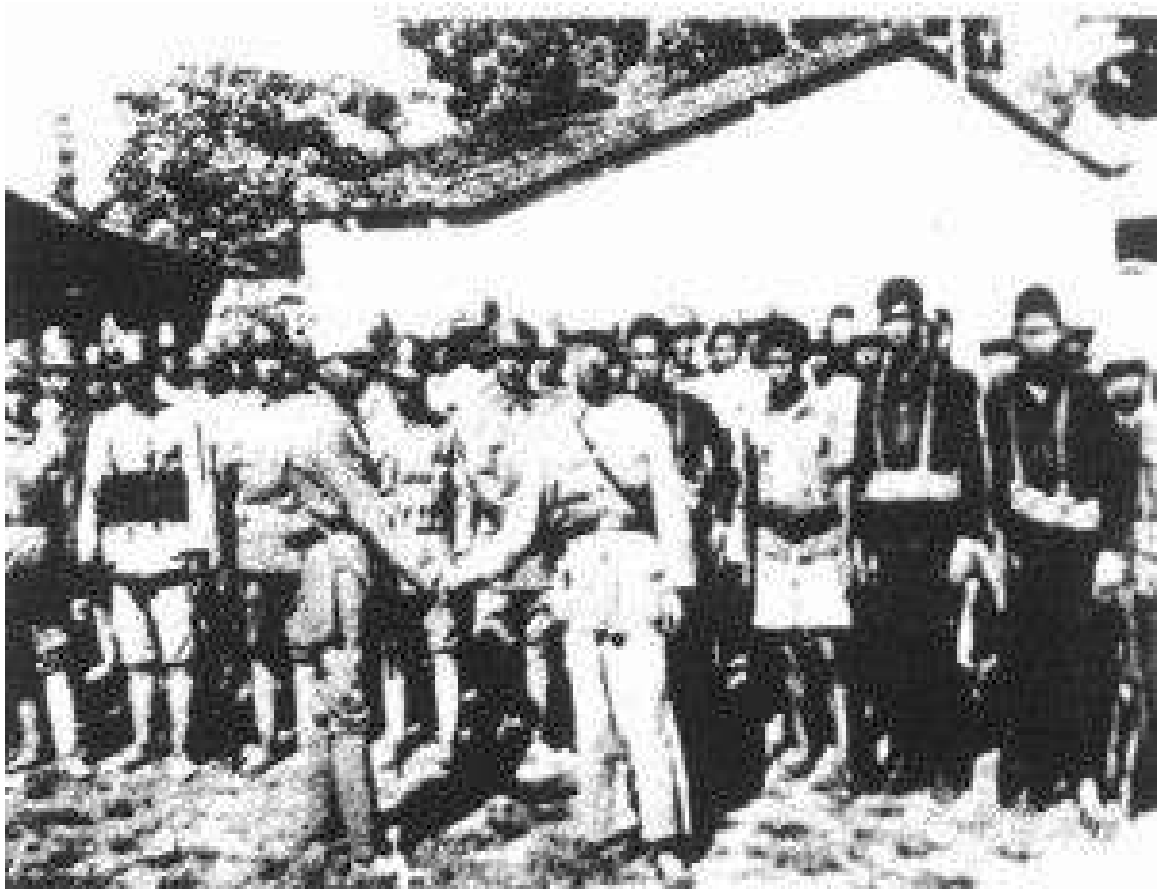
——回忆一件影响我终生的“大”事

22、丛培波：父亲的山 母亲的河

23、风林山火：从合成旅的沿革看新军改后的部队历史---73 集团军

1、我的軍人父親叢德滋——一個山東農民出身的將軍（繁体字部分摘录于回忆录）

丛培欣



31军侦察处长丛德滋等率先带领侦察部队在漳州战役前与当地游击队会师 （新华社 **1949** 年 **9** 月 **23** 日）

他是一個17歲當兵，從“解放軍叔叔”當到“解放軍爺爺”的中共軍隊的有著七十年軍齡的職業軍人，最後從當了七八年的福建省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上离休。我的母親周月林，十四歲那年（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前）與其堂妹周華林一起加入了當地的新四軍,從準備嫁給地主家當童養媳的婚姻中逃婚出來。在1955年的大裁軍中復員，她們十二分不願意離開軍隊，甚至有些怪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

我父親在如此慘烈的大革命中，從抗戰到解放戰爭竟然沒有負過傷，他對我們說，他們當偵察兵的要麼

結婚證
梁靈光

就死，要麼就憑智慧躲過敵人。他唯一一次負傷是在我出生後那次入朝觀戰，雖然沒有進炸塌的防空洞，但也是大腿中彈片運回國內。由於武器上的差距，朝鮮戰爭取得後來的平分秋色是多麼不易。連入朝觀戰的將領都死傷不少，甚至連毛澤東的兒子都被炸犧牲，可見一斑。

父親在渡江戰役時已是 31 軍的偵察處長，他曾經帶領少數幾個偵察員先行渡過長江偵察過敵軍防地，他還是最先進入福建的解放軍部隊的指揮者。他帶領兩個偵察營從福鼎縣方向進入，收編了福建的遊擊隊，然後在福州戰役前完成了

戰役前的偵察任務，並先期占領漳浦雲霄一帶，防止福建國民黨軍隊往廣東撤退以及廣東國民黨軍隊從陸路入閩。最後參加了解放廈門的戰役，直到進駐閩南和廈門。

據有關地方誌的記載，他率先從閩北福鼎一線到達福州地域和隨後穿插到漳州地域的一些情形如下：

“1949 年 7 月 30 日，中共閩浙贛省委派陳捷生(即劉捷生)會同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一軍偵察科（處）長叢德滋、九十三師偵察科長鞠維聰、二七六團團長艾福林，與連江各路遊擊隊領導在潘渡高嶽村會師，在小滄成立連(江)

羅(源)林(森)支前委員會(後改閩東支前委員會第一分會)，劉捷生兼主任。

第三縣政督導處主任黃文鏗率自衛隊會合七十四軍殘部 300 多人，進攻駐西山頂的中共連羅遊擊總隊。遊擊總隊英勇抗擊，後在人民解放軍偵察排配合下，智擒黃文鏗等 20 多人槍。

7 月 8 日，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奉命由古田縣杉洋向連江疾進，12 日抵達丹陽、蓼沿作戰地區，當夜即完成對丹陽的國民黨二一六師包圍。13 日發起攻擊，至 14 日上午，全殲守敵，俘二一

六師師長谷允懷以下官兵 1500 余人，丹陽解放。

7 月 13 日，中共閩浙贛省委決定成立連江縣人民民主政府，劉捷生為代縣長。暫設小滄鄉。

7 月 16 日，人民解放軍第九十三師主力分三路向縣城和琯頭推進，在江南橋、鏡路、官岐與國民黨殘軍激戰，殲滅和俘虜七十四軍軍部及五十一師、二十三師各一部，計 2300 余人。解放軍傷亡 80 余人。至此，除南、北竿、川石等島外，連江全境解放。

7 月 25 日，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配合連羅遊擊部隊，擊退國民黨獨立第五十師一部(駐福州新店)對小滄支前分會的進攻，斃傷 20 多人，俘 20 多人。”

同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為配合漳廈金戰役，9 月 12 日 10 兵團決定再組成一支偵察營穿插國民黨軍隊西側，阻斷廣東和福建的通路，我父親又率先穿插進入閩西漳浦一帶——作者註。

“叢德滋進閩西

31 軍 92 師參謀長田賢成、31 軍偵察科（處）長叢德滋、參謀王

毅攜帶一部電臺，經長途跋涉，於9月17日到達南靖寶林與縱隊閩西南聯合司令部勝利會師，受到司令部副政委、八支隊政委盧叨，閩西南副司令、八支隊司令李仲先，參謀長吳揚等領導人的歡迎。田參謀長傳達軍首長決定，31軍92師由276、275、274團分三路，於9月19日攻打漳州，八支隊歸屬31軍軍部指揮。”（以上为各县志選摘）

由於我父親是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最早率軍隊進入福建的指揮員，為中共軍隊迅速占領福建起到重要作用。他的在解放福建的過程中勇敢果斷機智的指揮作風，成為三野

和十兵團以及後來的福州軍區的領導認識和重用他的原因之一。

他從 1959 年 36 歲時到廈門任 93 師師長，是廈門在 8.23 炮戰後期、廈金長期單雙日炮戰，反小股偷襲和文革期間以及開始新建設的見證人和指揮者。他是廈門圍海造地建成廈門員當湖時的廈門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革軍管時期）。直到 1969 年到 31 軍任副政委，1970 年到福州軍區任政治部副主任，1976 年在當時福州軍區皮定均司令員的力主下，重回軍事崗位任福建省軍區司令員。他是少有的在中共軍隊提倡“丘八管秀才”時期，從軍事

幹部到政工幹部又回任軍事幹部的軍隊領導。在兼任福建省委常委時，曾同項南、賈慶林、王兆國、胡平等地方領導共事，我曾隨父親或自己單獨去過這些領導人的家，也在家中陪父親接待過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項南，當項南知道我不會講福州話時，勸我要學會本地話。

1964 年前後當年中國社科院長郭沫若到廈門，曾經揮毫錄詩一首贈送給他：

滿地茫秧沙岸綠，一天彩霞海披紅。燈塔明滅東山上，月橫依稀碧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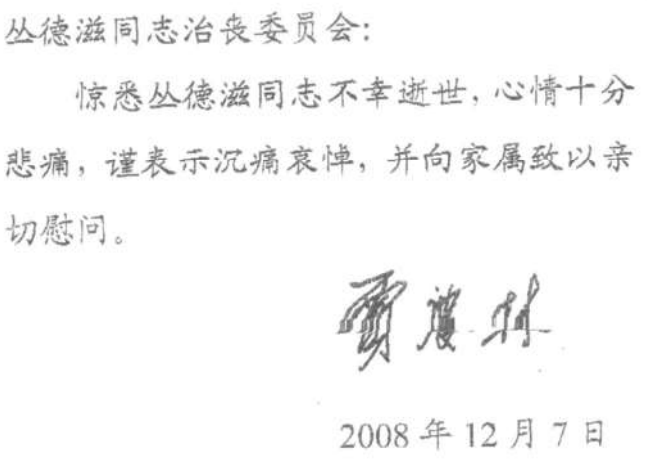
他現在在這首詩陪伴下，安詳地躺在福州將軍山上的林蔭下的墓地裏。

父親於 2008 年 12 月 5 日在福州總醫院逝世，享年 86 歲。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山東省文登市、福建省廣電局、福州市華福公司等等；福建省軍區、31 集團軍、各軍分區、廈門警備區、海防十二師、海防十三師、海防十

一旅、廈門水警區等等單位送來花圈，上千軍隊和地方各級領導、老

戰友、老部下、老朋友發來唁電、送來花圈，到總院向遺體告别，到家設靈堂悼念。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於12月7日發來唁電：“驚悉叢德滋同誌不幸逝世，心情十分悲痛，謹表示沈痛哀悼，並向家屬致以親切慰問。”



丛德滋同志治丧委员会：

惊悉丛德滋同志不幸逝世，心情十分悲痛，谨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家属致以亲切慰问。

2008年12月7日

我曾在 1985 年 9 月 8 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40 周年的時候寫了一首詩送給父親，一並錄於此，以懷念我敬愛的父親。

卅十五年文城去，五載抗倭衛蕪萊。

三年南進為軍鋒，歷經滄桑音未改。

鴨綠江東拋血熱，廈鼓墱嶼足跡在。

夕陽不短老驥誌，將軍風範長東海。

父親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嚴格，我有一次從老同學王燕玲的哥哥王燕飛那借了一本書，別人已排隊十幾人等看的一本書叫：武松傳。被父親發現，一把火燒掉。這個大孩子是師後勤部長的兒子，

知道後一抹鼻子只有認了，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叢叔叔的脾氣。

父親身教多於言教，他的嚴謹的軍人作風影響了我們兄弟。

我們四兄弟都參了軍，大弟叢培波曾任福建海軍基地某快艇大隊政委、二弟叢培珊曾任廈門警備區副參謀長、小弟叢衛東曾在福建前线廣播電臺工作。我在 1984 年初 32 歲時任團政委，34 歲時任旅政治部主任。但在 37 歲時違背了他想讓我當一輩子職业军人的愿望，转业到外经贸经济战线上工作，这也是我一直有些愧疚的地方。

在到守備三團任政委後，我帶領部隊機關幹部以學習“軍地兩用人才”的本領為由，學習自己駕駛車輛，這件事對當時的我們部隊震動不小。這是他對我不滿意的一次，他從沒有當面說過一句“不”字，

但也從來沒有坐我開過的一次車。他認為，領導只能乘坐，開車是專職駕駛員的工作，這是軍隊的規矩。

在軍隊中我被送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和南開大學學習后，主動要求下到基層從連、營幹起。1982 年我作为守备 3 团四营教导员，苗华作为 256 团二营教导员被評為福州軍區優秀政治教員后，在江西福建各部队巡回报告。父亲希望我能在部队干下去。

“人各有誌不可強免”，我想多看看和多思考世界的想法，使我最終從軍隊走到地方，在我所知道的同學和戰友中，有五個人以上是

現役的將軍，我卻是一個不想當位將軍的士兵，是一個自己主動從神聖的最可愛的人“解放軍叔叔”的陣營中退出來的人。

解放軍現象是中國的近現代的必然現象。我在軍隊服役整 20 年時間，我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軍隊，她是一支文化的軍隊，她是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她是一支保衛和平的力量，她是一支以自衛為訓練方向的武裝。

回目录

左二丛德滋、陈景三、王震、杨成武，下图：与老搭档孟乐天政委

他带领 10 年的陆军 93 加强师
1964 年大比武阅兵
他领导的海防 11 旅的五级军官
集训全体照

2、父亲回归福州将军山和威海的丛氏祠堂两个叶落归根之处

丛培波

《丛氏源壇网》

丛德滋同志纪念园在福州将軍山建成

2009-12-09

摄于1986年

大雄寶殿

在福州的丛氏后代合影前排右三丛德滋

丛氏祠堂旧照

200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纪念日。为深切缅怀丛德滋同志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这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丛德滋同志纪念园在三山陵园也正式揭碑建成。

丛德滋同志纪念园位于将军山，纪念园主要由丛德滋同志头部铜像及石碑构成。铜像矗立主碑上，目光豪迈坚毅，表情冷静沉着，基座用材厚重；右侧石碑上镌刻着郭沫若同志著名诗作“满地苕秧沙岸绿，一天彩霞海披红。灯塔明灭东山上，月横依稀碧落中。”；前方石碑上镌刻着丛德滋同志的生平。纪念园庄重沉稳、美观大方、寓意深刻，生动刻画出丛德滋同志勇英

刚强、坚韧睿智的军人风范。

丛德滋，1923 年 1 月 26 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后村。1940 年 5 月参加八路军，同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军区侦察队长，华野 13 纵侦察科（处）长、31 军侦察科（处）长。曾参加过文登县高村袭击战、石岛破袭战、胶东保卫战、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率领侦察营于 1949 年 5 月第一批入闽作战，拉开了解放福建的序幕。

解放后历任团长、副师长兼参谋长，1959 年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任 31 军 93 师师长，驻守厦门岛一线，担负繁重的对台军事斗争任务。1969 年

底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1976 年底，由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中将提名，调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并任福建省委常委，主管全省国防工作和民兵预备役工作。

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上图：1962 年 31 军朱军长左一、郭沫若左二， 93 师丛师长右一

下图：陪同军委王震副主席

1949 年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1954 年获全国 解放纪念章；1957 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 年被总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 年

晋升大校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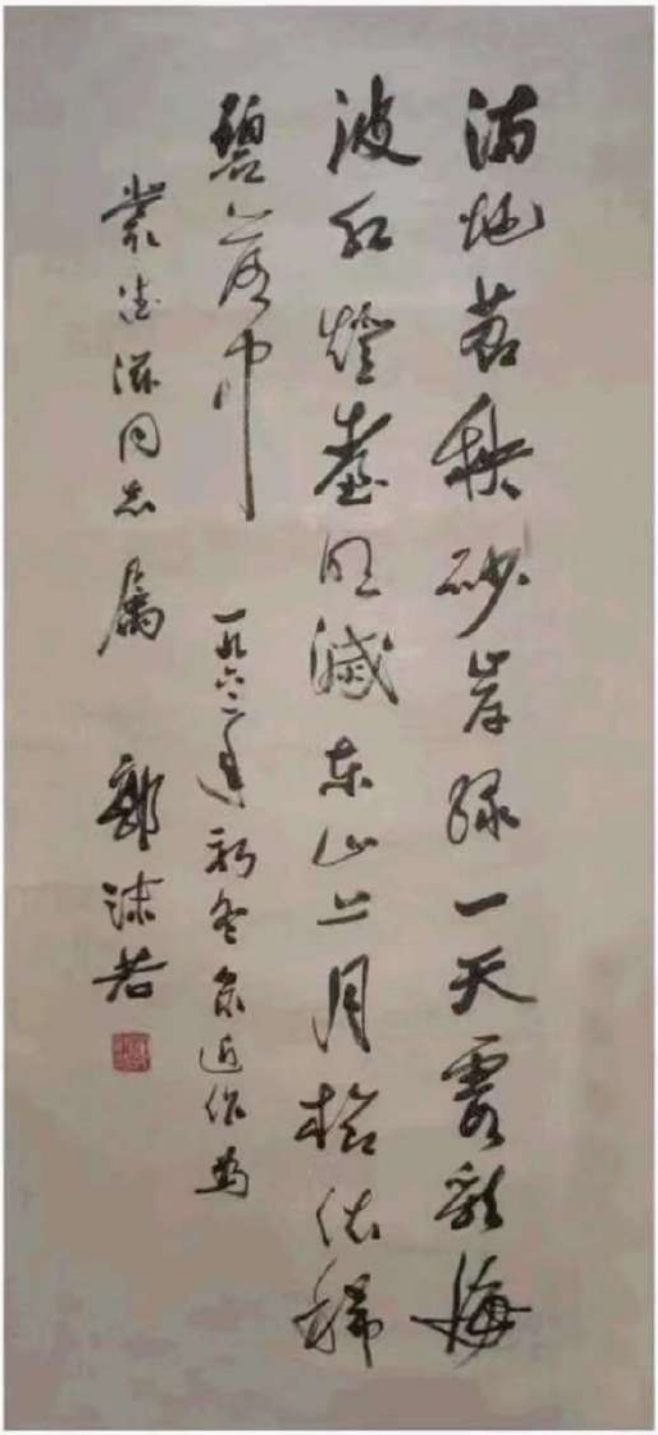
丛德滋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2月5日在南京军区福州总院不幸逝世，享年86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来了唁电。

（可参见百度百科）

编者注：大弟培波提供了“郭沫若为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题写诗作”条幅的照片。1962年郭沫若院长到访厦门前线，时任31军军长朱绍清、93师师长丛德滋亲自陪同。在榕的大弟三弟已将临摹篆刻在陵园的墓碑上，以永志怀念。诗文如下：

滿地茫秧沙岸綠，一天彩霞海披紅。
燈塔明滅東山上，月橫依稀碧落中。

回目录



郭沫若为福州军区丛德滋司令员题写诗作

DOI:10.16275/j.cnki.ywxk.2021.01.001

满地苔秧砂岸绿，一天霞彩海波红。

灯台明灭东山上，月梯依稀碧落中。

编者收集：

父亲主要获得的勋章的图片：

三级独立勋章　　三级解放勋章

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渡江战役胜利纪念

3、最后的枪声：

31 军侦察营闽南“龙潭”剿匪记

—— 一位老侦察兵的回忆

刘文强　刘鹏程

今日头条 2020-07-20

编者注：

父亲丛德滋所在的 31 军的前身是华野十三纵，再往前是胶东军区的五师、六师（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先后四次组建过五师、六师。）

第一个五师、六师随罗荣桓进军东北，编成东野四纵，发展为今天的 41 集团军；

第二个五师、六师编为许世友为司令员的华野九纵，现为 27 集团军；

第三个五师、六师组建后编成十三纵，就是 31 集团军；

第四个五师、六师编为 32 军，建国后军直属队和各师部队分别编入海军、空军和 27 军，32 军及所属各师的番号撤销。

我们的父亲丛德滋真有福气，虽然他自己从不写回忆录，可他在当年率领最先入闽的两個侦察营（军侦察营+三个师侦察连）的兵里有两位英雄的侦察兵，两位胶东老乡，有文化有思想，留下宝贵的资料。

以下是一段闽南剿匪的传奇故事，发现这个故事的本身就是传奇的：

编者 2015 年 5 月 4 日在网上看到一位不认识的朋友为他父亲写的回忆录，里面有一些我們不曾知道的父亲的故事，也于此以現當年国内战争之一斑：

第二代军人刘鹏程先生（刘文强之子）在《威海记忆》杂志登载文章的【题跋】

前天，邮递员给我送来一份从山东威海寄来的刊物——《威海记忆》（总第 20 期）……收到杂志后，我将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了。老爸听

着听着，眼眶中慢慢地盈满了泪水……

下面，便是这篇文章——

最后的枪声：

31 军侦察营闽南“龙潭”剿匪记

—— 一位老侦察兵的回忆

人民解放军第 31 集团军，是 1947 年在胶东地区组建的。成军后南征北战，出胶东、战鲁南、攻济南、打淮海、过长江、围上海、进福州、剿土匪，鏖战三年一口气打到厦门。自此就再也没离开东海前线，60 多年来一直驻守在台湾海峡的西岸，是震慑台独势力的威武雄师。当年，我老爸在 31 军侦察营当兵，是这

支光荣部队中的一员。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有一段在福建剿匪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

从德滋带领着军便装混搭的侦察营

我老爸叫刘文强，是招远人，今年87 岁，垂垂老矣，可思维依旧清晰。1947 年他参军就在这个部队，说起31 军来，总是一往深情，眼眶闪动着少见的亮光——尽管他已失明 36 年了，以下是他的回忆：

基本上都是胶东子弟兵啊！淮海战役前，特别是济南战役前，部队中只有少量的外省人，胶东之外的山东其他地区的兵也不多。等到了福

建，人马数量只多不少，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不是胶东的人了——那些被替掉的，都牺牲或负伤回家了。和他们比，我很幸运，虽然负过几次伤，可毕竟还活着。不是我懂啥技、战术、会打仗——那会儿有谁懂这些哟——纯粹是命好。打济南前，就去了 111 团的侦察排。打完淮海战役，在淮阴三棵树，部队整编，十三纵改为 31 军。军部原有的侦察连扩编为侦察营，我又到了军侦察营。要是还在一线连队，有多少个我也报销了啊。干侦察有时也很危险，但机灵点一般没啥大事。打仗时，团里军里的首长，一般不会使唤这些眼皮子底下的兵，除非万不得已——比如打济南，都豁上

了，连周志坚，那时的纵队司令员，都到了城墙下……。我也就是在那一仗，脑袋上挂了花。侦察营有三个连，400 多人。其中，一连都是便衣，不发军装，短枪居多；二连发便衣、军装各一套，装备嘛，啥枪都有，我那时在二连。三连是‘火力连’，不发便衣，只发军装。说是叫火力连，可也就是有个只有一门 60 炮和一挺九二式重机枪的炮排。不过，每个班有一挺歪把子或捷克式轻机枪，这在那时一般连队不多见。几百号人的侦察营，当中夹杂着许多穿便衣的侦察员，有的还是长衫、马褂，看上去真的不好看。

在鲁南、苏北一带时，侦察营几乎都是单独活动。从江阴过江后，侦察营也是先于 31 军主力部队，单独直插宣（城）、郎（溪）、广（德），顺太湖边绕道上海浦东。最后没进上海，转道浙江，过仙霞岭、武夷山，进军福建。向福建进军时的 31 军侦察营，带着一部电台，先于 31 军主力入闽，到达漳（州）厦（门）一带。带领侦察营单独行动的首长，是军部侦察处处长丛德滋。

丛德滋是文登人（1923 年出生于文登县口子后村，该村今属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1940 年入伍入党，打鬼子的时候在胶东军区独立营、17 团、侦察队当过班长、排长、副

队长；解放战争时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师、纵队、军的侦察科（处）长；建国后在 31 军历任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军副政委，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 年晋升为大校；是党的九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和福建省委常委；1987 年离休，2008 年 12 月在福州逝世，寿高 86 岁。

缺少“鱼水情”的新区和穷凶极恶的土匪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山多路险，气候潮湿。31 军进军福建时，适逢春夏之交，一路上尽爬山，道很不好走。沿博平岭南下，一路都是高山，很难走，大家走得很辛苦，部队很疲惫。一路上遇到小仗不少，敌人

多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枪一响，部队的精神头就起来了。可刚一接触，人家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有几次遭遇了百十人、几十人的小股国民党正规部队，那仗也没啥打头，不怎么费事就都解决了，倒是缴获了不少好枪。

迅猛南下的部队，很快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北方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许多人中暑或感染了疟疾。粮食只有米，没有面，战士们吃不惯。记得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改善伙食，学着当地人用石臼将米捣成“面粉”，结果费了好大事也没包成饺子；二是民情复杂。这里是新区，老百姓受国民党多年的统治和宣传，不了解共产党解放军，少了过江前

根据地群众对子弟兵那种“鱼水情”的感觉，部队行军作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支前队伍，支前队伍中还是山东人居多。

那时候找老百姓当向导也不好找，都躲起来了。抓了俘虏大多遣散了，少数好的补充到部队，这些南方兵不好带，看不住就开小差了。在南靖北面，排里补充了个刚俘虏没几天的福建本地兵，部队开拔前他对我跪着，又哭又说地不愿干。我骂了他几句，转身去查看宿营地有无遗失物等，就几分钟时间，他就不见了。我知道这是藏起来了，可部队已经出发，也没再顾上找他。走出没多远，后面有个大爷边喊边追了上来。那个兵还不错，知道携枪

开小差是要倒霉的，便求这大爷把身上装有子弹的四个弹夹送来了——他是个轻机枪的副射手。

一天夜里部队路过一个小村子，村子有个炮楼，福建一带特有的碉楼，上面有人，对我们开了枪。部队展开后，我带人摸到炮楼下。刚把机枪架上，手榴弹就从上面扔了下来，把正副射手的腿都炸伤了。我就在他俩身边，连个皮也没碰到，命大啊。这次打碉楼使我们知道了它的坚固，之后，就弄了包炸药带着——全营就这一包炸药，八斤重。”

更为严重的是，那时的福建，说起来已是全境解放，在解放大军的进攻之下，成建制的大股敌军基本被

歼灭。但是，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留下的散兵游勇，残存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小股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国民党退走前有准备地组织的“救国军”之类的游击部队，还是很多的，有不少还活动猖獗，气焰嚣张。另外，还有历史原因形成的土匪。这些人说是土匪，不如说是一些老百姓，或者叫‘家丁’。那一带有不少早年下南洋的有钱人，在家乡修了炮楼（碉楼）和寨子（土楼），养了很多家丁家兵。武器嘛，啥都有，差的是鸟枪、铁铳、土炮，好的有重机枪。当然，真正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也有，不多。最凶残狠毒的是‘救国军’这一类的反动武装”。那些“家丁”

和占山为王的土匪，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对新来乍到的共产党不了解，守着碉楼、土楼和山头与解放军作对。国民党残存武装利用他们，勾结在一起，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建国初期在福建嚣张一时的匪患。

那时，福建所有县、镇都进驻了人民政权的南下工作队，一般也都驻有我军的小部队。由于点多面广，自卫能力不强，经常发生部队人员和南下干部被土匪残杀的情况，而且杀人的手段残忍狠毒。

有一天傍晚接到情报，说是这批反动武装偷袭了平和县城。部队马上集合往那里赶，快半夜才到了那里，

敌人早就跑了。在一个小庙的前面，点着火把，我看到了八口棺材，没盖上，里面是被打死的南下干部，有男有女，样子很惨……当时丛处长很气愤，战士们也都恨得嗷嗷叫。还好，没有违犯纪律出乱子。

这种惨剧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个“马子科惨案”。“马子科”三字是发音，具体指哪里不清楚，这里的南下工作队，一个不剩，全被土匪杀害了。这些穷凶极恶的土匪，惹得战士们义愤填膺，复仇的怒火一天比一天炽烈，那种报仇心切的氛围深深地笼罩着部队。

报仇雪恨打土匪 轰开龙潭土楼

匪患严重的状态对新区建设极为不利，1949 年底漳厦战役结束后不久，部队就转入剿匪作战。剿匪作战不合适大兵团行动，小分队机动灵活，反而更为有利。

丛德滋处长和也是胶东人的徐副处长，率领侦察营，远离大部队，遂行剿匪任务。此次剿匪行动路线大致为：由同安出发，先向西北，进至华安一带，再向西过九龙江，抵达博平岭一线，而后一路向南，直捣南靖、平和、云霄。这一带位于福建南部，可称之为 31 军侦察营的“闽南剿匪”。

剿匪的第一仗是在华安东边的沙建镇附近打的。侦察员们化妆潜入匪

窝，切断了山后的栈道和悬桥。数百名土匪或毙伤或被捕，无一漏网，活捉的被押解至沙建镇。随部队一起行动，负责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南下工作队，在沙建镇外的一个平坡上召开了公审群众大会，当场枪毙了十来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头。会场的警戒是侦察营负责的，我在现场负责主席台保卫，外围还有其他连在警卫。虽说会场上老百姓不少，但没那么群情激愤，和过江前的那些群众大会相比显得冷清。除了当场毙掉的那十来个头头，其他土匪都被后面上来的部队押到西北的一条山沟里——接下来的事，一直不让说，反正我也没看见——

会场上听到了山沟里传来的重机枪的声音”。

打完这一仗，侦察营掉头向南，进到平和。出了平和县城，部队继续向南。平和以南山更多、更高了。这一路上和土匪有几次交火，规模都不大，毙伤土匪不多但缴获不少。比较大的是和黄祥和部土匪打的那一仗。黄祥和正式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人都叫他“黄国大”。

说起“黄国大”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此处地处闽南山区，山高路险加上远离行政管理中心，所以像个独立王国一样，独自生存了很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容许这种“王

朝”存在，遂派一个营前来清剿。谁知，激战数日，国军这个营竟溃不成军几被全歼。后经知名绅士斡旋，政府方面和黄某言和，双方答应由政府对其“招安”，让他当了“国大代表”，此地仍由他管辖统治，税赋贡赏政府无涉。

那个叫“龙潭”的土楼，就是黄祥和土匪统治小朝廷的所在。

土楼，是福建特有的乡土建筑，它以生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掺上细沙、石灰、竹片、木条等，经过反复揉、舂、压建造而成，俗称“生土楼”。这些土楼都具备完善的军事防御功能。其外墙厚一至二米，下面两层没窗，上面的窗就像是枪

眼，既能观察也能射击。仅有的一个大门十分坚固，一关上，土楼便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为防火攻，门上设有漏水漏沙装置，紧急时楼内的人还可从地下暗道逃出。战士们剿匪时见过不少这样的土楼，但不称其为土楼，叫它“寨子”，就如同把“碉楼”叫做“炮楼”一样。

最为刻骨铭心的就是打龙潭土楼这一仗，“我至今也忘不掉那个叫

‘龙潭’的寨子，那一仗，唉……”此时的老爸一声叹息。那是一个很大的寨子，外观是圆形的，下面两层没有窗，上面两、三层也只有一尺见方的‘射孔’，顶上覆盖的是坡状灰瓦。大门高和宽各有三、四米，门由圆木排列而成，门轴是铁制的，门扇下有滚轮，方便开启。门首上横担着一 50 公分宽的石匾，上面刻有楷书繁体大字“龙潭”。

侦察营进抵龙潭寨子附近，尚未靠前，就被土楼上密集的火力压制在一个土坡后面。部队迅速展开还击，双方在对射中僵持着。过一会，枪声不像一开始那么密集了，有的班排已经接近寨子的土墙，但无法靠近大门。寻摸一番，没找到可以进

入寨子的通道，翻墙、挖洞均不可能。

就在这时，侦察营的教导员中弹了。不知是流弹还是土铳的铁砂，击中了教导员的大腿动脉。老爸说，“那血喷得老高，怎么也止不住，没一会就牺牲了。教导员一死，部队火了！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我夹着全营唯一的那包炸药，冲到圆木大门前。一声爆炸，将两扇大门向里炸开了。没等烟气消散，我端着卡宾枪就冲了进去，是全营第一个冲进这个寨子的。炸倒的门后有两具尸体，一个是女的，另一个是男的，大概十六七岁。进了大门，穿过四五米长的拱道，迎面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上的窗户都是彩色玻

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花玻璃’，也不知它后面有啥，就朝那些玻璃窗扫了一梭子——舍不得子弹，没敢多打。刚冲上二楼，身后响起一串枪声，好在没打中我。原来是跟在身后的战士，用冲锋枪砸柜子，他以为里面藏有人，不料那美式冲锋枪没上保险，一撞就响了。”

老爸还说，这寨子里面好大啊，除了大大的一圈土楼外，大院中还有很多建筑，那栋二层小楼边上有许多平房、商铺，还有水塘、小桥，甚至还有一个小操场。后续部队涌入寨子，上上下下彻底搜查，除了老人妇女小孩外，只找到几个青壮年，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其中有

一挺重机枪。那几个青壮年说土匪们都从暗道跑了。后来，跑掉的黄祥和等几个头头，还是被抓住了，公审后给镇压了。

处理违纪和射向闽南大海的最后枪声

打龙潭土楼牺牲的教导员叫于宗耀，是文登人。老爸很心疼地说，这位于教导员是个老兵，真是不该这样牺牲的，太可惜了，说到底还是大意了。也许正因为是老兵，对这种小仗没放在心上，又似乎觉得在土匪面前弯腰低身隐蔽接敌有点那个什么，这才阴沟翻船，被土匪打中了。这一仗，就死了他一个，就地掩埋在龙潭土楼大门外不远的土沟

里。

教导员身经百战，从胶东打到闽南，在这深山里牺牲在一帮土匪手里，战士们实在是愤恼不已，咽不下这口气。审问土楼里找到的那几个青壮年时，他们怎么也不说出土匪逃跑的暗道口在哪里，有个人不仅不说还大骂不止，可见那时候当地人对解放军的误解有多深。当然，也许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战士们本来就因为教导员的牺牲而怒火冲天，这下可找到了撒气的地方——把这个人吊起打了一顿。有的战士们还气不过，就放了把火，可那“生土楼”不好烧，火没能烧起来。

尽管这些都是战士们难耐激愤的一

时冲动，上面还是知道了侦察营打龙潭土楼，“违纪”很严重，军里的陈华堂政委指示说要“严肃处理”。“其实也没有太出格”，老爸说，“没有打死人，火也没有烧起来，部队在那里面住了两三天，还是照样天天给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啥的，也没有发生其它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最初的违纪行为也情有可原——教导员人很好，全国解放了却在这个鬼地方牺牲了，大家当然心里不好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打了人，放了火，毕竟是违反了群众纪律。”至于“违纪”现象和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丛德滋处长有啥关系，是不是他指使的？老爸说，“我看，最多也只是个‘默许’，

主要还是下面的同志情绪失控所致”。

有意思的是，打下龙潭土楼后，南下工作队进驻，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群众很快有了觉悟，那个大骂解放军被战士吊打的人，居然成了积极分子。

部队在龙潭土楼里住了两三天后，就走了。继续向南，朝着海边的云霄方向。此时，老爸感染了疟疾，整个人像中了邪似的，忽冷忽热，昏昏沉沉，迷迷瞪瞪地被战士们架着行军。几天后，来到了云霄县城，部队住了下来。也就是在这里，一位江西籍的解放战士老曹，用“偏

方”治好了老爸的疟疾，老爸说多亏了他。

这时大家知道了上级对“违纪事件”的批评，部队情绪不高，战士们心里都沉甸甸的。

一天得到情报，县城东南面的山上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营。侦察营迅疾向那里扑了过去。

丛处长带着我们二连在前面，三连在我们后面，而一连则朝东南方插过去，准备插到山后，断敌退路。部队沿着一条土路向南快速前进，还没靠近那几座山峰，就遇到了敌人放出的警戒。枪一响，部队就散

开成战斗队形。我那会儿病刚好，一听到枪声，还是来了精神。大家憋着的那股劲这回可以发泄了！战士们都红了眼地死命往前冲。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正规军毕竟不是土匪，几座山头的重机枪一直不停地响着，那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侦察营老兵多，打仗都比较‘精’，没有人伤亡，可冲击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渐渐地，枪声稀疏了，部队冲到山顶。上了山顶一看，堑壕、碉堡等工事修得很好，可没有一个敌人，也没有一支枪。只见山的那一边就是大海，十多条小船已经离岸，正向远处的几艘大船靠近。离我们最近的小船，少说有二三百米远了。敌人跑了，这仗打得

窝囊！我们朝着海里的小船猛打了一阵子枪——明知打也是白打，可还是打了不少子弹。唉，那是给人家送行哟……”

这是老爸打仗经历中的最后枪声，也是31军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最后枪声。（编者注：这段结尾，就是我们选用父亲眺望海峡的照片作为封面的原由）

（刘鹏程：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在博客中意外地收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纸条，发来纸条的，竟然是丛德滋的长子！他浏览互联网，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丛德滋处长率31军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文字，便找上门来。又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来

自福州的电话——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国外的丛老兄，要他在福州的二弟打来的。二弟名叫丛培波，曾是海军舟山基地的干部，后转业回闽，现居住在福州市。我俩在电话中聊了很长时间，他很诧异还有远在安徽的老兵记得他父亲，而且居然还能很详细地描述其父当年的作战经历。“我们在家，从没听他说过这些事，即使问他，他也很少会对我们说这些”，培波兄如是说。

不久，他专程从厦门赶来合肥，看望了俺老爸。虽说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父辈间的战斗友谊，使我们没有一丝的生疏感，加上都是胶东老乡，感觉如同兄弟似的亲切。据

他说，福建有很多山东老兵，随部队接受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南下干部也有 7000 多人。

2009 年，在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热心企业和相关单位的资助下，南下干部的子女组织了很隆重的纪念南下 60 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制作了纪念章、立了纪念碑。这次培波兄来，也给老爸带来了这枚很有意义的纪念章，以及纪念碑的模型。老爸拿着这些浸透着山东儿女热血的礼物，非常激动。他还向老爸详细介绍了丛德滋叔叔的情况，老爸也回忆起当年跟着丛叔叔一起剿匪的经历，爷俩聊得很尽兴……）

（作者现居安徽合肥） 回目录

4、闽西大地斗残匪——福建南靖剿匪往事

陈维仪 前漳州专署副专员

2021 年 5 月 25 日

（编者引摘：陈维仪回忆 1950 年 5 月中旬向在那里执行剿匪任务的三十一军侦察处长丛德滋请求增援。丛处长立即派一个加强排的侦察兵来南靖五区协助剿匪。）

1950 年 2 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奉命从各连抽调 360 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统称第一批转业干部），到福建龙溪地

区参加地方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
我被分派到南靖五区负责土改、剿匪、建政工作。从此，我们结束了军旅生活，转到地方，投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之中。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考验。我和刘国昭、吴焕明、吴祥春、董维勤、董丙乾、丁寿福、万志德、马顺义等 9 人被分配到第五区工作，我任五区区委书记，刘国昭任宣传委员。
此时，县委正在召开扩干会，我们便与五区赶来赴会的区委副书记黄道岐等 17 位区干部汇合一起，参加小组讨论。
这天，县委书记王成柱也来五区小组参加讨论，除看望野战部队调来

地方的新同志外，还与五区同志一道向我们介绍五区的剿匪和对敌斗争情况。

解放初期，福建南靖五区是由奎洋、书教、梅江 3 个乡及 36 个保组成的。面积约占全县的五分之一，与平和、永定、龙岩等县交界，山高林密，二战时期曾是老苏区和游击区。解放初期，尚有厦岭李开瑞、书洋肖辅卿、霞峰庄烈坤、上洋庄有钟等反共联防队残余人员拒不缴枪，上山为匪，负隅顽抗。

1950 年 1 月至 2 月，以第六军分区警备团为主，配合县大队和五区民兵，先在坂寮围歼金门武装匪特 72 人；后在霞峰锦洋楼活擒匪首庄烈坤及金门派遣的特务营长等 40 人，

毙伤 19 人。剿匪捷报频传，在漳州地区有很大影响。

就在我们参加扩干会期间，发生了奎洋区队叛变的事件。1950 年 3 月 29 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晚），五区区队代理副区队长庄西崧被匪特策反叛变，杀害县政府派到奎洋协助征粮的干部叶金盛、洪利赓两同志。清明节晚上，县委、县政府在山城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今春以来全县被匪徒杀害的国家干部 7 人。

与会的五区干部，人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表示决心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追悼会结束的第二天一早，五区 17 位干部即打起背包，整装扛枪，在我与黄道岐带领下，攀山越岭，行程 80 华里，步行回到书洋坪四角楼区公所。

当时，五区匪情是全县最严重的地区，仅解放半年来，就有县、区、乡干部、农民代表、民兵、积极分子共 12 人在本区被匪徒杀害。书洋圩医生巫敦书开的中药店，被土匪派黑单 15 石米。书洋土匪抢劫来往天岭的商贩和挑夫，多时一天几十个人。在长教中心小学任教的李藻、张维敏等 7 位教师，竟被土

匪“三不许”的勒令赶走。所谓“三不许”，即：不许挂毛泽东主席像；不许教共产党课本；不许领人民政府发的工资。

在流弹冷枪经常袭击下，商店被迫关门，农民无法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老百姓怕“变天”，一时辨不明方向。少数区干部思想混乱，队伍涣散，战斗力削弱。

对此，必须首先健全区分委会。经

县委批准，新的五区分委会组成人员是：书记陈维仪，副书记黄道岐、刘万镒（兼区长），组织委员刘国昭，宣传委员郭亚黄（兼副区长）。身为区分委书记的我，受命于危难之际，面临困境，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但我满怀革命豪情，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下定决心，不怕艰险，克服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和山区生活艰苦等困难，处处以身作则，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团结4个方面干部（南下干部、军队转业地方干部、本地游击干部、新吸收的本地干部），同吃一锅饭，同睡地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坚守阵地，顽强斗争。

许多区乡干部、民兵耳闻目睹县委派来五区的9位军转干部，都是参加闻名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著名战役的优秀指战员，历经枪林弹雨和血与火的洗礼，富有对敌斗争经验。1950年4月，驻南靖山区的剿匪部队奉命参加解放东山岛战斗。县委书记王成柱紧急召见我面授机宜："当前，解放大军集中力量解放沿海岛屿。内山匪患猖獗，县委要求你们五区区委要依靠当地干部、民兵和群众，实行独立作战，保存有生力量，开展灵活斗争，等待时机，配合部队歼灭土匪。要以永定老区为依托，并争取他们的支持。万一你们坚持不了，就暂时撤到永定。"

最后，王成柱深情地鼓励说：“你们从部队来的同志，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善于团结干部，依靠群众，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即与区武装班长肖志昌一同从山城步行80华里山路，经过船场至书洋土匪经常抢劫扰民的险道，半夜回到书洋坪四角楼区公所。我仍不顾劳累疲乏，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传达县委重要指示。会上，大家共同分析当

前形势严峻（全区4个基点中，真正在我们力量控制下只有曲江1个基点），讨论今后怎样摆脱困境，稳定局势，决定把区公所暂时迁移曲江，全区干部集中学习、做好战斗准备。

曲江地处南靖与永定交界，崇山峻岭，竹林茂密，地势险要，曾是闽西、闽南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1949年春夏，曲江工团、梅江工团先后驻在这里。1950年春夏之交，南靖五区区公所便设在曲江庆南楼。这年4月间，南靖代县长魏宏带领县大队一个武装班和一些干部到五区检查工作。他们途经南坑马坪附近，被埋伏的土匪打伤一位干部，

无法成行，只好返回县城，造成五区与县里的联系一度中断。
自从五区区队叛变后，区上掌握的只有 2 支民兵武装 50 多人，即下坂寮民兵队和书洋水尾民兵队，其前身是坂寮武装基干连和闽西游击队书洋水尾武工队。他们不仅跟当地反共联防队多次较量过，而且是闽西支队和闽南第八支队在永定南溪、平和芦溪和本县南坑高载等地，同敌省保安团、刘汝明兵团残部鏖战过，后又在摧毁国民党曲江、书教和芦溪乡公所中起了一定作用。

这 2 支民兵队伍多数是老游击队员，如坂寮民兵队 29 人，班组长分别由李天妹、李永定、李纯石等伤残、失散老红军、老游击队员担任，政治觉悟高、战斗力强。这些民兵暂时脱产待命，召之能来，来者能战。他们分驻毗邻的庆裕楼，与区公所

驻地庆南楼互为犄角，互相呼应，成为保卫区公所安全、善于独立作战和自卫还击的武装力量。

区分委会针对区干部过去分驻基点，步调不一、各自为政、纪律涣散，形不成凝聚力等弊端，研究决定把区干部、勤杂人员和民兵共 80 人，分别集中在曲江这两座土楼学习，用 3 天时间，学习形势与任务，进行纪律教育，整顿思想。我代表区分委会作动员报告，说明全国大好形势，联系本地实际，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肃清国民党的残余武装、特务、反革命分子、土匪，实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进行土地改革，推翻地主阶级，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还家，彻底推翻“三座

大山”。联系本区面临局势，讲明克服困难、扭转局势的办法，决定在全区发出安民告示，广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安居乐业。

会上，经讨论，由区委发布《剿匪动员令》，表达全区干群和民兵的决心：匪患如不肃清，誓不收兵。

其次，进行纪律教育，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开好组织生活会，达到团结对敌，服从领导听指挥，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之目的。

五区出击匪徒的第一仗是4月24日（农历三月初八），时值书洋场日，我带领简水城、肖生跨等区干部和民兵共40人，从曲江出发，翻越猪母岽岭到书洋，准备向赴圩群众宣传形势，并配合税务干部征收屠宰税。而书洋肖辅卿股匪妄图利用圩日强收猪捐，藉以苟延残喘。我们剿匪队伍刚刚走到书洋圩外木桥头，便发现肖辅卿匪部在此和书

洋大宗山打埋伏，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打响了。
我凭着多年的实战经验，迅速指挥干部民兵利用有利地形就地进行反击，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我方无一伤亡。我从这次遭遇战中，通过火力侦察到土匪的武器比我们精良，意识到歼灭股匪必须充实武器装备，几位部队转业干部酝酿去找部队首长解决枪弹来源。经区分委会研究讨论，决定派刘国昭、吴焕明出去求援。他们同区长郭亚黄和黄先诚带路，连夜从曲江出发，绕道永定高头，攀山越岭，昼夜兼程，步行100多华里，赶到龙岩城，乘汽车到牛崎头，再转回山城，向县委汇报。

县委介绍刘、吴两位同志到漳州找地委联系，然后到南山寺找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王林德团长，受到热情接待。王团长听了刘国昭汇报下地方剿匪工作的情况和当前困难与要求后，当即决定拨给轻机枪 1 挺、子弹 2000 发、手榴弹 500 个。

有了这挺轻机枪和弹药，区干部和民兵斗志倍增。农历三月十八日凌晨，我又率区干部和 2 支民兵队伍 60 人，兵分 2 路：一路由刘国昭、吴焕明执轻机枪，肖生跨带领书洋水尾民兵，在凹仔街及书洋圩附近密林设伏，这是肖辅卿股匪赴书洋圩收猪捐必经要道；另一路由公安干事李长绵率下坂寮民兵，在冬瓜

肚岭截断土匪退路。早饭后，后田土匪稀稀拉拉沿石阶爬坡而上，进入我伏击圈。顿时，机枪声、长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云霄，打得肖辅卿、简春桐、简石狮等3股土匪心惊胆战，四散逃窜。

但是，土匪并不甘心失败，继续作恶。5月中旬的一个子夜，简春桐匪部竟到曲江圩门口贴悬赏告示：“割掉×××首级赏黄金7斤；抓活大军1人赏黄金5斤；打死1个大军赏黄金3斤；打死1个本地干部赏黄金20两”。还爬上曲江长奇岭吹号打冷枪，袭击区公所。区干部和民兵对土匪的狂妄莫不义愤填膺，决计以牙还牙，针锋相对。次晚，我闻报离曲江仅1里多路的河坑土匪蠢蠢欲动，立即率区干部精干小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伏击土匪。有个土匪鬼鬼祟祟在路中窥伺，与侦察土匪动静的吴焕明擦肩相碰。小吴开枪射击，匪徒慌

不择路，掉到深沟里，其余土匪闻声抱头鼠窜，逃跑上山。随后，派出两位区干部前往侦察敌情，途中肖生跨被匪伏击，身负重伤，在抢救途中光荣牺牲。

为了巩固阵地，坚守曲江，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歼灭土匪，区分委会决定派出刘国昭、李长绵、吴相春、李令恭、黄安才、李浪基同志前往平和芦溪，向在那里执行剿匪任务的三十一军侦察处长丛德滋求援。丛处长立即派一个加强排的侦察兵来南靖五区协助剿匪。他们轻装出发，连夜爬山越岭，走到坂寮与芦溪交界的牛屎岭，忽然大雨淋漓。因为没带雨具，只好一路任凭雨打风吹，浑身又冷又湿。为了

争分夺秒，迅速歼灭土匪，指战员都不在意，坚持赶路，在拂晓前抵达坂寮。白天先在李屋隐蔽休息，烘焙湿衣。入夜，便赶到曲江隐蔽待命。

5 月 21 日深夜，我率区干部简水城、郭亚黄、陈相计和民兵，配合加强排侦察兵共百余人，从曲江急行军，奔袭梅林、书洋吕厝龙潭楼的土匪。在冲锋枪、迫击炮火力威迫下，匪徒闻风丧胆，狼奔家突，伪装隐匿，有 2 人跌死身亡。这次军事行动大大震慑了匪徒，迫使他们不能成股活动，零星或分散逃匿深山老林，整个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事后，据自新土匪坦白交代，当时伪装躲藏在吕厝龙潭楼内的匪首肖加养、肖

辅卿、肖家水及匪徒20多人，有的躲在谷仓内和打谷桶内；有的藏在卷起来的谷笪里；有的藏在楼上的暗坪内，被其蒙混过关。当年春季，梅林保和楼、曲江庆南楼里存放国家征粮20万余斤，土匪曾几次妄图抢粮，均被我区干部、击退。

为此，驻梅林工作组刘国昭、陈相计向我建议，主动把粮食借给基本

群众，既解决“青黄不接”的困难，也运用群众力量，保护国家储存的粮食。区委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由区农民协会主席陈相计、乡农会代表魏兆铃等负责安排借粮名单，办理手续。粮食全部借给群众。工作组撤回曲江后，梅林匪首魏宏济等却把魏兆铃抓去吊打拷问，要他交出借粮名单。这位老红军接头户立场坚定，一口咬定“我不知道”。匪首威吓要枪毙他，他仍临危不惧。当我得知魏兆铃被捕消息，愤然写信警告匪首，责令匪首立即释放魏兆铃，否则，将严惩不贷。魏宏济等见信后，心惊胆战，只好把魏兆铃释放。这样，“藏粮于民”，一

举两得，轻装上阵，打起仗来便无后顾之忧了。（回忆者:陈维仪）

陈维仪，男，山东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南陈家沟人，出生于1926年6月。1945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胶东保卫战、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6月底，随军进入福建，1950年3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长期在漳州地区工作，历任区党委书记、县农会主席、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文革”结束后，先后担任漳州地区农委主任、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和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回目录

5、一张极其珍贵的 1959 年 31 军幼儿园、小学全体照片引起的涟漪

丛培珊

附 1 ：摘录培欣回忆录中有关军人子弟小学的故事——一个军队护卫着的学校

附 2：摘录培欣回忆录中金门战役失利全战损军事分析——战争是残酷的

四兄弟开始编辑父亲百年的纪念史料，我用微信给大哥发去了这

张珍贵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厦门鼓浪屿现在的郑成功纪念馆。这里是 31 军军人子弟小学的从幼儿园小班到小学一年级生的孩子们。最后一排是孩子们的小学、幼儿园的老师，她们大都是军官的妻子。这里面有生活兼数学乐老师，有语文齐老师。还有几个军人负责管理和保卫工作。乐老师的爱人是中尉，我们称他为乐老师叔叔。齐老师的爱人是上尉，我们称他为齐老师叔叔。

这个照片今天要想仔细分清谁是谁，可能已无人办到。如果你估计自己在里面，就找一个像自己的对号入座吧，这就是这张照片的珍贵之处。

希望通过网络，让更多的照片中人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 1959 年六一儿童节，这个照片里的孩子的父母或父亲都是 31 军的军官，从连排长到军师長。我的父亲当时是 93 师师长，朱榕娜的父亲是 31 军军长，汪丽娜的父亲是 31 军政委，于闽娜的父亲是 31 军炮兵司令（30 年前于闽娜委托弟弟送过一张此照片给大哥）。

照片里还有直到最后打厦门鼓浪屿金门抗美援朝以及解放战争一路走来的牺牲的烈士后代。

当时军官结婚有团级以上和岁数的要求，所以不可能有太多的孩子。有些基层军官的孩子是农村来的。

这些孩子的脑海中就已经有多少故事。今天，他们的父母大都已经辞世。他们父母的千千万万的故事正在现代社会的网络中经类似这样的照片中人流传。

今天我通过此文和网络传播，寻找一个笔名叫“水写苍茫”的照片中人，因为他的父亲（他和父亲在网上极为低调我们不知其名，虽然他们的文章已经通过网络传遍全球华语世界）。他的父亲在 17 岁的 1947 年在山东胶东参军，在解放战争的残酷战火中，他从 17 岁打到

20 岁，同村参军的伙伴除他自己无一人生还。可贵的是，仅仅存活的他在这三年写下了有无限价值的战地日记。约莫有一千天的战地日记。20 岁以后，和平降临，他在部队整整 20 年，他的儿子或女儿到鼓浪屿 31 军军人子弟小学上一年级。他的父亲是在参军前同一个 16 岁的农村姑娘结婚。最后，他是在 37 岁时退休离开部队，那应该是参军 20 年后的 1967 年。他身上留有弹片，可能是因伤提前退休。他是在解放战争中处在最残酷战斗第一线的英雄战士。他的日记具有无限意义的史料价值。应当收入军博。他们将日记题名为

《一个 31 军老侦察员的战地日记（1947 年—1950 年）》

巧就巧在，这三年他都在父亲的下属部队中战斗，但应该他不认识父亲，因为日记中涉及的最高领导是师侦察科长和排长。因为他一开始还是一个 17 岁的孩子，但三年的解放战争使他成长为荣立二等功的英雄战士。

“水写苍茫”在引言中说，

这不是一部小说，这是在激烈的战斗瞬间记下的几笔，积少成多，也不讲文法。因为爸参军时只有１７岁，只是个完小生。试想，现在的１７岁孩子在干什么呢？让我们就

从这个 17 岁战士在血和火中写下的真实的战斗经历，从中看看 31 军当年的战斗历程吧！

以此献给福建前线的３１军的将士们！献给保卫祖国安宁，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勇士们！

随便说一句，我虽然没有参过军，但我从小生长在军营，在厦门日光岩小学上过一年级。我怀念那里，并向母校问好！向鼓浪屿问好！向长眠在岛上的先烈们问好！

照片的 1959 年，我大哥是一年级，我应该在小班，“水写苍茫”不是小班就是中班，上一年级应该是在两年左右之后。而且必须在 1962

年之前，他上了一年级。因为 1962 年因蒋介石反攻大陆，学校迁址到 31 军军部。

上面这张当年 31 军军部的军人俱乐部的照片，有董必武的题词：荷戈顾曲。俱乐部距离 31 军军人子弟小学只有 5 分钟路程。“水写苍茫”应该记得。

我的引言写完了，下面请阅看大哥的有关军人子弟小学的回忆以及

“水写苍茫”整理发表的他父亲的战地日记一千天节选。

附 1：大哥的回忆录中有关军人子弟小学的故事，请看以下的繁体字部分：

軍中孩童的啟蒙——當年是“革命”和“戰爭”給了他們名字，但歌聲給了他們和平的理想 ——如今他們大都成為永久和平的呼喚者

1959 年我父親調到駐守廈門的 93 師任師長，廈門雲頂巖指揮所成為他的第二個家，那年他 36 歲。1958 年 8.23 炮擊金門的葉飛的前

線指揮所就在廈門雲頂巖，當時 31 軍軍部和一個加強師——陸軍第 93 師駐守廈門，隨後奉中央軍委命令，31 軍軍部調到島外。父親接任炮戰後期的 93 師師長，責任很重。按照軍隊的內規，正師職的任命，要由葉飛為主導的福州軍區黨委上報，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批準。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 93 師師長的重任，沒有葉飛和 31 軍朱紹清軍長的親自選擇是不可能的。

1958 年 8. 23 廈金炮戰後，還伴隨著兩岸持續的炮聲，31 軍在隔海相距廈門島僅 700 余米的，被稱為“世界花園”的鼓浪嶼島建立了

31 軍第一所小學——軍人子弟小學，小學的校舍就在鼓浪嶼山上郁郁叢林之中的現在的鄭成功紀念館，緊靠著當年鄭成功水兵操練的指揮臺——鼓浪嶼日光巖。

此學校創辦時只有一個年段 13 個學生和兩位老師。（原有一个 31 軍幼兒園現在并存）這個學校最興旺時是在 1963 年，發展到六個年段，幾百個學生。軍人子弟學校的學生都是寄宿的，在早期的二年級時，還是老師給學生洗澡。

創辦時的語文老師姓王，她丈夫是個上尉，我們叫他為王老師叔叔。數學並兼生活老師姓樂，丈夫

是個中尉，我們叫他為樂老師叔叔。這兩個老師都不會閩南話，這也是我們很多孩子今後不會講閩南語的原因之一。

我能記得第一批同學的名字和他們父親是：王一冰、張維維、王為朝、李建國、劉文泳（父當時是93師參謀長）、李麗（父當時是93師政治部主任）、王燕玲（父當時是93師後勤部長）、朱建軍（父當時是31軍副參謀長，他的弟弟就是賴昌星曾經的搭檔朱牛牛）、王嶺琴、黃秋草、陳麗娜、於閩娜（父當時是 31 軍炮兵司令）與我共13人。

31 軍軍長朱紹清的男孩子比我們大，他的女兒叫朱蓉娜比我們小一年，到第二年才入學，朱蓉娜曾帶我到她家裏拿蠶籽，在她家裏我第一次見到朱軍長。後來，大約是我還在廣州基地宣傳處任幹事時，時任福州軍區副司令的朱紹清曾告訴我父親他的孩子在找我，我不知道朱軍長家有幾個孩子，現在回憶起來有可能就是小學時候的“青梅竹馬”。還有 31 軍政委汪少川的女兒汪麗娜、31 軍政治部主任的女兒蘇露妮是下學期從別處轉學來的，汪麗娜直到我們四年級轉學到廈門實驗小學還在一個班，後來她隨父

親去了北京。因為路程較遠，當時駐紮在漳州的91師和同安的92師的大孩子沒有到這讀書。

我在這裏提到每一個記得的孩子的名字，我記得每一段美好的回憶。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我想可以提及他們的真實姓名，我不想塵封這一段歷史。

這樣一些軍方的後代是非常難管教的，我記得樂老師不知哭了多少回。有一次樂老師把大家帶到一個上了鎖的門前對全班人說，我是派出所的，今天派出所關門，今天就不關你們了....可見當時的孩

子多麼調皮，讓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老師多麼無奈。

家長給孩子起了有紀念意義的名字，但沒想到還是有些事情發生。打鼓浪嶼和打金門時犧牲過不少團級幹部，但我們這很少有烈士的孩子，記得有些烈士的孩子被送回老家了。只有王為朝的親生父親在朝鮮犧牲了，我以為他叫“為朝”是一件光榮的事。有一天我對同學們說了他父親在朝鮮犧牲的英勇事迹，但換來王為朝一拳打到我的腹部。當時，我這個班長在班裏威信滿高，班裏跑得最快的王一冰和最會打架的張維維把他從日光巖下拉回我的

床前下跪認錯，這其中沒有老師參加處理，而是我們自己了斷，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幕。其實成人懂事以後我一直對王為朝感到有些歉意，那時的我們，都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後來我們才醒悟，這就是戰爭給孩子們留下的陰影。

我們在鼓浪嶼軍人子弟小學上學的第二年，遇上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臺灣，經常夜間上防空洞，有一次炮擊，我們沒有進洞，我能從房頂上的天窗看見炮光。鼓浪嶼從未落過金門的炮彈，這也是31軍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以“世界花園” 著稱的小島鼓浪嶼的高明之

處。不知當時是否為了保衛孩子們，鼓浪嶼長年駐守著一個連的部隊，後來在改革開放時期，這個連隊因為她的為民眾服務的事跡，被中央軍委命名為“鼓浪嶼好八連”。

我們在少年時期，我記得有幾次直接看到大陸戰機和臺灣戰機的空中搏鬥。

在我當年的同學和朋友中，有叫“為朝”、“援朝”、“建軍”、“建國”、“國慶”、“衛東”等，後來有的直接就叫“文革”和“革命”。中國的大革命，對每一個家庭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不可想象，在美國會有一個人的名字叫：Revolution（革命）。而在中國，包括現在的中國，“革命”這兩個字，是一個美好的詞。

在中國，稱為“革命同志”“革命夫妻”“革命婚禮”“革命戰友”“革命軍人”“革命軍隊”“革命理想”等等，那是最美好贊譽。

戰爭對年幼無知的兒童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我曾開玩笑的說過，如果沒有蔣介石當年重點進攻的蘇北戰役，把江蘇的我母親所在的原新四軍的部隊趕到山東和我父親所在的原八路軍部隊會合成一個部隊，

我的父母就沒有認識的機會，也就不會有我們四兄弟。我父母是1951年結婚的，我出生於 1952 年 9 月。如果不是1949年10月金門“古寧頭”登陸作戰失敗，如果不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解放臺灣的戰爭極有可能就在 1950 年至 1951 年間，我相信我父母的結婚是不可想象的。一個戰役都有這樣的影響，整個革命呢。

軍中孩童的啟蒙——周恩來親自下令解散“貴族學校”——和諧的社會制度應該建立模糊階級分際的機制

1963 初年至 1964 年上半年這段時期，31 軍軍人子弟小學從老紅軍的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沙洲壩搬回廈門島外的灌口鎮（62 年学校因备战搬到江西）。每兩星期左右會在星期六用嘎斯五一軍卡車送孩子們回到父母身邊。這也是全國的幹部子弟學校被周恩來總理下令解散前的最後一段時間。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我就經常利用星期六回家的機會看父親的家中辦公室的書，我就經常看父親的家中辦公室的書，從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到“孫子兵法”，從朝

鮮的“五次戰役”到打金門的“失敗戰例”，而且專門尋找在市面上找不到的書籍。尋找一些不尋常的答案。比如，打金門到底犧牲多少人？抗美援朝到底多少人犧牲多少人被俘，是美國多，還是中國多，等等。孩子們總是有十萬個為什麼，孩子們總是有逆反心理的。

可能是由於自己比別的男孩子多一些知識，在學校又是5分加綿羊的學生，表面上比較聽老師的話，學習又比較好，很快就被推舉為班長。每逢玩打仗遊戲的時候，我總是被叫做“中國”的參謀長。我們最初玩的打仗遊戲分為中國和美國

兩方，“中國”一方人多，有女同學，最大的官就是參謀長。“美方”只有幾個人，都是全班最調皮的孩子，最大的官是司令。我記得，“美國”司令總是那個最調皮的王燕玲。當然，每次的遊戲都約定好，最後總是“美國”要輸，而且必須當俘虜。

有一次，我們和下面鼓浪嶼中心小學的孩子們真打起石頭仗來，全班同學，不分男女，不分“中美”，“同仇敵愾”，女孩子用小推車運石頭，男孩子在前面投擲，那個場面真是有趣。當然很快被雙方的老師制止。

三年級時，軍人子弟小學成立了少先隊，一個中隊，沒有小隊，我是中隊長。

到了三年級，孩子們開始玩高級一點的遊戲了。記得，玩的是自導自演的“太平天國”遊戲，開始制作旗子，一面上面寫著天王“叢”，另一面上面寫著忠王“鄭”（這個孩子叫鄭怡成，他父亲后来任 31 軍政委）。敵對方叫“洋鬼子”，頭頭還是王燕玲。王燕玲還特別照顧我的弟弟培波，叫我弟弟為“小兔子”，是他的“貼身衛士”。有意思的是孩子們自己的

“領袖”是天然形成，不完全看父親的官職。

三年級開始，男女生的洗澡分開了，遊戲也分開了。女孩開始玩過家家的遊戲——即模仿母親炒菜做飯帶孩子。她們有時也玩宮廷遊戲，會找一個標致的小弟弟來當皇帝，大家貢著他。我的小弟弟衛東就被她們借過去當皇帝，有時一玩就是一下午。

晚上，我們把幾十張床用布被單隔成所謂的地道，在宿舍“大鬧天宮”，這時老師早已進入夢鄉，我們有人放哨到老師的門前，組織有序，總指揮就是我這個5分加綿

羊的參謀長。可見，管理這幫學生多難了吧。

我們這些學習好又是班幹部的學生，被稱作是5分+綿羊。其實最調皮的就是我這樣的孩子。我們不出頭，總有其他孩子在前面當前衛。當時93師的王副參謀長因擔心安全問題，為了不讓他的孩子和我們一起玩，叫他兒子自己挖坑，用真手槍搞了一次假槍斃，也還是改變不了孩子們在一起。那個孩子叫王潮波，他和原28軍副軍長的兒子朱牛牛一起是那個賴昌星的最早年的“三人幫”兄弟。2012年5月，賴昌星在廈門法院一審被判無

期徒刑，他過去同一些老軍娃的關系密切。在一些軍娃的介紹下，我前後在廈門和香港两次見過賴昌星，並在賴昌星的引導下參觀過紅樓他的辦公室。也许他和這些軍娃還沒來得及向我推銷他的生意，如果陷進去，後来就麻烦了，這些都是後話。

我們自制過玩具手槍和長槍，長槍射擊打進板凳 3.3 厘米，被我們命名為 33 號，因為槍走火和試驗槍時的爆炸，我兩次差點喪命。我們還在防空洞的塌方處，再挖出一個我們的地下指揮部，想想現在都後怕。在學生時期，我自己一共

有 13 次在玩耍和勞動當中遇到生命危險，我一一做了記錄，而這些事從來都沒有讓父母知道。

我在軍人子弟小學時，同時也是極少數學習好的學生中的一個。我在三年級時，數學老師看到我的所謂“天賦”，拿來了廈門最好的廈門市實驗小學四年級的四則運算的題目來給我做。在我們解散的那年的四年上學期末的數學考試，我在發燒 38 度的情況下還是考了 110 分，連附加題都做對了。還是這位教數學的於老師，在我發燒發昏，反復驗算不知對錯時，給我悄悄的點頭，暗示我沒做錯。在學期結束總結會上，於老師表揚了我。從此

以後，我就離開了軍人子弟小學，再也沒看到這位於老師，還有北京來的齊老師（為了培養孩子的普通話）和管生活的男老師。31 军军人子弟小学在我们四年下學期時解散了，我和汪麗娜、於閩娜一起轉到廈門實驗小學的四年丙班。....

周恩來總理及時發現了軍人子弟小學存在的問題，他下令解散全軍的軍人子弟小學。原因就是，這裏是培養貴族子弟的地方。共產黨很快的發現，在這樣的學校，非常清楚同學們的父親是什麼官階，互相攀比和優越感是存在的，而且，生活在這樣的世外桃源裏，是不知人間苦樂的。共產黨決心不用這種

培養清朝“八旗子弟”的辦法來教育自己的後代，要把他們放到平民的地方學校去。

周恩来解散了“贵族学校”，赵紫阳差一点小看了“颜色革命”。他的后面是省军区林怡泽政委，他右边的我父亲已离休。

回目录

附 2：金门战役失利全战损军事分析——战争是残酷的

丛培欣

中國近現代史中，中共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的著名戰役在世界戰爭史上具有獨特的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軍事學術意義。

中國軍隊早年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前後，有五次反圍剿戰役，有長征中的著名的四渡赤水戰役和而後的長征途中的各個戰役，這是共軍傑出的遊擊戰時期的戰例。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共軍的兵力雖然是國軍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剛剛有了可比性。但從那時開始，共軍和國軍的戰鬥中，就沒有重要戰役的失敗和成建制部隊被殲滅的戰例。在解放戰爭中最著名的戰役主要有：蘇中七戰七捷（46 年 7 月）、延安三戰三捷(47 年 3 月)、孟良崮戰役（47 年 5 月）、千裏躍進大別山（47 年 6 月）、濟南戰役（48 年 9 月）、遼沈戰役（臺灣稱遼西會戰）、淮海戰役（臺灣稱徐蚌會戰）、平津戰役(台湾稱平津會戰）和渡江戰役等。

但百戰九十九勝的共軍，在福建廈門的對面——金門島戰役中遇到了“滑鐵盧”。

金門戰役是我小時候在父親的家中辦公室的書櫃裏偷看時就知道的我軍自建軍以來成建制部隊被全殲的最大的敗仗。解放軍在這次戰役中，成建制的三個加強團，十個加強營，共 8736 人全軍覆沒，登島失敗，當時無一人返還。

金門戰役失利後僅兩天，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親筆撰寫了

《嚴重註意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的電文致電第三野戰軍和其他各野戰軍前委。

在我所有的孩童到成年的時期中，我從沒有一次聽我父親談過這一場戰役，也從未聽過他們長輩之間有過關於金門戰役的對話。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痛的傷疤，尤

其就是我父親所在兵團的兄弟部隊28軍的慘痛的一戰，31軍在這之後就一直駐守在金門的對面廈門，而我父親從1950年至1969年就一直駐守在金門的對面。其中1959年至1969年在廈門任駐軍最高軍事首長，直到1970年調到福州軍區政治部任副主任，但到1976年任福建省軍區司令員，又重新領導駐守廈門和整個福建海防的軍隊。

在我是小學一年級到初中的少年時期，正好是我父親任廈門93師師長的期間，我就已經知道有金門戰役。在我還是軍人的時候，我主要根據當時的軍內絕密資料對金

門戰役做了單向的研究。當時只能在小範圍的戰備教育中引用金門戰役的部分作戰的經驗教訓，是以教育幹部防止驕傲輕敵，提醒幹部加強對現代化戰爭的研究為理由的。這已經是對解放軍內部研究領域的禁區的一個挑戰了。現在看來，越是職業的軍人越要研究自己軍隊的戰敗的歷史，越是要真正了解戰爭的殘酷性，才是一個成熟的軍人。

為了對這場我在軍隊時就一直悄悄關註的敗仗的準確回憶，我又看了一些老材料包括《葉飛回憶錄》、肖鋒的《金門之戰》等；同時也看了近年來劉亞洲寫的《金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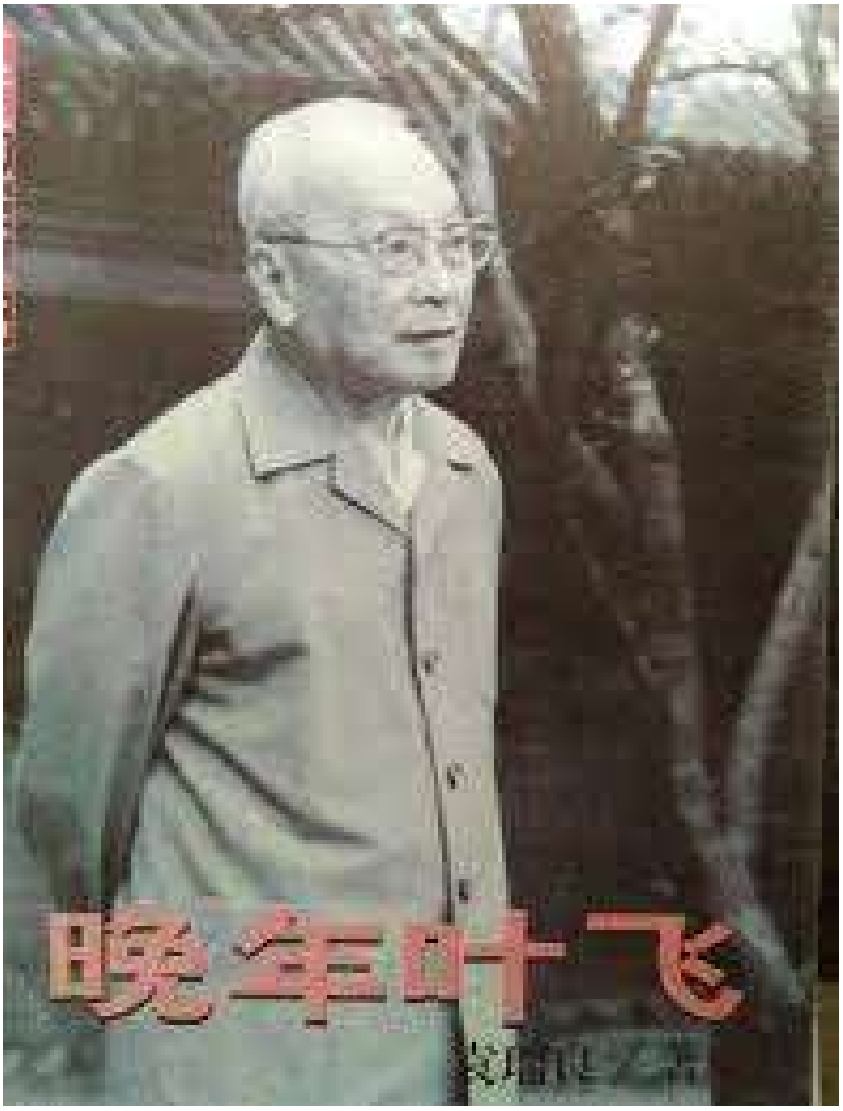
戰役檢討》；上了陸軍 28 軍網看了《金門戰鬥之後的事》；以及現在方便看到的臺灣方面的資訊，如《胡璉上將與金門古寧頭大捷》、《金門保衛戰》、《難以置信的狗屎運——金門古寧頭大捷》等等。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很想登島實地走一遍。

有關解放軍曾有一次敗給國民黨軍這段歷史的故事

金門戰役（臺灣方面稱為古寧頭戰役），是解放軍三野 10 兵團於 1949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7 日進行的漳廈金戰役的一部分。在漳廈金戰役中，解放軍於 9 月 25 日

攻克漳州，於 10 月 7 日奪取廈門，於 10 月 24 日至 27 日進攻金門失利。

廈門地區解放軍進攻的基本態勢：



當時葉飛是十兵團司令員，下轄28、29、31軍。 31軍3個師、29軍2個師於10月7日已解放了廈門和鼓浪嶼，28軍軍長朱紹清（小學同學朱蓉娜的父親，後調任31軍任軍長，而後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因病在上海治療，政委陳美藻在福州負責城市接管，參謀長剛剛調職，以當年33歲的28軍副軍長肖鋒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組成前線指揮部，統一指揮本軍4個團：82師244團、245團、246團；84師251團。兄弟部隊29軍2個團：85師253團和87師259團，共6個

團。決定在 1949 年 10 月 25 日淩晨對大金門發起總攻。

進攻的第一梯隊分為三路，左路 244 團 3 個營+246 團第 3 營共 4 個營為主攻；中路 251 團 3 個營；右路 253 團 3 個營——共 10 個營 8200 多人（平均一個營 7、800 人，均為加強營），船工、民夫 300 多人。由於船只數量不足，各團都有少量部隊（一至兩個連）無法登船而留在大陸，244 團團長邢永生因船只不足，為了多運戰鬥部隊，將原計劃運載 82 師師長鐘賢文的指揮船都要走了。

師長鐘賢文讓出了船只，準備隨第二梯隊出發。第二梯隊為 245 團 3 個營、246 團余下的 2 個營、259 團 3 個營——共 8 個營的部隊。由於所有船只都未返回，鐘賢文和第二梯隊的主力成為永遠都沒有出發的部隊。

大金門島國民黨軍防禦的基本態勢：

金門地區有大金門和小金門兩島，大金門島 124 平方公裏，小金門島（在廈門正對面）15 平方公裏，均為國民黨軍占領。

大金門呈啞鈴形, 中部狹窄, 東西端部寬廣, 島長約 20 公裏, 南北最寬處約 15.5 公裏, 最窄處僅 3 公裏。

開戰前金門地區的中華民國軍隊由第 22 兵團司令李良榮指揮, 由 1949 年 8 月任福建省主席兼廈門警備司令，在解放軍 10 月 7 日進攻廈門時棄軍而走並將總部移到金門的湯伯恩督導。戰前兩個多月的 8 月間，李良榮率部進駐金門，其中兵團部和第 25 軍轄第 40、45、201 等 3 個師駐守大金門，40 師在大嶝島遭解放軍重創，已不足一個團，45 師也只有 4 千 5 百人。201

師沒有實戰經驗，且缺603團，有5千余人。22兵團實際兵力1萬4千余人，其中 第5軍第200師3千人駐守小金門，1萬1千余人駐守大金門。蔣介石為了準備金門一戰，決定調胡璉的12兵團換防李良榮沒有戰鬥力的22兵團。

10月9日、10日，胡璉的第18軍軍長高魁元率領第11師、第118師從汕頭抵達金門，這兩個師都是下轄4個團的加強師，共計2萬余人，主力全部進駐大金門。關鍵是——這支部隊10兵團在進攻前沒有計算在敵守島部隊中。

此時金門地區的駐軍已達近 4 萬人，大金門的駐軍約 3 萬 5 千人。

包括 8 月 27 日進駐大金門的 22 輛美制 M5A1 輕型坦克。（該型坦克全重 16.5 噸，1 門 37 毫米炮，1 挺 7.62 毫米高射機槍和 2 挺 7.62 機槍，乘員 4 人）。

10 月 22 日晚，陳誠命令已撤離潮汕地區換防金門的胡璉第 12 兵團部和第 19 軍第 18 師、第 45 師、第 196 師 3 個師的 1 萬余人迅速登陸金門。此時已到達大金門島南部的料羅灣，由於風大浪高，運輸船無法靠岸，只好在海上拋錨避風。23 日黃昏才開始靠岸登陸。

10 月 24 日晚，在金門之戰即將開始之時上岸的部隊已有 5 個團。

另一關鍵是——10 兵團得知胡璉部隊正在登島是在即將發起總攻前，非但沒有改變進攻決心，而是命令部隊爭取在敵登島前解決戰鬥。而這個情報並不知道胡鏈早已有 2 個加強師在島上，現在又有 5 個團已上島。

第 12 兵團司令胡璉於 26 日上午 9 時上岸，於 11 時半接管金門戰役指揮權，此時國民黨的換防部隊全部到位，但撤防的部隊也未離島，金門地區共有近 5 萬人的陸軍部隊。其中大金門有約 4 萬 5 千人。

另外海軍有：海軍廈門巡防處也於廈門失守後撤至金門，改稱金門巡防處，共有中榮號、楚觀號、聯錚號、淮安號、南安號、掃 202 號、掃 203 號、炮 15 號、炮 16 號等 9 艘艦艇，負責大金門西側——即解放軍進攻一側。

空軍有：駐臺中的空軍第 1 大隊，擁有 25 架 B-24 轟炸機和 60 架 FB-26 蚊式戰鬥轟炸機，負責對金門地區的空中支援。

雙方態勢結論的關鍵詞：艱難的渡海作戰，兵力 9 千對 4 萬 5。

從以上軍事部署和戰前作戰準備看，戰鬥還未開始就已分勝負。解放軍在渡海兩棲登陸作戰決定勝負的兵力對比、海空火力支援、運輸船只和後續支援、情報、天侯、潮汐等所有方面全無勝算。

解放軍在攻島前認為兵力是 1 萬 5 千強兵對 1 萬 2 千散兵，這個輕敵思想又體現在戰役的戰術制定上。雖然，解放軍的戰鬥力大大強於對手，而且解放軍的裝備已大有改善，28 軍有相當的部隊已換成從國民黨軍繳獲的美式裝備，但都改變不了第一梯隊全軍覆沒的結果。

在後來的實際作戰過程中，雖然解放軍實際參戰人數有少量增加——在所有船只均擱淺被對方炸毀後，10 兵團又組織了兩批象征性的增援和一次救援，這些都是無可奈何的為了撫平愧疚之心的行動。這三次行動如下：

1、26 日，246 團團長孫雲秀率領 82 師 246 團第 1 營第 2 連、以及從全團抽調的 100 多名戰鬥骨幹，共 300 多人，全部配備自動武器，乘坐僅有的 3 艘船，於 21 時從大嶝島出發，順利在古寧頭附近海灘登陸。

2、26 日，259 團 3 營代理營長梅鶴年帶領從全營挑選出的 200 名都是來自解放區的老兵（不是解放戰士），用千方百計搜集到幾條帆船，天黑後從沃頭起航，由於風向有 1 艘船折回，其他船只上的 100 多人順利登陸，與島上部隊會合。

3、27 日，259 團 1 營教導員李風池率領 2 連約 30 名戰鬥骨幹乘著 1 艘汽艇來到古寧頭海灘接應傷員後撤，結果上船的人太多，又逢低潮，船只擱淺動彈不得，李風池和眾多傷員全部被俘。

這三次行動又是沒有一個人返回。

尤其值得一筆的是，作為第二梯隊增援的所有官兵，與第一梯隊不同，他們都知道已是危局，清楚此行是一去不回，很多人留下了遺言，做好了犧牲的心理準備，確實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真實寫照，因為船只有

限，一些團、營長都搶著要去沒有人退縮，視死如歸，令人欽佩！臨行前 246 團孫雲秀團長把自己的手表和鋼筆送給 28 軍偵察科長張憲章，請他轉告妻子，如果自己回不來，願意隨軍就隨軍，願意回家就回家，說：“這次我算革命成功了！”

金門戰役的簡要經過如下：

大金門呈啞鈴狀，中間細腰，兩頭大。解放軍作戰方案是從細腰處登陸，把金門島一分為二，分割穿插迅速消滅。但由於風向和海潮，所有三路攻擊部隊不僅編隊相互交叉而且的登陸點都向右偏離，實際

登陸大多在右側“啞鈴”頭。而右路的 253 團已偏到“啞鈴”頭的最右側頂尖部位——古寧頭地域。這整個地域是金門守軍 201 師防禦地段。

左路主攻部隊實際進攻的大金門一點紅海灘是敵人的重點防禦地段，因守軍一個排長 25 日淩晨一點誤踩地雷，部隊過早被發現，遭受到航渡和搶灘過程中的疾風暴雨般的炮擊、射擊；又遭到灘頭並非預設而是因修理徹夜未歸的三輛坦克的猛烈襲擊和強大兵力的反攻擊。從 25 日淩晨零點開始，負責主攻的四個營部隊的主力僅在三個小時

左右就被守軍殲滅。三千多人的主攻部隊登陸後已剩不足一千，但部隊沒有固守，仍按預定作戰計劃堅決向裏穿插。這時又遭到數量大為優勢的守軍的反擊和灘頭自認為一點紅陣地已無法堅守準備撤離的兩輛坦克和守灘部隊正好相遇的夾擊，最後只剩 700 余人突圍和中路右路部隊會合。

所謂古寧頭之戰是——

當中路和右路助攻部隊登陸成功，打進去又被打回來的 6 個加強營的所剩部隊和左路突圍的殘存部隊，以及援軍會合後而固守的防禦戰，守軍的進攻戰。這片最後的立

腳點是右路部隊登陸後在“啞鈴”最右的頂尖的半島留下一個加強營固守的灘頭陣地。

僅 25 日一天時間，登島的部隊就已損失折半，所余 4000 人左右——其中左路 700 余人、中路 1200 余人、右路近 2000 人、加上增援的兩支部隊 400 人左右會合在一起。至 26 日早晨，解放軍控制著古寧頭半島包括林厝、南山、北山三個村莊和四塊無名高地，總共約 1.8 平方公裏範圍的地區。這是在一個沒有師指揮所在島上直接指揮的情況下，登島部隊不同編制的兩個師四個團的部隊，在被潮流飄

散被守軍打散的一片混戰中，指揮協調合成了統一指揮的決戰態勢。

26 日午後，金門守軍在剛上岸的胡璉親自指揮下，第 18 軍、19 軍為主的部隊在坦克、軍艦和飛機的立體支援下向古寧頭發起攻擊。守軍在坦克掩護下，步步推進，坦克沖進村落和攜帶火箭筒的步兵一起逐個轟擊解放軍據守的石頭建築，墻倒屋塌後步兵再沖進建築逐屋搜索。解放軍死戰不退，幾乎每個建築的得失都經過激烈爭奪。

當時堅守的部隊無糧、無水、無彈藥補充、眾多傷員和疲勞至極。但解放軍極其頑強，又有美式槍械

包括增援部隊全部攜帶的自動武器。金門守軍陣亡的 3000 余人中相當數量是在古寧頭戰鬥中。在這個戰鬥中，解放軍以極其弱勢的兵力，背水抵抗以十倍的守軍，包括坦克、飛機和艦炮的立體打擊，打了一場極其艱苦卓越的陣地、山地和街巷防禦戰。守軍抱定你不背水我就要背水的拼死決心堅決進攻。

天黑後，解放軍在島上的五位最高指揮：251 團團長劉天祥、251 團政委田誌春、253 團團長徐博、253 團政委陳利華和 246 團團長孫雲秀在一處民房裏舉行作戰會議，他們已經明確知道，不可能再有後

續部隊增援，商討如何應對嚴峻的局面。最後一致決定分成幾股打遊擊，並利用一切工具設法渡海撤回大陸。並提議由孫雲秀任總指揮。

最後的結局是，地面海面空中的全面進攻，使最後彈盡糧絕的1300名左右的殘余部隊不得不退到灘頭水際，被當成水中的固定目標掃射，有個守軍軍官打到不忍扣動扳機（電影描述）。27日拂曉，最後400余人犧牲於灘頭水際，900余人被俘虜，金門主要戰役至此結束。27日上午和中午以後發生的只是在清剿和打掃戰場中的零星戰鬥。（大陸方面的資料更多顯示金門戰

役在 27 日上午 10 時結束，臺灣方面的資料更多顯示在拂曉結束，我取胡鏈和蕭鋒的說法——《中國軍娃》作者註）

副军长萧锋

綜合各方面資料，經分析取較可信數據——金門戰役以解放軍進攻的三批登島部隊、一批救援部隊

總共 8736 人加上 350 名民工全軍覆沒，登島失敗為結局。其中亡近 4000 人，被俘 5000 余人，除了有 900 余人被遣返回大陸以外，有 2000 名左右的原國民黨軍隊人員，以及此外的其他俘虜被補回、補入臺灣中華民國軍隊，而不是最早的解放軍軍內資料顯示的 9000 名官兵全部壯烈犧牲。金門守軍也付出了亡 3000 余人的代價，而不是最早臺灣中華民國軍內資料顯示的，擊斃俘獲包括肖鋒在內的共軍兩萬多人，以及到現在臺灣官方仍然使用的守軍僅犧牲 1200 人的數字。實際情況是——短短的 3 天後，小

小的金門要處理近8000具雙方的屍體。我在網上看到山東鄉親們自發在家鄉為金門戰役的解放軍烈士建立了烈士陵園，現在的金門島也建有4500名守島將士的公墓，金門島曾經是一個人間煉獄。

三年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的解放軍在金門的最後的悲壯慘景，我以劉亞洲的《金門戰役檢討》日記體記載來證明——

“10月27日淩晨 前指總指揮蕭鋒給解放軍堅守古寧頭的部隊發來一封電報（肖鋒回憶錄中時間為26日中午——《中國軍娃》作者註），全文如下：

‘敬愛的邢永生同誌（邢永生在不在古寧頭，許多資料不一致，多數資料顯示已在前面的戰鬥中負傷被俘——《中國軍娃》作者註）、孫雲秀同誌、劉天祥同誌、田誌春同誌、徐博同誌、陳利華同誌並轉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和船工：親愛的同誌們，自 10 月 24 日晚二十一時，為了解放祖國東南沿海島嶼，你們乘坐木船戰勝八九公裏的驚濤駭浪，在金門島西北岸十裏海灘實行堅決的突破，為殲滅蔣介石的殘余潰眾，付出了寶貴的鮮血，不少同誌犧牲了年輕的生命。我英勇善戰的人民子弟兵，在後無船只增援

的情況下，血戰兩晝夜，給數量大大超過我軍的敵人以慘重的殺傷，搗毀了敵人很多軍事設施。由於領導錯誤判斷了敵情，我十個戰鬥建制營遭到失敗，寫下了極其壯烈的史篇。目前還活著的同誌們，正抱著有我無敵的決心，繼續戰鬥。為保存最後一份力量，希望前線指戰員機動靈活，從島上各個角落，利用敵人或群眾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單個越海撤回大陸歸建。我們在沿海各地將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應和搶救你們。’

10 月 27 日七時 孫雲秀自殺。

10 月 27 日八時三十分 守軍對解放軍古寧頭陣地發起最後總攻，潮水一般的國軍從三個方向湧來。海軍軍艦則繞到古寧頭北面的海上，用重炮向地面炮火射擊不到的死角轟擊。飛機也出動。戰鬥極為殘酷。守軍每前進一步都得付出重大傷亡。每一間屋子都在爭奪。經各方統計證實，金門戰役守軍共付出了死亡四千人的代價。胡璉感嘆：‘大陸怎得不丟！’又轉口說：‘此之謂十二兵團之肖子賢孫！’國軍攻擊一座寺廟，廟中有解放軍傷員六名及幾名戰鬥員。傷員強迫戰鬥員撤走。守軍湧進來時，六名傷員同時

自盡。在馬祖宮北海岸上，頑強抗擊到最後的解放軍五十名官兵，彈盡後，集體投海。守軍用機槍瘋狂掃射。海面一片殷紅。十時許，古寧頭陷落。

10 月 27 日十時　肖鋒象一頭狂怒的獅子，在指揮所裏來回走動。金門戰役是這位老紅軍戰士的第一千三百六十五次戰鬥，也是他最後一次戰鬥，最難忘的一次戰鬥。電臺已經沈寂了。電報隊長姜從華用顫抖的手在報務日記上記下了時間：１０月２７日×時×分與登陸部隊失去聯絡。並簽上名字。他說：

‘古寧頭在地圖上的代號為３１２。

這個數字我永生不忘了。’兵團撤消戰鬥的命令到了，指揮員們低頭，抹淚，魚貫走出指揮所。肖鋒命令，我全部炮群對準金門島進行歷時一分鐘的猛烈炮擊。炮聲象春雷般震響。那隆隆的炮聲是對犧牲的九千戰友的沈痛哀悼。

10 月 28 日 肖鋒一直佇立海邊，雙眼含淚，凝眸金門。兩天兩夜過去了，他象尊塑像一動不動，不吃亦不喝。敵機飛來轟炸，警衛員大喊：‘首長，敵機！快躲避！’他依舊不動。一顆炸彈在離他很近的地方爆炸。氣浪掀起他的頭發和衣

服。四十年後肖鋒寫道：‘如果這顆炸彈落到我身旁，讓我追隨那些犧牲在金門島上的戰友，我的心就不會永遠痛苦了。’他盼望著能看到一艘船，看到一個戰友回來，但他全部失望了。１９５５年授銜時，肖鋒僅被授予大校軍銜。１９６１年，由毛澤東特批晉升為少將。他再未帶過兵，離休前是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副軍級，與他在金門作戰時職務一模一樣。１９９１年病逝於北京。葉飛自請處分，但毛澤東原諒了他。他的地位始終未受影響。”

我從各種片段資料整理出解放軍的營團職幹部的最後大致情況如下：

244 團：

團長兼政委邢永生，傷重被俘，

團參謀長：朱斐然被俘時已身負重傷，後下落不明

政治部主任孫樹亮，被俘，1950 年 10 月被遣返大陸，　後被判處 5 年有期徒刑

246 團：

團長孫雲秀，自盡。

副團長兼參謀長劉漢斌，陣亡。

251 團：

團長劉天祥，傷重被俘，

政委田誌春，被俘，

副團長馬紹堂，被俘，1950 年 10 月被遣返大陸，後被判處 5 年有期徒刑。

參謀長郝越三，陣亡，

政治部主任王學元，陣亡。

253 團：

團長徐博，在金門隱藏近 90 天後被俘，

政委陳利華，下落不明，據說隱藏身份後進入國軍，官至上校，身份暴露後被槍決。

參謀長王劍秋，被俘。

共計 13 名團職幹部，陣亡 3 人，自盡 1 人，被俘 7 人（其中 2 人遣返回大陸被判刑以外，其余 5 名均下落不明），失蹤 2 人。

參戰部隊還有 37 名營職幹部，陣亡 7 人，自盡 2 人，被俘 26 人，失蹤 2 人。其中 6 人遣返回大陸。

臺灣中華民國軍隊幾個高級將領的情況：

高魁元（1907 年 3 月 26 日—），山東嶧縣人。1926 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是“古寧頭戰役”戰勝的關鍵人物。之後，先後擔任臺灣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並晉升陸軍一級上將，1973 年，蔣經國出任第 9 任行政院長後，再將臨退的高魁元找回，擔任國防部部長。高魁元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年紀最大的國防部長，也是擔任時間最久的國防部長。

李良榮(1906——1967)福建同安人. 1906 年 1 月 27 日生. 1924 年 11 月畢業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退守金門島，任金門防衛司令

官，率部取得古寧頭大捷。去臺灣後，仍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曾當選臺灣省第三屆臨時議會議員、第一屆臺灣省議員、“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1957 年後僑居馬來西亞。並曾任大石水泥公司常務理事兼總經理。1967 年 6 月 2 日因車禍在馬來西亞逝世。

胡璉(1907—1977)陝西華縣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因金門古寧頭戰役戰功顯著，而為首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兼福建省主席，後升任陸軍副總司令。1964 年出使南越，歷時 8 年。回臺後受聘總統府戰略顧問，晉級陸軍一級上

將。國民黨七至十一屆中央委員。1974 年申請附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治宋史及近現代史，著有《泛述古寧頭之戰》，《金門憶舊》等。1977 年病卒臺北。

由於同金門有關，另有一人在這裏要提一下——他是現任臺北市長郝龍斌的父親郝柏村：

郝柏村(1919 年 8 月 8 日～)，江蘇鹽城人。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 12 期。1950 年到臺灣後升為炮兵指揮官。1958 年金門炮戰時，任第 9 師師長，獲蔣介石頒贈“虎”字榮譽旗、四等雲麾勛章。曾在美國

陸軍炮校高級班和美國陸軍參謀大學進修。

1977 年任臺灣陸軍總司令、副參謀總長、晉升為陸軍上將。1981 年任參謀總長，得蔣經國信任，主持警政安全、軍事情報等工作。

1990 年出任行政院長，1993 年 2 月辭職。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副主席。

這裏摘抄一段與郝柏村有關的中新網 2010 年 9 月 21 日的報道：

“綜合臺灣媒體報道，20 年前聯手促成兩岸‘金門協議’的臺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和臺灣紅十字組

織會長陳長文，20 日重返從戰場蛻變成和平議場的金門。郝柏村強調金門在兩岸互動進程中具特殊歷史定位和價值。

據報道，郝柏村曾在小金門擔任師長，20 日之行是近兩年第一次回到金門。他說，他比金門人更愛、更關心金門，金門從曾落彈五十萬發的戰場，蛻變為和平的議場，在中華民族史上有它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

最後我再引用劉亞洲將軍（他的嶽父李先念是前新四軍將領、曾任中國國家主席）文章中的最後一段：“52 年前，為了祖國的統一，

我英勇人民解放軍九千健兒，義無反顧地渡海作戰，血灑海疆。壯誌未酬，魂魄不滅。我常常在夤夜聽見他們恨恨的吶喊。由於主帥輕敵，指揮失當，壯士一去不復返。九千顆不屈的心臟，千載之下，誰與撫平？歷史告訴我們，大方向錯了，縱有萬千忠勇之士，也只能空拋頭顱，淒問長天。金門之戰是我軍寶

貴遺產，忘記過去就意味著再敗。

金門戰役我軍被俘四千余人，其中三千人於 1952 年被臺灣用漁船分批遣返大陸。（作家葉永烈到

金門考證為遣返900余人。陸軍28軍網： 1950年7月起，國民黨軍隊將戰俘中年齡較大、受過傷的黨員幹部和一些堅決要求返回大陸的戰士分批遣返，先後於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約600人。——《中國軍娃》作者註）這三千人一律被開除黨籍、軍籍，遣返老家種地。一部分人被定為叛徒，判刑。文化大革命中，三千人統統受到批判，縱是農民也不能幸免。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苦戰三天，受苦三十年。’1983年後，為這批苦難將士恢復政策，也不過是補發一點錢物，恢復黨籍，按復員處理軍

籍問題。其中不少人由於挨餓、生病、批鬥、年邁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活著的人都年過七旬，華發飄零。一生也就這麼毀了。助攻團教導員陳之文，被俘後堅貞不屈，在集中營裏組織鬥爭，回大陸後卻被定為叛徒。1983 年，通過復查，為其恢復黨籍，三十余年冤屈得到申張，因興奮過度，心臟病突發，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陳什麼苦都吃了，什麼罪都受了，可什麼福也沒享過。命薄啊……’

1989 年 10 月，金門戰役四十周年的時候，葉飛登上廈門雲頂巖，眺望金門。突然下起了雨。白發蒼

蒼的葉飛拒絕家人要他避雨的要求，佇立山頂，任憑雨水將他澆得透濕。隨從們發現，葉飛的雙手在微微顫動。”

雲頂巖觀察所，也有我一段少年時期的記憶。文革期間的 1967 年，我們廈門的家被造反派占領，父親把我們全家轉移到山腳下的 279 團團部，我們住在辛團長家。有一天，我們知道那天父親就在觀察所，我們和媽媽竟然提著一筐海螃蟹，從山腳下一直爬到山頂見到了父親，這是我第一次到雲頂巖的記憶，也是我第一次用如此高倍的望遠鏡看對面的金門。而後在同父

親一樣是偵察科長出身的曾任廈門警備區付參謀長的二弟叢培珊陪同下驅車上去了多次，也都是為了看金門。葉飛就是在這所可以看到金門的觀察所旁，觸景生情。

金門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痛，卻是臺灣中華民國軍隊的救命之戰和功勛之戰，他們專門拍攝了“古寧頭大捷”的電影，古寧頭大捷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得到重用。他們還建立了專門的金門戰史的網站。在 2009 年古寧頭大捷 60 周年慶祝大會上，馬英九去講了話。我建議大陸方面也將金門戰役拍成電影，會有很多看點和思考點。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在百戰九十九勝的勢如破竹的解放戰爭中，這一敗使解放軍冷靜了下來，在福建前線止住了前進的腳步。今天回想起來，如果金門戰役沒有正好遇上大潮，而造成所有船只不能返回搭載第二梯隊；如果沒有島上的 22 輛坦克派上了用場；如果沒有廣東的胡璉兵團登島；如果先占領小金門，再以小金門為跳板攻打大金門；如果 10 月 7 日先取金門，後取廈門；如果一上島金門守軍就如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一樣一戰即潰;如果金門順利解放...

那麼完全有可能不只是28軍的三個團，而是整個28軍、29軍和我父親所在的31軍，可能還有更多的整軍，在50年代的某一天用幾萬艘漁船進攻臺灣——

如果打臺灣失敗，那將是金門的幾十倍的損失。那將在中國出現更多的孤兒寡母和白發人送黑發人。我重點摘抄的《金門戰役檢討》的部分章節是來自中國軍隊新一代將軍之筆，這些悲壯的場景，希望能使人們痛思反思。

如果打臺灣打勝了，除了雙方會出現更多的亡靈以外，毛澤東會留下香港澳門不解放嗎。如果沒有

臺灣、香港、澳門的模式、經驗、資金和一國兩制的示範，中國能有改革的今天嗎，中國或許走了蘇聯的道路。

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沒有那麼多如果。小小的古寧頭是一個讓中共軍隊和領袖，讓已被激發出革命熱情的人民冷靜下來的戰役，也恰巧讓我父母親有機會和時間去結婚生子，才有了我們四兄弟和這本書。

回目录

6、《一个31军老侦察员的原生态战地日记（1947年—1950年）》节选

作者水写苍茫

编者注：这个新1001“夜”战地日记的历史长卷，在我从网上看到它时，知人甚少。但现在已经传遍全

球华人网络。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位“水写苍茫”的老校友

由于日记篇幅太大，我只能节选部分有选择的日记转载于我们的纪念史料文集。

日记主人参军后被选拔入父亲直接指挥的 31 军侦察营，这本日记间接完整的记录了父亲丛德滋在解放战争中的行军轨迹。正好回顾了父亲在这个阶段的情况：

丛德滋渡江时期任 13 纵、31 军（台灣军隊的老对手）侦察处（科）长，统管 31 軍侦察营、91、92、93 师各一个侦察连。这两个侦察营；

最先入闽，并参与收编福建游击队，解放福州漳州厦门战役，先期插入漳浦云霄阻断闽粤国民党军队联系。丛德滋 1959-1969 年炮战中后期任 31 军驻厦门 93 加强师师长统管厦门防区 4 個加强团，一个炮团。1976-1982 年两岸停止炮击时期任福建省军区司令统管福建 5 個海防师，9 個军分区（警备区）。

此部分所收集的有关回忆节选，是从一个荣立二等功的英雄战士角度所看到的 13 纵、31 军侦察部队的解放战争中的某个部分事件并由作者联系到全局，资料弥足珍贵。

“水写苍茫”的导读：

首先我要说，我发出的这部日记是绝对真实的，因为我没有权力去改动。这部日记是作为手写本而存在的，现在就日夜放在我的床头，这是一个战士从１７岁参军那天开始用血和硝烟记录下的，他亲身经历的真实的战争。

我所以公开这部日记，是征得我爸的同意。我爸他老人家是在今年去逝的，在去逝前，他老人家终于同意由我将他的日记发到了网上，当时他还交待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在火化时要找到他脊椎边的炮弹片，要将这弹片保存好了。我答应了爸。可是，我们几个子女在爸的骨灰里寻遍了，最终也没有找到那弹片。

要知道，每次拍片，那弹片的阴影都是清晰可见啊，并且都会将仪器弄得作响。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我知道了，我爸的辞世一定与这该死的弹片有关了。我恨死了这美国造的弹片了，我恨死了那些分裂祖国的人！那块弹片一定是在爸的身体里生了锈，影响了他老人家的键康。爸啊，你为什么就不去取出弹片呢？我知道爸是个很倔犟的人，他认准的事，你别想去说动他。我知道，他所以不取出这片弹片，是怕让政府花钱啊！我想将他的这部日记发到网上，一开始他也不同意，但就在他逝世前的病床前的一次谈话后，他天不亮就推醒我，对我说，你就去发了吧！读者朋友，你知道

我爸为什么同意了吗？请看我与爸的一段对话：
爸问：“最近还有什么新闻？”我爸说的新闻，是特指军事的。我爸是３７岁从部队退休的，部队的情况，他已不了解了。好在我是个军迷，常将道听途说的所谓军情说给爸听。没想到爸还真是认可，并后悔当年没让我去当兵。
我说：“有啊！３１军９３师不存在了！”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爸一惊，问：“裁了？那３１军可在？”爸就是３１军９３师的，所以会这么关心。
我说：“３１军还在。”
爸长出了一口气，说：“中央不糊涂，有３１军在，打台湾就有戏！”

我知道爸说的是什么，因为３１军最了解台湾了（就在我写这文字的不久前，３１集团军的原军长升任了南京军区的司令员）。爸停了一会，突然又问：“不对吧？不能只留两个师吧？”

我告诉爸，２８军的一个师编进了３１军。爸刚才还在为老部队的撤编而忧闷，听我这一说，眼里有了光，说：“好，有２８军的这一个师，台湾更没好果子吃了。你去看我日记吧！２８军当年是很惨的。”

我知道，爸说的是当年金门登陆２８军失利那件事。军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２８军当然想。如果真打起来，我知道２

８军留下的这一个师会是怎样。我相信，这个师会创造奇迹的！一定！３１军是在解放战争中从胶东地方部队升级的，是许世友带出的。从山东打到了厦门。３１军从建国到现在，一直驻在福建前线。这种现象，在中国的部队中，是很少见的。如果发生台海战争，这个军会是第一波冲上去的渡海部队。

作为曾经的３１军老兵，爸爸当然知道这些。我想，他一定是为看不到老部队军史上的光荣一页而苦恼，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想让人们对这支部队加以了解，而他只有通过他当年的战斗日记，帮人们对这支部队加以了解。爸爸同意我在网上发出他当年的日记，就是在那晚谈

话后决定的，就是在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做出的个人决定。我知道，他是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牺牲的战友的悼念，也表达对自己曾经的部队的关心，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挂心。

可是，现在，爸爸看不到这些了。就在爸爸同意我将他的日记发到网上没多久，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我含着热泪，写下了悼念爸爸的诗，并遵照他的嘱托，将他的日记载于我在红袖的日记集中。

这不是一部小说，这是在激烈的战斗瞬间记下的几笔，积少成多，也不讲文法。因为爸参军时只有１７岁，只是个完小生。试想，现在的１７岁孩子在干什么呢？让我们就

从这个 17 岁战士在血和火中写下的真实的战斗经历，从中看看 31 军当年的战斗历程吧！
以此献给福建前线的３１军的将士们！献给保卫祖国安宁，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勇士们！
随便说一句，我虽然没有参过军，但我从小生长在军营，在厦门日光岩小学上过一年级。我怀念那里，并向母校问好！向鼓浪屿问好！向长眠在岛上的先烈们问好！

1947 年 6 月 13 日

□□沿着烟潍路的行军今天第 4 天了。这 4 天行军有点吃下消，脚上起了水泡，双腿很痛，成绪一天天

地低落，心里想不应该带头参军，就不会受这样的苦了。县大队王排长看到我情绪不高涨，他便行军时和我走在一起，并讲他们打鬼子的故事，安慰我不要想家，说青年人不应怕苦等。使我受感动的是女卫生员王玉英，这个姑娘和小伙子们一样地走路，到了宿营地，她跑这个班那个班给新兵治疗脚，休息的时间很少。但再出发她仍满身是劲，在行军中还给我们唱歌，真像小鸟一样……自己想：一个姑娘能这样，难道一个小伙子就比不过她吗？于是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向她学习……

□□1947 年 6 月 30 日*

□□25 日我被补到北海独立团三营八连。这个连队是个英雄连队，是钢八连。自己能到这样的连队当兵确实感到光荣。到了连队这几天，同志们对待我很好，班长给了我一套军装，并教给我怎样打枪，也学会了操场上几个基本动作。这远不够，仅仅是开始，还需要努力向老同志学习。听班长说，部队要出发到莱阳县，叫我准备好，要行军几百里呢。

□□

1947 年 7 月 5 日*

□□部队到了莱西南芺家埠一带地区驻防。今天由北海独立一团、东海独立一团、滨海独立一团编成胶

东军区第 7 师。从此，八路军又增加了一个主力师。而我，也成了一个正规军的战士了。

（爸爸告诉我，抗战胜利后，许多胶东的八路军正规部队，抽调去了东北。部队一般是正职走，副职留，连队战士走了大部分。所以，有一段时间，八路正规军只有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留下的这部分正规军，后来被许世友（许世友是胶东军区司令）编为 9 纵，就是现在的 27 军。他们这次由地方部队升格的师，后来被编为 13 纵，就是现在在福建前线的 31 军。胶东到东北的部队，后来大部成了林彪率领的 41 军，一部编进 38 军。可以说，胶东为解放战争贡献了 3 个半

正规军一点不为过，而且多为王牌军。像最弱的由地方部队[前身县大队]升级的 13 纵[后来的 31 军]，其战斗力超过了许多老部队，这在以后的战斗中得到了验证。31 军解放战争中一路南下打到厦门，其军长周志坚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是一个被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学生。而且 31 军自解放战争进入福建后，一直再没有调动。）

1948 年 8 月 3 日

□□

□□昨天我们行军最后到达了目的地：师司令部。今天下午由三科长把我们 300 人集合起来，从中挑选了 13 人，到师侦察连当侦察兵。

我也被挑选上了。上级分配我当侦察兵我很高兴，因为侦察兵必须是个勇敢的战士才能干的。下午，上级带我们到了莱芜破草瓦，那里是师侦察连的驻地。我被分编到一排二班当兵。

□□

□□（爸爸告诉我，他所以能被挑选上，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战斗履历，多次死里逃生。二是能喝酒，高粱酒能一次喝好几斤不醉。三是能游泳，过大沽河那次是例证。而且在挑选时试过，他游的最远。还有是有一定文化，那时上完小学在部队并不多见；另外是他的年轻。但是，当上侦察兵，预示着更大的危险性。）

1948 年 11 月 20 日

□□黄伯韬兵团被歼之后，我第二野部队刘邓部队包围了黄维兵团。蒋介石为了解黄维的围，派了一名怕死的将军李延年，率一个兵团由蚌埠出发，前来增援。我军步兵第 93 师（这时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已改为 31 军了，我所在的师改为 93 师），奉命打增援敌军，我们马不停蹄地向敌军迎头开进。李延年见是华东野战军 31 军番号，发现我军有包围他的态势，就下令向蚌埠逃跑。我军发现敌人逃跑，就急追。我们侦察连是师的先头分队，当我们追到蚌埠北的运河时，敌人已渡过了河。敌人过河后，把船都带到

了南岸，有的已给破坏了。为了不让敌大部队逃掉，完成追上敌人的任务，连组织了渡河突击组，将习水性的战士组织起来（共１３人），要强行渡河抢船。我被编在第一组（３人）。下午约两点左右，强行渡河开始了。步兵１１５团１营和连的轻重机枪、６０炮，进行火力掩护，我们强行渡河突击队在我军的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小组，向敌岸游去。敌人发现了我们强行渡河，就集中了密集的火力，压制我们，阻止我们渡河。但是，我们是人民的战士，解放军的侦察员，死都不怕，还会被他们吓倒。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勇地向敌岸游去。在我们勇敢的不怕死的精神

面前，敌人乱了，许多敌人惊慌起来，敌人害怕了，没等我们上岸，敌人就跑了。这次我们突击队在渡河中牺牲了两位同志，三人负伤，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由于被运河的阻挡，还是让敌人跑了。

□□（爸爸告诉我，他们第一组的两位同志，一位牺牲，一位负了伤。）

1948 年 12 月 4 日

□□93 师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最后围歼黄维兵团。这一天来了个急行军，累得够呛，不写了……

□□（爸爸说，当时为什么要调３１军去打黄维呢？是因为二野的部队攻坚还是不行。）

1948 年 12 月 9 日

□□

□□攻击黄维兵团的第二天，这天我们四个侦察员，随师长傅小甫到了第一线去查看敌情。我们到达前线第一战壕（距敌人只有 50 公尺）。当我们利用散兵坑向敌人观察时，敌人就用机枪打我们。我们四个侦察员在这在种情况下，对首长的安全特别担心。大约不到２０分钟，敌人开始向我们战壕进行炮击。在炮击的时候，我们四个侦察员和师长的警卫员，强行将师长送到营指挥所地堡里去隐蔽。敌人炮击了约２０分钟，刚停就用大约有两个营的兵力，向我１１６团３营７连的阵地反击。当我们的部队在

阵地抗击敌人时，傅小甫师长给了我们侦察员一个任务，趁机去捉一个舌头，好了解敌人情况。我们接受了任务后，很快地投入了7连的战斗队形内。当敌人接近我们的阵地前，被我7连火力杀伤惨重，趁敌人队形混乱的时候，7连一个班配合我们进行阵前反击。我们四个人勇猛地跳出了战壕，冲入了敌阵。我们先用冲锋枪扫死了几个敌人，王英排长趁机捉到了一个。我们马上回撤，敌人根本没有明白。我们押着俘虏送给了师长。通过俘虏提供的口供，敌人这次的反击，是试探我军防御的稳定性，包围圈的稳定性。让敌人失望的是，战斗的结果，敌人死伤惨重，活的没有几个

跑了回去。

□□

□□1949 年 4 月 22 日

□□

□□伟大的渡江战役一切准备好了，约有５０多万的大军云集在江阴段江北各个河港附近待命在船上。（八圩港已解放）。

□□昨天下午，第一梯队的部队都已上船，于晚上八时就正式启航渡江。我们侦察队在下午约一点钟，由师侦察科长孙林给我们侦察队区分了任务，大部分人员随着第一梯队的战船渡江，登陆后向敌后纵深穿插侦察。我被分在第二梯队，随科长一起渡江，准备渡江后就接替第一梯队和担任临时侦察任务。

□□天黑以后，八圩港内大小战船（民船），不计其数，船靠着船，整个港口都被船只堵满了。我们的大炮已仰起了炮口，对准了敌岸阵地。帆船都拉起了帆，指挥员战斗员都作好了准备，等待着起航的命令。待命令一下，万船齐发，突破长江天险。

□□天黑了，港内的船由于太多，不能一起出来。为了早点渡过江去，我们三个侦察员在科长的带领下，下了船，到了八圩港的出口处。这时，刚好上级发出了渡江的命令，第一梯队的船只开始出动（２８军，２９军的），我们就上了兄弟部队的一条船。开始兄弟部队船上的指挥员不同意我们上他们的船，孙科

长就将情况说明，我们是侦察兵，要侦察情况。兄弟部队听了，很高兴，让我们上了船，把我们安排在最安全的中央舱内。这样我们这些第二梯队的人员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第一梯队的人员了。第一梯队的船只，都是用湿棉被放在船的两侧，以防敌人枪弹。开船掌舵的是位５０多岁的老人。船出了港后，就直向敌岸驶去。今晚的天气特别好，风也不太大，船在行进中，光听到浪花拍击船板的声音，再也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敌人有时打几发炮弹，都是向我们的后方打的。有时江中也能听到炮弹的爆炸声。总之，前进是肃静的。这时，我心里都很急，觉得船走的非常慢，好像时间

很长，很空。怕是其他的战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吧！

□□盼望已久的登陆时刻终于到了，我们船上的兄弟部队战士都纷纷跳入江中，向对岸冲去。这时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随着兄弟部队下的船，水到腰那么深。在我们下船不久，敌人才发现了我们，这时敌人的轻重火器向我们打了起来。我们兄弟部队也发扬了最高的火力，听声音，看火光，我们的部队有一部分已上了江岸，正在进攻，抢占敌人的阵地。如此同时，整个江岸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枪炮声。这说明其他的船只也先后成功登陆了。我们三个随着科长，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没有还击，选择没有打枪的地

方，向前猛突。我们的经验，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守的薄弱环节。我们很快就把战斗甩在了身后，深入了敌人的纵深地带，向江阳城以东地区侦察前进。

□□这时在我们的两侧，枪声还在继续，听枪声我们的部队发展很快，已打到纵深了。从我们登陆开始，那空中的信号弹多的数不清，把整个大地都照亮了。虽然是信号弹，当时都成照明弹了。从信号弹来看，登陆点之宽，部队之多，那是无法计算的。到底登陆了多少部队，虽然我参加了，也是不知道的。那只有战斗结束后或者是历史会记载的。２１号这晚上，我们最少有几十万

部队过江了吧！想想从我参军到现在，我们的部队发展的多快啊！

□□

1949 年 5 月 17 日

□□

□□兄弟部队３０军、２９军将上海浦东地区卫星点的敌人全扫清了。我们３１军的任务就是攻打高桥。高桥敌军是国民党的青年军。防守的地方是敌人的要害。今天从早到晚听到前方急烈的枪跑声，从公路上看到了许多的三三两两的地俘虏，有男兵，也有女兵，顺着公路走着。看样子他们是回家的。我们见到这些人，也不去问他们，只是急速地前进。从见到那些回家的俘虏，说明了个问题，前面打的非常的激烈。

根据我参加战斗的经验，俘虏那么多，都让其随便走了，说明抽不出人手来管理他们。

□□雨下个不停，公路泥泞难走，现在每个战士都被黄色的泥裹的，使得军服更黄了。每个人不去管泥水和下雨，只有一个劲地急速向前。当我们骑着马走到高桥车站的南端，遇到敌人炮兵的拦阻射击。我们观察了一下敌人的爆炸点，确定这个地区是敌人的封锁地区。我们决定不直接通过，而是绕道而过，上海外围全是稻田地，水沟很多，绕道就要过水沟。还好，那些水沟不是太宽，虽然深，划着水就可以过去。我们骑兵班过沟比步兵是有利的，只要拽着马鬃或者是马的尾巴，马

就可以把你带过去。下午四点多点，我们前面的部队已经与敌人接上了火。兄弟部队正在退下来。

□□激烈地进攻战就要开始了，看我们３１军的了！

□□1949 年 5 月 21 日

□□

□□高桥以西，在黄浦江南岸英国的石油公司，有六个雪白的油桶。这种油桶从远处看，好像过去日本军队修的那种炮楼一样，有三节楼房那么高大。其中有两个被我们的炮弹击中，烧起了熊熊的大火，从几十里外就能看到。这两个其中的一个被从半腰打了一个大洞，油像泉水一样向外流，流出的油都流进了黄浦江内。

□□这一天的战斗打的非常激烈。敌青年军拼命地抵抗，死不缴枪。我们三个团277、278、279和敌人展开了拉锯战，双方伤亡都很大，部队打的筋疲力尽，在下午就不能进攻了。敌人还是拼命地反扑。我们侦察连也被拿上了第一线，担任了防御任务。下午约一点左右，我和张振东接受了指导员交给我们的师司令部的命令，命令说，入夜侦察连全部退出战斗，由兄弟部队91师接防，92师向敌人进攻。由于前方是一开阔地，去送任务的战友伤了几个，都没送过去，所以改由我们骑兵侦察兵送。我们俩骑马向第一线冲去，当时我们离我们侦察队防守的阵地约有200公尺，

这个地区是敌人炮兵封锁压制地区，我们无法找到敌人炮火的间隙，只有冲马前进。为了防炮弹和怕马受惊，我们伏在马上用跑步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炮弹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落的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弹片飞舞的声音从耳边呼啸而过。突然，我听到呼呼的声音，知道炮弹就要落在身边爆炸了，这种经验是在当步兵时在胶东打仗时得来的。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按马头，与战马一起卧到，我一下滚在马的西侧，一个较凹的地方。我卧倒的同时，炮弹在身边爆炸了，我没有负伤，就去拉马，我的战马很吃力地才站起来。当时我发现战马的右前腿、上大腿鲜血直往外流，战马的脖子也

往外流血，我不能顾战马伤势，赶快通过敌封锁要紧，就急了拉马冲出了炮火区。到了队部指挥所，将命令交给了孙保山队长，急忙叫通信员给马包扎。是战马救了我一命，这时我去看我的战马，马全身受了９处伤，最重的是马腿和马的脖子。队长过来夸我机警，命令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因为敌人见没有打到我，又见我牵马来到了这里，会错误地认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指挥机关，这对全队的战斗很不利。于是，我们两个就顺着交通壕去了另一安全的地方。

□□回来后听说，过那块开阔地，前后有６位战友负伤。炊事班去送饭，三个人被敌人炮弹伤了两个，

饭也给打的没有了。我们回来后，指导员指示要把伤马好好地伺养。现在的战斗局面也不能换新马，也不能将马送交，我就不能参加战斗了，我的任务就是把马喂好。我们的战马都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听说打仗都跑了。

□□

□□（爸爸告诉我，国民党青年军是战上海时最难打的部队，该部队是由蒋经国组建的，多为青年学生。还有，当时的国民党青年军吸取国民党兵一打就会后逃的教训，就在战前，将兵都给锁在地堡里，仗打的再激烈，当兵的也跑不出来，只有在里面拼命。还有，他们当官的却留在外面，只是负责往地堡里倒

钱币，按守的时间来计算。所以我军攻占敌地堡后，没见活着的敌人，而且地堡里都铺满了钱币，后来见每个地堡都加了锁，才知道敌人为什么这么难打，死不缴枪了。原来是他们没法子缴枪呵！于是，我军就改变了攻击方式，加强了喊话，指出敌人的阴谋，并许诺对不再打枪的地堡不再开枪开炮，这样才使战斗推进速度加快了。这以来，31军在战上海中也就打出了名。）

□□

□□

□□1949 年 6 月 13 日

□□

□□几天都是在练骑马的骑术。听说我们３１军要回山东，去解放青

岛和长山岛。后来又听说要进军福建。许世友要３１军回山东，他说３１军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是叶飞他说要３１军进福建，他就有胜利的把握，部队少点也可以。后来华东局批准了叶飞的要求，确定２７军回山东就可以了。３１军进军福建。

□□要进军福建，福建山多路少，骑兵侦察就不适用了。上级确定把马全部上交，骑兵班人员到其它班。我被调进了四班。

□□福建，听说全是山区，除了沿海有几处平原外，都是山。疾病多，语言不通。听说那里有红军留下的游击队。人民除了稻米之外，主要的是吃地瓜，水果很足。能到福建

也很好，看一看那个地方的民性，、地势、风俗习惯，增加自己的知识。

□□听上级说，我们华东野战军从渡江到上海解放，共歼敌３０多万。这真是个伟大的胜利！

□□

□□1949 年 6 月 16 日

□□

□□首批进军福建的侦察分队于１４日出发了。全军约有几百人，第一批军侦察营两个连，９１师９２师９３师侦察排的第一排。今天上午出发的是第二批。我们这批人员除了侦察人员外，还有各师的参谋长、作战科长。我们的任务是到福建之后，除了侦察敌情外，还要联系游击队，筹备粮草，组织运输的

力量。

□□我们从嘉兴车站上车（拉煤的车），今天晚上到了杭州车站，住在了车站出口西侧。坐火车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以前虽然看到过火车，没有坐过，这次享受了。我们都是立在车厢内，车厢没有盖，车厢的两侧都是煤黑。到了杭州车站下车，身上都是煤黑。不管他黑不黑，能坐车比走路是好。

□□1949 年 6 月 25 日

□□

□□今天我们到了江山车站，住了下来。听上级说，从江山就要向福建走了。都是山区，土匪很多。我们的大部队，第二野战军已占领了福建古田。除了几个县城外，没有

我们的部队。路上也没有我们的部队。路上多土匪，土匪数量很大，我们小分队行动，会有被歼的可能，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于是，我们行军的路上都不作停留，要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路都是山路，虽然是公路，由于多年不通车，无人维修，恐怕是不好走的。再加上我们每个人的负荷量都很重，除了武器装备，另加8斤重的米袋。南方的天气很热，可想而知，未来的行军是多么艰苦。再艰苦对我们解放军战士来说，是一定能可克服的。克服一切的困难是我们解放军的传统。我们已经是习惯了，我们可以忍受一切艰苦，我们一定能完成解放福建全境的任务。

□□1949 年 7 月 21 日

□□

□□接受了新的任务，与２７８团侦察参谋江明到宁德以北２０里处，去与福建闽北的游击队联系，筹备粮食。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有一名游击队的交通带领，途中经过一座大山，上四十里，下四十里，晚上到了游击队驻地西干。我们一到游击队，男女游击队员们对我们非常的亲热。这个游击队是个团，有四个连队。我们到了不久，游击队就给我们做好了饭，其中有一个菜叫“田鸡”。这个菜特为我们三人做的。我听说是“田鸡”，不知道什么东西叫“田鸡”。后来游击队团长说，就是青蛙。我是第一次吃

这个东西，只吃了一条腿，再没有吃。吃过饭后，许多的游击队员向我们问这问哪。讲话都不懂，也不知他们问什么。后来，因我们脚上起泡，卫生班来给我们治疗，这些女同志，会讲普通话，她们都是学生。我们就谈了起来。我们主要地是问这里的民情、敌情，她们问我们是不是到游击队来工作，大军都来了吗？什么时间能解放福州？你们都是山东人，打了许多的仗吧？等。谈话的时间很长。江明去与游击队领导谈话去了，我和通信员就跟游击队员们谈话。从谈话中，我们知道了，这支游击队是受浙闽赣游击队领导，独立的活动。他们是在红军北上后，留下了两人发展起

来的。他们一切的行动还是按照红军那样的作风。他们打过很多的仗，但是纪律性很不好，不像个军队，名副其实的是游击队。他们的衣服是灰色，带八角帽，红星红领章。他们的武器基本上可以，大部分是中正式，全团只有两挺轻机枪。他们能够在宁德发展一个小根据地，发展起这样一支可观的游击队，确实是不容易的。共产党人就是革命的种籽，在那里都会开花结果的。

□□

□□1949 年 8 日 13 日

□□

□□部队从宁德、罗源，现在打到了连江县的腹地官桥地区。敌人利用雨后河水阻挡，企图阻止我军过

河，向福州发展进攻。通河的桥，敌人在桥头修了四个地堡。我２７７团一营进攻夺桥，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死伤惨重。师部下了决心，命令炮兵营，将日式９２步兵炮推到桥头，抵近射击。炮兵这样的打仗，是历来没有的，距敌桥头中心的地堡仅有３０公尺，那么近。在我们的炮兵瞄准的时候，步兵大力掩护，在这样的掩护下，炮兵还伤了两个人。第一炮就把敌人桥中心的地堡炸毁，炮兵继续打敌地堡，正在这时，我们发现，桥的下游，有许多的步兵向山上发动进攻。师长对此部队不了解，就命令我和陈少民游过河去了解那个部队，命令他们火速向西围歼桥头顽固抵抗的

敌人。我们两人接受了任务，就跑步到了下游过河。河水很急，无桥过河，我们俩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急流中，举枪游水而过。到了对岸，找到了我部队指挥员。已过河向敌人进攻的部队，是我师２７９团的第二营，他们肃清了河北的敌人后，就利用敌人架设的浮桥过了河。由于我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敌人过河之后已来不及拆桥，就被我军赶跑了。所以２７９团第二营就果断追击过了河。我们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后，这个营就火速向桥头进攻。桥两头一夹攻，敌人很快就被消灭了。官桥以北某镇桥头争夺战于下午二时结束了。我们师部过了桥。某镇解放了。敌俘虏都被集中在一起，

与往常战斗后不同的是，剩下了好多的官太太和一些小姐们。都在村中无处去。他们的男人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都吓的哭哭啼啼的。

□□原来，这个地区是敌人的后方留守处，敌军官家属比例很大。所以，战斗结束后，有许多的敌俘虏，带着敌军官的老婆，谎称是自己的老婆。有的带着敌军官的小姐，说成是自己的老婆，这些兵都是些兵痞。我们暂时也不管他们，随他们的便。还有些岁数大的敌俘虏，是真的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如果说，人民解放军不来解放，他们这些兵还能有妖精式的高贵的太太们和小姐们作老婆？那些敌军官太太们和小姐们，此时，只要有个男的

要，就马上跟着走。这样还有许多的女人无人要，无人管。我们的部队为了继续进攻，新的地方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无人去管理她们。老百姓都恨她们，她们的东西都没有了，有的丢了，有的是被老百姓抢走了。她们那狼狈相，真是无法说出来。听她们讲话，都是讲普通话，都不是福建人。你们这些人，过去真是妖里妖气，是一些不劳而获者，今天，真是你们应有的报应。

□□　1949 年 9 月 3 日

行军进入南安县，上午在南安县以北地区经过，沿路老百姓送了好多的桂圆、香蕉给我们，这里的老百

姓和解放区一样，他们是从游击队知道的消息，大军要路过这里。我们为了给新区人民留下好的印象，老百姓送的东西我们每人吃一点，其余的全部退还。同时向群众宣传，我们是老红军，现在是解放军，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中午到了南安县城北，有一条河阻挡。河水不很深，但无桥。南安学校早就准备好了，他们都过了河，帮助我们拿东西。我们过了河之后，南安人民都出来欢迎我们。此时此地，确实是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深入敌后纵深内的途中，能受到这样的欢迎，确实是没有想到。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是从山东来的，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解放福州，

现在要去解放厦门，还知道我们是侦察兵。这些本来是不能让群众知道的事情，但是游击队员他们认为能给这样的部队带路是光荣的，他并不知道军事秘密的重要性。群众对我们特别的尊敬。我们住在南安，老百姓给我们做饭，送来的猪肉，都吃不了。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领导决定提前休息，天拂晓就出发，在出发前不准涉露秘密。出发时要肃静，动作要快，不让老百姓知道。为了感谢群众，我们出发时，留下了感谢信。

1949 年 9 月 11 日

深入敌后４００公里的行军，今天

转入了夜间。因为进入了敌人防守的地区。今天进入了华安县境内。华安县驻有保安团。九龙江的大小渡口均有敌重兵把守。我们不能从渡口过江，游击队就从十里外搞到了两条船，叫老乡们抬到了九龙江。入夜，我们就出发了，离开小山村，一路上，我们遇到长途电线都割断了。大约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到了江边。据带路的游击队员说，下面不远就是华安的一个渡口，那里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从这里渡江，江面不宽，但水流急，同时过江后没有路，得翻过一座山后才有路可走。晚上行动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小舟每次仅渡两个班，我们是第四次渡过的。过了江之后，

就爬山，山上的草长的约有３——３．５０公尺高，很稠密，每走一步需要将草左右分开才能走路。这样向前走，走了不远，只听扑通一声，是什么掉进江里的声音。原来是五班侯合田从山坡掉进了江里了。还好，他会游泳，自已又爬上来了。我们用了４个小时左右，才走出了草地。出了草地时，听游击队员说，才走了不到二里路。天！照这样的速度，什么时间能进入任务的目的地呢？过了山之后，又进入了水网泥潭地，每走一步需要费很大的力气，脚踏进泥里快要到膝盖。还好，这样的地带不宽，约有２００公尺。可这２００公尺，用了约两个小时。

这个地区没有人，敌人更不会到这里来。大胆放心地走吧！

1949 年 10 月 7 日

接到师指挥所来电话，命令我们连回到师指挥所，接受新的任务。师指挥所在海仓一带，昨天战斗了一天，没有休息，接到电话之后，就找了一条船，向海仓出发。上了船以后，船工就告诉我们哪是厦门，哪是鼓浪屿。我们的船向海仓行驶的途中，鼓浪屿之敌用炮向我们射击，但是我们离厦门约有１５里，炮弹没有打到，都落在海里了。吃中午饭时，我们到了岸边，下了船，到就师司令部。侦察科长指示我们，

马上到沿海边找民船，准备渡海解放鼓浪屿、厦门岛。现在捉到的船还不够，把船找到还需要有船工。用说服的办法，如果不行，就用武力强行。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行，用钱也可以。由地方支援部队的同志协同。要求四天之内全部要完成。任务重要，没有船过不了海。我们接受了任务之后，就分班向西沿海港去找船、捉船。

1949 年 10 月 15 日

昨天，进攻厦门岛和鼓浪屿的战斗开始了。我们部队于晚上约１０时发起了进攻。大小战船从内港开出后，直冲敌岛。进攻厦门，是２９

军、３１军大部；进攻鼓浪屿，是３１军９１师２７１团（济南英雄二团。其实，时这军个团先攻进济南的，但攻进后，突破口又被国民党军堵住了，这个团就在济南城内与敌战斗。这吸引了敌人的兵力，给２７军的突破创造了机会。所以２７军等一个团随后也突破了济南城，缺口敌军没能再堵住，）、９３师２７７团。正当万船齐发的时候，东北风刮得很大了，当我们进入海港的时候，船被风这一刮，队形就乱了，船上的指挥员就命令船工直上。可是船却不上而退，这时敌人的火力很猛，打得海水一片水花，部队伤亡很大。船工有的跳水逃跑了。天将拂晓时，才仅有五处

登陆成功的，信号弹显示都是小的单位。部队大部分没有登上去。我们侦察连随同团部指挥所在三条船上，其中有一条是汽船，两条是帆船，由于风大，两条帆船只好由汽船拖着，这样汽船也就不能前进了。敌人的炮打的非常急，一颗炮弹打在了一条船的船头上，将船给打坏了，水直往船舱里灌。

指挥员见天已拂晓，登陆是登不上了，就发出了撤退的命令。登陆鼓浪屿的战斗没有成功，部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侦察连一回到出发地，就接到了命令，没有休息，就赶去海边，抢救落水的同志和打捞尸体。（因为我们侦察兵都会游泳。我很不解，为什么我们会游泳，

却让我们去乘船呢？还要随大部队出发呢？可以让我们去搞偷渡，在发起攻击前我们先到敌岛上潜伏嘛！看来指挥的有问题。我这样想也没法去汇报，上次就将我给堵回去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浮躁指挥，让我们的兄弟军在解放金门时蒙受了解放战争中从来也没有过的重大牺牲。）

我们到了海边时，天刚亮。这时还听到鼓浪屿上还在战斗。那是我们少数登陆成功的部队在与敌人殊死博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不能前去支援，同志们都很有情绪。也不知他们能不能顶到明天，也不知他们能不能安全地撤回来？也许这些同志都会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想一想

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从山东一路打过来的，却在这海岛登陆战中倒下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观察海上，看到了许多的船板子漂在海面。有一些船板已被潮水和风吹到了海边。这时，我们的同志，还有的夹着船板漂在海中，有的已上了岸，但却不能动了。也有的牺性了的，尸体也漂在岸边，就和那些累得不能动的同志混在一起。我们共抢救了 23 个同志，其它的单位抢救了多少还不知道呢。总之，登陆鼓浪屿的战斗是不成功的。厦门岛那边的情况也不清，据上级讲，登陆已成功，但是发展不快，有的地区登陆的兵力不足，仅巩固住了登陆点，但是不能发展。

□□

□□ 1949 年 10 月 17 日

大前天，登陆鼓浪屿的战斗不成功，前天晚上，又组织了力量重新攻击登陆。在晚上９点多钟就发起了进攻。风力不大，船行的快了，也是我军指挥员接受了教训，不再要求船走直线了。因为帆船在海里不能直线而上的，需要借助风力，根据风向变航调整前进。这次，我们侦察队也改变了方式，自乘小船前进。我们四班就自乘了一条小帆船。当船航行到了海峡的中部，敌人打起了照明弹。这时可看到海里都是大小不等的船只，有多少是难以数清的。我们将要接近敌海滩时，敌人

发扬了最猛的火力。由于我们乘的是一条小帆船，我们就很快地逼开了敌人的射击，因为敌人打不过来了，所以将小船不作为他的射击主要目标了。这说明了敌人很慌乱，将步兵的大船当作了他们能打的唯一目标了。我们就趁机登陆了，不久，步兵也登陆了，在相隔时间不长的几分钟里，登陆成功的信号弹满天都是，一颗接着一颗。这时，厦门岛市区方向，也升起了数不清的信号弹。登陆鼓浪屿后，战斗非常的激烈。我们四班是在配合步兵将敌滩头阵地打掉后，向陆上前进的。上了陆，我们按上级的命令，立即冲向了鼓浪屿的北山头。在北山头，我们随同步兵前进，捉到了

两个俘虏。我们就地审问俘虏，俘虏供称他们是国民党军１１０师。原来国民党用一个师守鼓浪屿，师部就在日光岩。我们将得到的敌人情况，马上报告了２７７团指挥所，押俘虏去见了２７７团参谋长。

部队登陆之后，打得非常勇猛，上午约十点左右，就解决了战斗，敌人一个师被全部消灭。胜利的红旗升起在日光岩的上空，宣告了鼓浪屿的解放。鼓浪屿战斗，我们损失也很大，战后清点，有５００多名牺牲的同志，都集中在鼓浪屿南一个山头的附近。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牺牲的同志，心里很不好受。过去，打那么大的战斗，也没有和这次的

这么多牺性的。同志们，你们为人民留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你们的任务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完成！安息吧！

１７日下午，厦门也宣告解放了！整个厦门岛从登陆到解放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部队登陆后势如破竹，国民党军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最后跑不了的只好举手缴枪投降了 。

1949 年 10 月 21 日

部队在解放厦门之后，我们３１军全部撤出，厦们由２９军防守，我们接受了解放东山岛的任务。据了

解，东山岛有守敌两个团，还有保安团，总之敌兵力不很多，战斗力不很强。

为了解放东山岛，我们全侦察队负责捉船。今天我们四班到了古雷半岛，和东山岛只有一水之隔。在古雷找到了六只小帆船，找到了船，就让船工向东山港里开。这天的风很大，当船出了海之后，被浪将六条船的队形给打乱了，虽然两只船相距不远，但看不到对面的船在哪里。浪大约有六公尺那么高，后来船实在是无法前进了，被风给刮在了岸上。风不停是不能走了，到了晚上，住于古雷半岛南角靠海边的一个渔村，夜间怕船工跑掉，把他

们集中在一个房子里，我们在外面站岗。夜里不知什么时间，船工还是跑掉了，他们是从天窗上跑掉的。船工们一跑，船就不能要了，只好回部队交待任务了。古雷这个地区是不能找到船了，找到了也没人开，找到的老百姓都说不会开。叫这六个人给搞坏了，也是怨我们自己搞得不好，风那么大，本来就不能开船，如果不是船工有很好的技术，那天非翻船不可。船不能走了，又将船工给押起来，这样老百姓就害怕了，本来就让国民党给宣传的，这一来搞得老百姓更害怕了。这是一条教训。后来，我们到别处去找船，就很注意了。船总共找来了５００多条，都是小船，内港捕鱼的

小船，大点的帆船一条也没有找到。找船这个任务真得比打仗还难。

1949 年 10 月 26 日

全队接到了师部的命令，将全部船交给地方负责，速回师部听令，有新的紧急任务。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全队火速赶到了云霄县城，住进了一个小学校里。这时听孙科长说，前天，我们的兄弟部队，２８军的三个团（其中一个团是一小部分），２９军的一个团（这个团给２８军指挥），登陆金门岛失利，可能要全没了。当时我们都惊呆了，这可是从来都没有的事啊！这次登陆金门岛，登陆之后，因在广东汕头的

国民党胡琏兵团逃抵金门，所以将我登陆部队的后路给断了。由于我登陆部队在登陆后光顾向前冲，主攻团和助攻团没有协同好，而且没留下看船的足够兵力（登陆部队立功心切，谁也不愿干那看船的活），所以，我登陆部队在登陆后，光顾向敌纵深扩张了，登陆点没有巩固，再加上第一梯队船遇上了退潮搁礁。胡琏兵团逃抵金门后，凭借军舰，抢夺了我军的登陆点，将我军的帆船全部烧毁。我军就又派一个团长带了几百人前去救援（没有后备船了。听说该团长是洛阳人，临行时，将衣兜里唯一的一块表掏出来，让上级转交给在洛阳城东面一个地方住的妻子，让妻子改嫁吧。），结

果也就没能回来。我们二梯队无法登陆去救援已登陆的部队，登陆的部队也没法撤回来，只有与几倍的敌人血战，战斗打的非常的激烈。我们有去参加解放金门的任务，现在就准备出发。

（爸爸告诉我，登金门岛失利的部队是２８军的８２师２４４团、８４师的２５１团、８５师的２５３团，还有２４６团的３００多人，２４６团最后上的团长叫孙云秀。）

1950 年 4 月 1 日

经过几天的准备，最后定下了侦察方案，上级已批准。越海侦察，对

我们年轻的部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没有经验可循，连国民党军可能也没有料到的。抵近观察，在陆地，在战前，对我们侦察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而越海到敌占岛屿去抵近观察，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没有经验的。虽说渡江的时候，我们部队也搞过渡江侦察，但那种情况相对容易的多，因为一旦发现情况不妙，可以迅速地撤离。但在海岛就不行了，一旦被发现，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第一次失败，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个战士具备了不怕死的决心，人间的奇迹是可以创造出来的。经过各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成功的把握。

于是，在３月３０日晚上，我们四个人，驾驶着小方船（此船宽一公尺，长两公尺），向敌占岛屿大金门狮山右侧的凹部驶去。小登岛离大金门约有８里多路，经过两个多小时，在拂晓前，我们抵达了敌岸。为了在白天观察不被敌人发现，我们利用在小登岛观察好的一块礁石，作为我们的隐蔽地。我们将小船沉在了水里，人用海泥伪装，卧在石礁的隐蔽地方。这里，当面离敌人只有１００公尺，敌人的岗哨在白天就在我们身边晃游。左边距敌２００公尺，右边距敌１５００公尺。由于敌人前面的滩头都用爆炸物和障碍物堵住，白天只要敌人看不到，天黑下来就不怕了。在这样的地点

观察，一天都不能活动，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忍耐性，克服一切的痛苦。天亮了，敌人的岗哨、障碍物都看的一清二楚。我们每个人将看到的一切都标在了要图上。任务一个上午就完成了，但是，完成了却不能走，得等到了晚上才能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过得非常的慢，同时由于卧的时间太长了，还老想睡觉，所以那个罪是没法说的。天终于黑下来了。在天黑透了之后，我们才开始活动。我们起出了船，准备返回小登岛。在我们的船划出了不远时，起了东北风，开始风力不大，后来风越刮越大，浪头向我们的小船不停地打来，小船内的水就要满了。这时，划船的只有渔民

出身的李树本一人了，因为我们都掌不住橹了。为了不使小船给风刮到金门，指导员向外掏水，我和杨永宗用木板帮助李树本划船。方向改向了大登岛。我们当时考虑的即便不能在大登岛登陆，也要在厦门市登陆。就这样，我们在海里与大风大浪搏斗了６个小时，终于在大登岛登陆了。

回来才知道，这一晚上，师部急坏了。师里派出了四条汽船到海里找我们，由于我们的船实在太小，海又那么大，天又黑，他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也没能看到他们。就是看到了，情况不明，我们也不会去招呼的。师首长都是一个晚上没睡。当我们在第二天早晨由大登岛回小

登岛时，船还在两岛的中间呢，师长付小甫就开迎接我们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渡海侦察的任务。侦察清楚了我师准备渡海登陆地的情况。（滩头宽度，纵深长度；泥滩的宽度，纵深长度；地堡的数量，大小的配置；兵力的数量，障碍物的设施……这些都要搞清的，都要一清二楚地标在要图上。）我们四个人虽然受了点苦，但是这苦很值，我们是为将来的渡海登陆提供了胜利的保障。在我们四个人渡海侦察的同时，炮兵的两个营都没有离开过炮位，三条汽船的同志们将汽船的机器始终开着，随时准备抢救我们。

1950 年 4 月 11 日

昨晚接受了任务，越海护送关系（派到敌人内部去的。这种人两面做工作。）去大金门。领导指派我和杨永宗、李树本、霍长江四个人。我们四个加上关系，天黑下来后就从小登岛出发。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抵达了金门。在航行中，敌人的探照灯一直照个不停，有时，我们的船给他照着了，我们就马上来个左右航行，避开了探照灯。因为我们船小，在瞬间躲开，敌人反应不过来。

当我们在狮山突出部抵岸上路，接近敌人的铁丝网时，由于关系太紧张了，不慎发出了声响。敌哨兵听

到了声响，就向我们打了一个弹夹的子弹。子弹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当时，我们全卧倒在地。我们趁着敌人换弹夹的空隙，立即向后退着爬行。由于我们很镇定，采取了这样的退的办法，敌人再没有打枪。光听到敌人在讲：为什么打枪？打枪的敌人说：“长官，有敌人！”“在哪？怎么没有？惊慌失措！”敌人的岗哨肯定是发现了我们，由于天黑，他射击后就失去了目标，又挨了一顿训，错误地认为是看错了。万幸！我们只好撤了回来，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也没有损失，从政治上来说，造成了敌人的错觉，会使敌人更加惊慌不安，草木皆兵。但是经过今天的行动，也

为今后的越海侦察积累了经验。

1950 年 5 月 23 日

金门守敌怕我人民解放军登陆金门，而他们不能早点发现，于是就在大金门管噢头狮山之间的海内，名叫西礁的一块小礁石上，每天派出一个小分队，担任警戒，以便能提前发现我们的登陆部队。这支敌人的小分队，早出晚归。我们发现了敌人这个举动，掌握了他们的规律后，领导就决定消灭他们。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决定从军侦察营和９３师侦察连挑选出１８人参加战斗。我们９３师，由范友良副队长带领，有我、杨永宗、李树本、张明标、孔庆林６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军

侦察营组成两个战斗小组。于昨天黑夜里出发。
送我们的小船到了离西礁大约还有１００公尺，我们就下水游泳到了石礁。敌人这时还没有发觉我们，我们就分成３路向上摸。当我们摸到了西礁腰部时，就发现了帐篷。这时敌人还是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这时虽然看到了敌人的帐篷，但是没有发现敌人的岗哨在哪里。这时，我们的动作就更肃静，更警惕。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在想，要出敌不意，消灭敌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瞪着大大地，手枪冲锋枪都是握的紧紧地。每个人都是胸贴地皮，向前摸进。根据领导安排，我和杨永宗、张明标在最前面，张明标居

中，我居左，杨永宗居右。当我们三人摸到了离帐篷只有５公尺时，听到了帐篷里有鼾声。我想，敌人都睡觉了吗？不能！警觉告诉我，一定有岗！当我们三人又向前摸了一公尺时，这时已看到帐篷口了，就在这时，坐在帐篷口的敌岗哨发现了张明标，突然向我们发射了一个长点射，大约有８——９发。就在敌人开枪的同时，张明标同志的手枪也响了，打出了６发子弹。敌人开枪在前，当张明标举枪射击时，他的右前胸已经中了敌人的三发子弹。张明标同志在中弹的情况下，还是仍然用右手向敌人还击了６发子弹。将敌岗哨击毙。如此同时，我和杨永宗同志用冲锋枪向敌帐篷

狂扫。我们射击的同时，军侦察营的一个组也到了，同时向敌帐篷猛射。我打了两个弹夹子弹后，看到兄弟组的人到了，就跑向了张明标同志。这时，张明标同志已经卧倒在地，仍坚持用左手持枪向敌帐篷射击，我来到他面前时，看到血已流了一地。我将他的枪夺下，让他用手按住伤口，我很快打开防水急救包，给张明标同志包扎伤口。这时我才看到，张明标同志的右胸靠肩处，被敌人打穿了三个枪洞。我以最快的速度给他包扎好了。在我包扎时，枪声已停不响了。我们的人已冲进了敌帐篷。敌帐篷里睡着６个人，５个被击毙，一个重伤。在我们消灭帐篷里敌人的同时，军

侦察一连的那个小组，绕到了敌后，发现了敌人的小木船一只。当他们向小木船靠近时，我们这边的枪就响了。枪声惊动了看小船的敌人，他们知道不妙，就从船内跳进海里，企图向敌金门岛游泳逃命。军侦察一连见敌逃跑，就追上去，要捉活的。纪百昌同志很快就追上了敌人，将这名敌人给捉了回来。这时我们在礁上战斗的同志已将战场打扫好，共打死敌人６名，活捉一名，战斗共时约２０分钟。我们带着俘虏返回小嶝岛。在我们战斗时，金门守敌一枪也没放。后来才知道，他们有讯号规定，由于我们突然的袭击，敌人没有来的及发出救援信号。这次共击毙敌排长３名、班长３名，

活捉排长一名，班长一名。到了小嶝岛后，重伤的敌班长死去了。我们回来后立即将张明标同志用船送到了莲和的医院救治。

1950 年 6 月 8 日
今天全连集合，由指导员王俊山宣布了师党委的批准决定，这次渡海战斗侦察连有功人员和等级，我为二等功。

1950 年 7 月 3 日

接到通知，去检查体格，到空降兵去。准备进入朝鲜。二等功以上的人，身体合格就可以去。侦察连我和杨洪赫两人合格，于今天到了师

部集合，准备去东北。到了师司令部之后，师长付小甫看到了我，他是来看望和送行我们这些去空降部队的干部战士的。当他看到我们两人，知道有侦察连的侦察员，就立即决定不准我们去。他的理由是，目前解放金门需要，侦察员不能走。就这样，我们两人只好回来了，心里对此事很不高兴。

[完]

如果你要看所有的日记，请链接 http://www.doc88.com/p-206225334636.html（道客巴巴网）可看到完整的“一千天”日记，并在电脑上打开阅读。

回目录

7：新华社：1949 年 9 月 23 日报导解放漳厦丛德滋先遣部队消息

1949 年 9 月 17 日，第八支队与南下的三十一军侦察营在南靖宝林会师

1949 年夏末，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声逼近了古城漳州。

福州战役之后，国民党调整了指挥系统：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的第八兵团、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和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在漳厦地区，国民党布防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九十六军，其中六十八军军部及第八十一师三个整团部署在漳州城区，其余兵力配置在南靖、长泰、石码、海澄等外围地区。

1949 年 7 月，为了及早与南下大军取得联系，边区纵队遵照中央指示，派参谋主任王汉杰及八支队副政策卢炎前往福州与十兵团联络，受到张鼎丞、叶飞、韦国清等福建省委及兵团领导的接见。9 月 15 日，王汉杰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参谋长田贤成、侦察处长丛德滋率领三十一

军侦察营经几天急行军，抵达长泰县枋洋、大竹（土乾）一带。17 日，闽南地委书记卢叨与八支队领导李仲先、吴扬率领所部到达南靖县宝林，与如期到达的三十一军侦察营胜利会师。当晚，召开联席会议，由田贤成传达三十一军解放漳州的作战计划，要求八支队和侦察营在 19 日以前赶到漳州西南，负责堵截漳州逃敌。

9 月 19 日凌晨，我军形成西、北、东三路直逼漳州城的态势后，发起了总攻。

在黎明的掩蔽下，我军万炮齐射，向敌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守敌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先是溃退入城，随后又弃城向桥南方向落荒而

逃。我军突进漳城西北角后，直插市区，肃清残敌。二七五团突入市区后，追至石码，包围原驻漳城六十八军军部。敌见顽抗无望，1500余名官兵在少将参谋长张星伯的带领下缴械投降。而在木棉、九龙岭一带设伏的八支队一部和三十一军侦察营则分兵追截残敌。与此同时，在漳州外围，我九十三师、九十一师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也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占领同安、角美，又直下海澄，在厦门外围形成了渡海攻厦的态势。

19日，漳州解放了。漳州及其外围战斗，共歼敌15000余人，为闽南全境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9月19日由此载入漳州史

册！

此后，我军乘胜追击，各县国民党守军或起义或投诚或逃跑，很快都解放了。最后解放的是东山，时间为 1950 年 5 月 12 日。

南北会师

漳州解放后，中共闽南地委和南下地委胜利会师。

闽南党组织建立于 1926 年，是福建省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在此后的 23 年里，她领导闽南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最高潮时掌握武装力量 4400 余人，有力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漳州全境。

南下地委是党中央为了做好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从华北老解放区抽调 716 人组成，下辖 5 县 38 个

区。他们历时 7 个月，穿越 6 个省，行程 3000 多公里，从太行山麓来到九龙江畔。

9 月 26 日，寻源中学礼堂里隆重召开南北干部会师大会。漳州军管会主任陈华堂宣布漳州军管会、中共福建第六地委、第六行署、第六军分区和支前司令部成立。卢叨任第六地委书记，李伟任副书记，第六专员公署专员丁乃光，副专员陈文平。

此后，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紧密团结，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改等项工作，把漳州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陈振煌）

回目录

8、百度百科：后洋头伏击战

1949 年 7 月 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侦察科长丛德滋率侦察兵进入连（江）、罗（源）边界与地方游击队联系的一次战役。

中文名

后洋头伏击战

参战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

相关人物

丛德滋

发生时间

民国 38 年 7 月 3 日

1949 年 7 月 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侦察科长丛德滋率侦察兵

进入连(江)、罗(源)边界与地方游击队联系。晌午，侦察兵和游击队在林森县后洋头郑文程(游击队员)家中吃午饭时，获悉古田、屏南、建瓯3县国民党保安队300余人，由古田徐州开往大湖与省保安队汇集，妄图阻我大军南进。丛德滋科长当即决定截击，游击队抢先占领佛殿山头隐蔽待敌，侦察兵也分别占据后洋头至下涸的路口山坡与东元桥路口山坡隐蔽。当保安队进入射击圈时，伏击阵地上猛烈开火，保安团仓猝应战，乱作一团，有的弃械投降，有的奔突逃命，战斗仅15分钟即告胜利结束。此次伏击战，击毙保安团6人(包括建瓯县保安队长)，俘虏50多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50余支及部分弹药物资。回目录

9、炮击厦门火车站与八二三炮战停火无关的军事分析

丛培欣

——谨以此文的珍贵史料纪念父亲从 1959 年八二三炮战中后期驻守厦门十年的岁月

解放军福州军区于1958年春

关于八二三炮战的停火，坊间传説由于国军使用了超级炮弹，会瞬间让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无氧，所以9月11日一发炮弹致使解放军一个加强营700多官兵阵亡。因为毛泽东误认是国军发射了原子炮弹而决定炮战草草收尾。

虽然我在许多年前所写的回忆录提到我们全家在9月11日在厦门火车站刚下车就遇到炮击，听说有人伤亡。我文中并没有提到到伤亡的具体数字，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查询厦门地方志。但我的回忆录还是被卷入两岸和岛内和大陆网友对厦门

火车站被炮击，以及炮击的结果的激烈争辩中。

我的文章被两岸网友广泛看到，主要是 2015 年 10 月阮大正先生在他为台湾旺报（中国时报）写的八二三纪念文章里，引用了我的回忆录中有关八二三炮战的回忆。

仅在阮大正先生的个人博客中，

此文点击率到 2021 年已达 254 万次，这个数字不包括台湾旺报（中国时报）的两岸广大读者群。

由于对厦门火车站是否遭到炮击和炮击程度事关停战原因这一重大议

题，所以我不得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查证，并作文补忆加入原回忆录。

阮大正先生在中时电子报的文章《两岸史话——两岸染血的历史碎片》，由于引用文字篇幅较大，阮先生在引用前曾电话征询过我的授权。

转载中的其中两段如下：

“我六岁的时候随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回福建闽南陆军 31 军 92 师，在厦门火车站下火车时，遇到来自金门岛的炮击，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弟弟跑向山坳。母亲本想进一个防空洞，父亲一把拉住我们，走向一

片树林。边走边对母亲说，这个防空洞太简单，不如山脚安全。后来我才知道，我一岁的时候，时任解放军师参谋长的父亲在朝鲜遇到美国飞机轰炸，只是因为在树林内吸几口香烟，而没有进入马上被炸塌的防空洞而救了一命。从此他又恢复了经常抽烟的习惯，并且不随意进简陋的防空洞。

这一天是 1958 年 9 月 11 日，半个月前这里发生了世界瞩目的厦金 8. 23 炮战。

在这一天，六岁的男童躲过金门的炮火后却不知道自己已处在面临着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威胁的台风眼里。

五十年后，当年的六岁男童在美国查找和整理了有关金厦炮战的相关记载。”

“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 9 月 11 日到厦门之前一个多月里发生的事情。几个月后我父亲调任守备厦门全岛（含鼓浪屿、大嶝、小嶝岛、乌屿岛、青屿岛）总兵力超万人的有 5 个团的加强师——31 军 93 师师长，直到 10 年后父亲调任 31 军副政委时离开厦门。1959 年，我随父母从厦门同安搬到厦门岛内居住。”

网上的争辩中，两岸之间，两岸各自内部都有许多不同观点。大陆方面有部分网友完全否认有炮击厦门火车站的事件，认为大金门任何地

方的火炮射程都打不到厦门，我实际测量了有比例尺的地图，其实大金门的 12 门 M1A1 型 155 毫米加农炮（此炮俗称“长脚汤姆”）射程 17 公里，如果位于离厦门最近的大金门西部是可以打到厦门梧村火车站的，而且小金门离厦门更近，这是有的陆友查证不全所致。

当然，大陆朋友受不了的与台湾方面视为“神器”的“8 吋榴”，即口径 203 毫米（8 英寸）的“巨无霸”榴弹炮的传说有关。说是当年“国军”只向厦门岛打了两发这种炮弹，一发落在厦门大学，一发落在厦门站。炮弹爆炸的巨大威力让“共党”

以为“国军”动用了核弹，遂吓得半死，赶紧停战。时至今日，如果到金门一游，仍能听到当地导游满怀自豪地“揭秘”。

另外，台湾方面内部，对此次炮击和停战也有着激烈的辩论和不同意见，这也是这些台湾朋友对厦门地理有所不了解所致。

台湾方面的争议，主要来源于两个炮战的回忆录，一是当年由炮兵 600 群总指挥（即金防炮兵总指挥）在炮战前一星期转任小金门 9 师师长的郝柏村的《金门炮战日记》，二是由父亲是国军将军的张友骅和时任第 600 炮群指挥官的严佛元写

的《炮击金门实战录》表达了不同资讯。双方都一致认为，9 月 9 日胡琏下达 11 日炮击厦门火车站的命令，执行炮击任务的是大金门西面的 600 炮群下属的炮兵第 691 营的第 1 连和第 2 连、炮兵第 692 营第 1 连，共 12 门 M1A1 型 155 毫米加农炮（射程 17 公里），集中向厦门火车站发射了 240 发炮弹。期间，驻小金门的炮兵第 669 营 M114 型 155 毫米榴弹炮（射程 15 公里）也曾开火，用以压制解放军炮兵对第 691 营的反击炮火。

但不同的是，张严两人认为此次炮击是金防炮指直接指挥的。其中金

防部第二处卢处长（卢鄂民上校）说造成敌700馀人兵力死伤殆尽，战果丰硕），并说：「司令官很满意（见民国48年5月砲兵600羣「金门砲战回忆录」）」，卢处长当时没提过「浯村车站」问题。

他们共同质疑，郝柏村日记当中记载的9月11日胡琏亲自打电话，同意郝柏村将厦门火车站矫正为厦门梧村火车站，并授权郝柏村指挥协调大金门西北面的三个155炮连的炮击和小金门一个155炮营的掩护炮击。他们认为，胡琏没有那么昏庸连什么火车站都分不清楚。郝柏村是贪天功为己有。

由于我在炮战中后期小学时就随父亲住在火车站附近，加上生活在军营中，又研究过此专题，所以会有比较接近事实的判断。

第一，炮击不可能是由当时的“巨无霸”，最大射程 16.85 公里的美制 M115 型 203 毫米即 8 吋榴弹炮所为。1、时间不对，第一批该型榴弹炮是在 1958 年 9 月 11 日之后的 18 日午夜运抵金门，之后藏在担任预备队的第 69 师师指挥所附近，到 9 月 26 日才拉上阵地，后用于轰击位于大金门东北方的解放军围头炮兵阵地。2、射程不对，在此位置上该型榴弹炮打不到厦门

任何地点。该炮作为当时金门岛上最大口径的榴弹炮，从 9 月 18 日起共运上金门岛 12 门，其中有 6 门是自行火炮。其实，金门和马祖现在仍然留有比 8 吋榴更大口径的 240 毫米（9.4 吋）榴弹炮，全名是 M1 型榴弹炮。60 年前后美军送给台湾约 30 门，虽然射程达到 23 公里，但炮身自重 30 吨，要保养和润滑炮闩只能靠发射实弹等弱点，美军放弃使用。我所见的美军最大的炮是现放置在夏威夷展览的二战受降的密苏里舰上的三座三联装的 406 毫米（16 吋）榴弹炮，射程 42 公里，炮塔重 1730 吨，此种战略

舰早已被导弹舰所替代。炮战中美国并没有给金门提供美军已部署使用的战术核武器。

第二 、此次炮击并无“贪天功为己有”之重，因无一炮打死 700 官兵之事，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全战（约两个月）伤亡官兵共 460 人。民兵平民伤亡 218 人。另外，有关这次炮击的厦门市地方志记载为，“9 月 11 日，15 时 20 分至 17 时 30 分（大陆无夏时制），金门国民党军队炮击厦门火车站，炸死两人（其中路内一人），炸坏钢轨 18 根、货车 17 辆、道岔两组、枕木

50 余根、家属宿舍四栋、公寓一栋、公安营房两栋等。”

第三、 由于郝柏村长期担任金防炮兵总指挥，他对厦门地理较熟悉。通常厦门人都称厦门梧村火车站为厦门火车站，它是厦门客运总站。而厦门货运总站原在靠近内陆的高崎火车站，即现在的厦门国际机场。那里是当时所有大小金门火炮的射程之外。胡琏命令炮击火车站，只能是在大金门离厦门最近的西面和小金门用射程最远 155 加农炮去打厦门梧村火车站。所以胡琏委托刚离任的金防炮兵总指挥现任小金门 9 师师长的郝柏村节制整个炮击行

动，以及郝柏村的将炮击标的由厦门火车站矫正为厦门梧村火车站是更准确的。

我再稍细説一下当地情况，鹰厦铁路的终点站在厦门梧村火车站（即厦门当地人因此站为客运总站而普遍口称的厦门火车站），但还有一段延伸段直接开到海军码头，当时是军用线路。具体路线是，开过梧村火车站约 10 分钟就路过我的母校，当年福建高考状元校厦门一中，厦门一中的旁边是当年的 93 师师部。再往前开 5 分钟，就到达虎岩山脚下的当年 31 军军部。这里如同金门太武山一样，是炮击的死角。

炮弹越过山头就打到梧村了。我三年级时的 31 军子弟小学就在军部旁边，1962 年台湾称要反攻大陆，军部后撤同安，我们后撤到江西，就在军部旁上的火车。

虎岩山有一个火车隧道，一过就到达海军码头，当年的所有的 50 吨鱼雷快艇都通过此隧道运到海军码头参战八二三。

有趣的回忆是，当时 31 军军部离开厦门前，军部和师部的孩子在虎岩山上打石头仗，军部孩子头叫孟东东，师部孩子头是我。我们“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师部附近，被当地居民的大孩子们教训了一番，

也就是把树枝“战刀”折断而已。后来孟的父亲是我父亲在福建省军区配合最好的司令和政委。我们长大后也成爲好战友。这就象是在炮火中的台湾眷村孩子们一樣的大陆军娃。

既然八二三炮战的停战与炮击厦门火车站没有直接关联，那么不以攻占金门为目的的炮战，为什么开战和停战呢。

据美国 50 年后解密资料，当年美军已在关岛准备了五架轰炸机和五枚当量与广岛相同的原子弹。苏联也在炮战期间给美国总统去信表示将使用美国使用的相同的武器支持

北京。在蒋介石拒绝使用原子弹选项杜勒斯访台离开后，蒋介石决定与北京接触。蒋氏父子秘密派人传话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如果大陆持续炮击，台湾不得不自外岛撤军，中国就有分裂之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把金门当成台湾与大陆连系的枢纽，在这点上双方似乎默契一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发布《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双日停火”且单日也不一定炮击，给守军补给时间。此后自 1958 年 8 月 23 日开始的台海

危机便在打打停停的情况下，逐渐冷却下来。

金门炮战之后二年（1960 年），因艾森豪威尔访台解放军又发动六一七炮战、六一九炮战，发射炮弹十几万发。解放军严格遵守“单打双不打”方式陆续打炮，主要是打宣传弹。直至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为止。

1965 年的 8.6 海战，这是一次最后让国共军队在海峡中线海上休战的战役。国民党海军的 450 吨猎潜舰章江号和 1250 吨扫雷舰剑门号被击沉以后（国军亡 170 人，被俘 33

人），为国军海上和小股登陆大陆的军事行为画上了句号。

这次不大的海上战役极大的震动了蒋介石，国军实行高度无线电静默的“海啸一号”行动的两艘军舰，被最大只有125吨的共军有充分准备的一群小炮艇“蚁食”，说明共军的沿海雷达已经覆盖全部海域。从此之后，国共军队的海空实力逐渐接近，最终使蒋公梦断回乡路。

离海战现场最近的南澳岛果老山观通站，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因为在这次海战三年后的1968年12月，我到了执行这次海战任务的汕头水警区。后来的海军副司令当年指挥

8.6 海战的海上总指挥孔照年（山东人），69 年时是汕头水警区司令员。我的两个同是军娃的战友（31 军刘军长和厦门水警区张副司令之子）被分配到在那个海战中被授予“海上先锋艇”的战斗英雄麦贤得所在的 611 艇当兵。此艇至今已经过四次换装，成为导弹快艇，从照片上看，除了换装导弹发射架以外，原来前甲板上的裸露炮身的双管 37 炮已经换成全封闭的自动填弹的机关炮。

前国军中将，立法委员帅化民认为，那时美军在海峡的存在同时也是在监视控制国军的行动。美军在中美

建交前，随军顾问从配备到营级单位退到师级单位再到全部撤离，美军最终撤出了在台南的核武器设施和全部顾问团。

1979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历时 21 年的金门炮击，正式划上了句号。

8.23 炮战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一生中两人间的最后一次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博弈，双方都已几乎拿到了被人送给的筹码——美苏的核武器，作

为中国人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用尽筹码。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生中经历了多少重大事件，他们具有超人的意志力。但到了晚年耄耋老者之时，生命之轴都被最后的“三根稻草”压断——

蒋介石：1965 年 8.6 海战、1969 年阳明山车祸、1971 年退出联合国，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去世。

毛泽东：1969 年中苏珍宝岛之战、1971 年林彪事件、1976 年唐山大地震，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这是后话。

有不少观点对8.23的输赢多有评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作为领导人的两者都没有输：毛泽东有限度的“亮剑”，测试了西方阵营的底线，走到核战争的边缘，既向美苏显示了中国的战力，又没有影响自己和平发展的大计，随后自己发展了核武器，稳固了中国今后几十年在世界的地位。蒋介石只用金门还没用到台湾就把美国有限度的拉进来，既赫阻了大陆，也没有挑起苏美核战和与大陆的决战，稳固了台湾在今后几十年的安全。两人都“走”到了即将大战的极致点，都准确的止了步。

据维基百科的记载，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仍然延续了解放战争中那种虚报战果的老传统。双方公布的战果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记录：击落国民党军空军战斗机 18 架、击伤 19 架，俘飞行员 3 名，而解放军被击落、击伤飞机 11 架，损失鱼雷艇 3 艘、伤 1 艘。击沉敌舰艇 7 艘、击伤 17 艘，击毁水陆两用输送车 14 辆、缴获 1 辆，摧毁工事 327 处，汽车 9 辆，雷达、电台 7 部，各种火炮 30 余门，毙伤国军中将以下官兵千余人。解放军被击毁火炮 32

门、汽车 8 辆，伤亡官兵 460 余员、民兵群众 218 名。

中华民国方面记录：在一百余次大小炮战中，解放军被击毁野（高）炮 221 门、炮位 86 处、炮兵掩体 21 座，油弹储存所 17 座、各型车辆 96 部、兵营 4 座，国军只损野（高）炮 14 门、油弹库 1 处、码头栈埠 2 处；双方海军 18 次大战，国军与共军损失为 2:108（含击沉共军机帆船 86 条）；双方空军 10 次大战，国军与共军损失为 2:32。目前金门菜刀大卖到现在，其所用的钢材就来自当年打来的 47 万枚炮弹。

由于至今仍未找到台湾方面公布全战伤亡数字，也无大陆方面的阵亡数字。据当时驻守小金门的 9 师师长郝柏村记录，仅小金门在整个炮战期间，伤亡 1000 余人，亡 300 余人。按整个金门驻军 10 万计算，小金门包括大胆，二胆岛的 9 师和预备队应有近两万人。以此推算，整个炮战期间，大小金门伤亡总数应是小金门的 5 倍以上。但我还是用最保守的估算。

根据有关记载整理推算，金门守军在 8 月 23 日当天，伤亡 300 余人，其中亡 92 人；8 月 24 日“台生”号被击沉亡 200 余人。在整个炮战

期间国民党军官兵亡超过 600 余人，伤亡官兵超过2000 至 3000 人。

金门守军把 12 万发炮弹从金门打到了厦门沿海地区，造成解放军伤亡官兵 460 余员、民兵群众 218 名。由于解放军只打不攻，10 月 25 日后变为单打双不打，连美国总统访问台湾期间，也还坚持单打双不打，给金门方面以补给和维修工事的充足时间，大小金门的永久性工事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

有人说，厦门是小旧金山。其实，旧金山象厦门一样非常美，但没有厦门有玩头有看头。我出生在厦门江头的陆军 31 军 174 野战医院，

由于厦门的巨大变化，我根本找不到旧时的地址，其中那个美丽的岛中之湖——厦门员当湖，是文革厦门军管我父亲主政期间围海形成的。厦门还在变，她的自然景色太多，现代建设太多。有网络的今天，只要你想看厦门，完全用不着我在这介绍。请记住，厦门——“中华大厦之门”，她的对面是金门——与美国“金门大桥”同名不同姓。

我曾站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上遐想，美国旧金山海湾如此壮阔，厦门海湾显得小一点，因为没有包括到金门海峡和料罗湾。我幻想有一天，在金厦海峡的某一个制高点

上，俯瞰比旧金山海湾更广袤的整个金厦海湾和厦门、金门岛，俯看在金厦之间的一座象征两岸永久和平的“金门大桥”，比旧金山“金门大桥”更雄伟的Xiamen Golden Gate Bridge.

台湾的统一为期不远。那时，在金门岛的桥头上摆放上大陆当年最大的炮，在厦门岛的桥头上摆放上金门当年最大的炮作为纪念标志。互相对峙的火炮等待浇铸、逐批融化后去制造厦门“金门大桥”的特殊纪念品——金门大桥菜刀。菜刀标明：制造原料是两岸曾经对峙的炮身，制造单位是“厦门金门大桥管

理处”。我相信，此菜刀一定高价热卖，会赚回几个大桥。

希望有一天两岸的专家在两岸统一后，能一起来作规划，总体设计时不要忽视了要有一个象旧金山金门大桥一样的登高远眺海湾、两岸和大桥的制高点，这一制高点虽然难找，但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海峡景观，是必须的。这里将为台湾海峡陆上通道——厦门-金门-澎湖-台湾——预设了世界级的海滨风光和桥头堡：中华大厦的和平之门、妈祖子孙的黄金之门。如封照中远眺的父亲身影，在天上的父母，一定会一起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色。

1963 年朝鲜军事代表团密访厦门前线， **31** 军军长朱绍清（右一）， **93** 师师长丛德滋（右五）

10、丛卫东：七言诗《一生从军，无尚荣光》——纪念父亲从军 45 年

附：一张父亲参加九大珍贵的全景照片以及培波同百岁老人原厦门军分区司令员田军的合影，引言父亲在厦门难忘的文革岁月....

福建省军区政委司令员在京开会

（1）

孩童历尽艰辛事，少年勤作励志坚。

闻讯抗日有赤旗，离别慈颜束戎装

（2）

杀敌游击成一体，抗击敌伪初试枪。

探情游戈胶东地，巧获敌情建功勋。

侦察巧取敌社情，适装变脸获民援。

会战中原驱强寇，解放上海外围战。

大军一登江南岸，授命前驱闽山川。

带兵二营机动走，接头闽指获全情。

支持闽战漳厦胜，奔赴闽南剿匪患。

（3）

整军戍边任团长，正规养成是军人。

学院苦读四年整，立衔换装显威严。
三十而立军威显，五九年底任师长。
大比武上显功绩，镇守东南立新功。
操兵习武严为准，正规训练不容宽。
鹭岛海边整军备，卫国保边立功勋

（4）

文革风卷乱势中，镇边安民入政坛。
转型从政非丘八，细研重思理文官。
为人正直重师表，善理实务顺情办。
历经兵变无改颜，紧随正途有思想。
身为皮将左右膀，走前托咐省军区。

（5）

从军虽回旧职守，整顿省军多事难。

平战结合两不误，振兴民防谱新篇。

劳心劳力身渐差，忙军忙政到花甲。

无衔将军十四年，严管亲属与部下。

四十五年从军职，成绩辉煌众人羡。

从不居功与自傲，与时俱进观念新。

勤奋工作不愿闲，回首平生无遗憾。

（以上七言诗在 2022 年 7 月纪念丛德滋冥诞一百年重新修改。）

照片是中共九大超长卷合照剪辑

（C位的毛主席在本照片的最左面）

老爸在照片中是在第2排靠中的位置，右前排是韩先楚，皮定均，离中间毛主席有15人左右。

本人对中共九大及老爸是正式代表的一些感想。

1，转发九大全体代表合影照局部，这张照片已有53年的历史。是目前我们家里极其珍贵的含有政治意义最高的一张照片。

2，做为福州军区十九名与会代表之一，是何其光荣。就连我当时十岁，看到记录片上有老爸的影头及报上登载一张老爸投票的照片，都非常激动。可见这是老爸军政生涯的高光时刻。

3，在九大中，解放军处在文革错误路线的尴尬处境中，以老帅们和许世友、皮定均为代表的中年一代将领在激烈的斗争中，稳定了大局，军队保护了大量的优秀干部和群众。

厦门更是利用前线不允许造反派越界的有利条件，不仅保护了大量的干部群众和军队不被造反派冲击，更使对岸 10 万军队不敢蠢蠢欲动。

4，老爸是六九年底被任命为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军级），当时是 46 岁。是正当好年华，是成功转型的典范之一。任命书是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正式进入高级军官行列。

文革中军队早期派出了93师李平政委、军分区田军司令员等到地方稳定局面。被造反派嘲骂为“烂苹果”和“炸田鸡”。他们到地方的工作得到执掌部队调动的父亲政治认同和鼎力支持。所以，厦门的局势得到很快的稳定。解除了造反派手中的武器，制止了武斗。

左上图漫画中的叶袁指的是省委书记叶飞和市委书记袁改。

右上图是最近百岁老人被培波请到家中做客的田军司令员。

左下图是早年我们四兄弟同李平叔叔夫妇合影。

右下图是1963年前后李平叔叔用微型相机在他的家门口给我们拍的合影。由左至右：丛培欣、王燕玲、王燕鸣、丛培波。

回目录

11、丛培欣：从父亲在难忘的厦门、福建文化大革命时期谈起——当年文革時的混乱的八闽大地，現在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编者注：厦门文革中，李平政委和田军司令员领导着厦门“支左”部队在一线制止武斗，父亲作为他们的坚强后盾，随时调动部队保护“支左”一线和前沿阵地的安全。我记得当造反派抢夺东平山武器仓库时，父亲指挥着部队，用一个个抬出的办法，保住了仓库。而早期，造反派一度开始占领93师师部，为了不造成群众的伤亡。93师师部

和警卫连以及军官家属有序撤离。我们的家也被造反派占领。我和妈妈三个弟弟经虎头山下的火车隧道步行到华侨博物馆，然后再路过厦门大学，到前线封锁线的 278 团一连，再乘车到云顶岩下的 279 团团部，住在辛团长家。这里用肉眼就可清楚看到小金门。每到双号晚上就要进防空洞防炮。这就是我们孩童时期的“政治避难”。辛团长后来不知道是到哪个师任师长。他的儿子辛鲁宁直到现在还同后来担任过厦门警备区副参谋长的培珊保持联系。那张极其珍贵的 1959 年厦门 31 军鼓浪屿军人子弟小学和幼

儿园的全景合影的照片，就是他提供给培珊的。培珊现在还居住在厦门。这是后话。

厦门在军地密切的配合下，在周恩来总理对厦门前线安全的关心下，很快实现了所谓“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厦门革委会，一度調父亲担任了革委会主任。厦门终于消停下来。这段时期，父亲作了一件歪打正着的围海造田，形成现在厦门美丽的员当湖——岛中内湖的功业。而当初围海造田的目的是为了农业学大寨。社会主义是个崭新的事业，没有一个人知道明确的方向，至今，

终于中国正在迈向强起来的正确道路上。

下文繁体字部分是从丛培欣的回忆录中对福建和厦门文革回忆部分的摘选——

在廈門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市委組織成立的紅衛兵被解散。尤其是在廈門市委書記“被打倒”以後，我們這個保皇派的紅衛兵面臨著轉型期。大家奉行林彪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總之，就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那些我們同學的父母親。當時廈門市委書記袁改的

女兒袁一建、副書記楊佈的女兒楊建梅是我同班同學。

廈門特別於其他所有城市，因為廈門曾是8.23炮戰的前線，是產生英雄小八路（中國的少先隊現在的隊歌就是描寫廈門參戰少年的電影《英雄小八路》主題曲）的地方。

（現在的中國少先隊隊歌的歌詞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不怕困難，不怕敵人，頑強學習，堅決鬥爭。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向

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沿著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愛祖國，愛人民，少先隊是我們驕傲的名稱。時刻準備，建立功勛，要把敵人，消滅幹淨。為著勝利勇敢前進，為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為著勝利勇敢前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這裏軍隊密集，軍人子弟多而抱團。這裏集聚著 31 軍、空八軍、海軍廈門水警區、情報三局、福建前線廣播電臺、後勤 18 分部，以

及莆田 28 軍、閩北指揮部等的大量的軍人子女。

他們以廈門一中的軍人子弟為主，聯合了廈門所有的中小學的軍人子弟成立了中國僅見的軍娃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廈門前線“八一”紅衛兵。他們中年齡最大的是高中一年級學生，小的到小學三年級。

我當時是就讀廈門一中初一年級，我負責“八一兵”的聯絡站。最早的轉型談判由聯絡站主導，我找來了廈門革命聯合指揮部（革聯）的總頭、廈門大學的造反派领袖林金銘談加入造反派的事宜。談後沒幾個月，這位風雲一時的廈門造反派

領袖在 1967 年 6 月 2 日的武鬥中死去。

在這裏我選摘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副教授葉青博士在《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 第 4 期“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之特征 ——以福建紅衛兵組織為個案的分析”一文中的部分內容，可以喚起人們對廈門文革亂象的一些回憶。

“……紅衛兵組織最早發源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6 年《五•一六通知》宣告撤銷以彭真和陸定一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另設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組。5 月 25 日下午，北京大學的聶元梓

等人貼出針對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張大字報。5 月 29 日，清華附中蔪大華、王明銘、駱小海為首十幾名學生聚集在圓明園舊址，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8 月 1 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復信和 18 日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紅衛兵組織蜂起。

……在北京紅衛兵鼓舞下，福建的學生們也開始行動起來…6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北京大學聶元梓等 7 人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消息，《福建日報》當天還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

鬼蛇神》…翌日，廈大經濟系、中文系、外文系的少數學生貼出大字報，揭發廈大黨委在工作中的‘錯誤’和‘問題’，點了學校領導人陸維特、張玉麟、未力工的名。當天晚上，有的學生把黨委書記陸維特揪到系裏去鬥爭。福州大學也於6月4日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參加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並成立‘文革辦公室’同一時間，福州大學黨委書記張孤梅、福建師院黨委書記曾鳴以及其它領導同誌挨鬥。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學生反應也十分‘熱烈’。福州一中部分學生當即貼出

大字報，隨後全市 40 所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相繼貼出大字報。…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辦法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學生‘停課鬧革命’，廢除所謂的‘資產階級考試制度’，並停止了招生。畢業設計、寫畢業論文也被作為‘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產物’予以取消，應屆畢業生推遲畢業，留校搞運動。…

7 月 3 日，福建省教育廳頒布《關於中等學校不舉行學期考試的通知》…

7月5日，省教育廳、省人事局聯合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師範學校推遲畢業的通知》。…

根據上述一系列通知、規定，福建大、中、小學開始全面‘停課鬧革命’。校內外貼滿了揭發和批判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學校動亂逐步向社會上蔓延。

為了穩定福建局勢，根據‘五•一六通知’和華東會議的精神，6月16日，省委召開全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部署的決定》，要求各地

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這樣，福建省各市縣先後派出工作組進駐各大專院校及部分中學，福建省委派出以陳玉西為團長、張格心為副團長的工作團進駐廈門大學，領導全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省委工作團進校後，宣布工作團領導全校的運動，廈大黨委停止領導工作，集中精力學習。10 日，廈門市委向一中、八中、集美中學、集美航校等各中等學校及文化團體派出文革工作隊，領導文化教育部門的運動。福州從 6 月 6 日起，市委先後向全市 42 所中等以上學校（包括福建教育學院）派出 42 個工作組（隊）…

1967 年 6 月 28 日，廈門大學反工作團的林銀鵬等學生貼出第一批批判工作組的材料。7 月 1 日中文系學生林金銘（1966 年 8 月 26 日成立的廈大紅衛兵獨立團負責人）、朱開平、湯木生、張起個 4 人咬破手指寫了‘赤血紅心誓死保衛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血書。8 月 5 日，林金銘、朱開平、湯木生等給毛主席打了一封電報，‘控訴省委廈大工作團殘酷鎮壓廈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7 月 28 日，毛澤東憤怒批評中央一線派工作組的做法。8 月 1 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

附中紅衛兵的消息。8 月 4 日，省委迅速作出了《關於撤銷大、中學校工作隊（組）的決定》。決定指出：在撤銷工作（組）之後，大、中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師生員工分別選舉成立領導文革的群眾組織負責領導。8 月 10 日，廈門市委在全市萬人大會上宣布撤走文革工作組的決定。當天，省委工作團撤離廈大。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決定的傳達，對福建省各高校震動很大。11 日，廈門市 3 萬人上街遊

行，擁護中共中央公布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決定。…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又通過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為此，8 月 15 日，福建省委發出學習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十六條》的通知，要求各學校建立健全革命組織，各地市機關根據情況逐步成立革命群眾組織。

8 月中旬，福州、廈門等地學生界出現第一批紅衛兵組織，即福州紅衛兵總部（東海前線紅衛兵的前身）、廈門大學紅衛兵總部、廈門前線八•一紅衛兵（廈門最早的紅衛兵是早於紅衛兵總部和廈門前

線八•一紅衛兵的由市委牽頭召集部分中學生成立的市委紅衛兵——中國軍娃作者註）。

1966 年 8 月中旬—10 月中旬又成立了一批人數較多、規模較大紅衛兵組織，如毛澤東思想福建革委會（簡稱‘革委會’）、福建前線紅衛兵（簡稱‘福建兵’）等。

1967 年 1 月在‘一月風暴’奪權行動和‘反經濟主義之風’中，一些立場、觀點相同或相近的紅衛兵組織結成松散的聯盟——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總司令 部。文革時期，福建紅衛兵組織遍布全省，真可謂名目繁多，數不勝數。

…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旗幟雖然飄揚了幾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階段中，紅衛兵的含義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身份多變，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所謂‘老紅衛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紅五類’子弟為基本隊伍，如福建1966年8月中旬成立的東海前線紅衛兵、廈門紅衛兵總部、廈門前線八•一紅衛兵等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組織，它們基本上是在首都串聯到本地的紅衛兵的鼓動之下，在省市地方組織直接鼓勵或幫助下成立的。…福建紅衛兵組織一開始就和血統論結下了不解之緣，紅衛兵組織奉行‘成份’至上

原則，吸收對象的宗旨是以‘紅五類’子弟為主體，吸收在運動中表現積極的部分其他勞動人民子弟。‘不紅不黑’的只能經過挑選後吸收進外圍組織，而‘黑五類子弟’則是‘狗崽子’，‘求紅五類為外圍’而不得。組織的頭頭要麼出身好，要麼是黨團員骨幹。…廈門一中紅衛兵總部創作的《紅色暴動歌》這樣寫道：‘山在動，地在搖，紅色恐怖來到了！黑七類屁滾尿流，狗崽子渾身在發抖。自來紅們齊暴動，向舊世界刺刀見紅。殺——殺！殺！沖啊！’”

廈門在簡稱“革聯”和“促聯”兩大派（也進入到兩黨政治）的“文攻武鬥”中陷入無政府狀態。

解放軍駐廈門部隊的最高軍事領導是我父親，當兩派造反派搶了槍支彈藥打起來的時候，軍隊奉命不能開槍，將原有的廈門市區指揮部拱手讓給了造反派當基地。全部撤到造反派不能越過的前線警戒線以內的戰時指揮所去了。

“八一兵”在廈門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剛成立時，為了表示對“保皇兵”那一段歷史的懺悔，袖標全都掛在小手臂上，叫下半旗。但“八一兵”在所謂造反中卻沒有

起什麼作用，原因是要打倒的都是自己少年朋友的父母親，誰能下得了手。由於掛上了造反派的牌子，反而對這些老幹部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八一兵”的後期，不少地方幹部以及百姓的子弟也都紛紛加入進來。

“八一兵”占領廈門少年宮為司令部，那裏有一個大的少年圖書館，書被堆在倉庫的地上象一座小山，我的少年讀書活動就在真正的書堆上開始。

在這個書堆上我找到的書有：水滸傳、三國演義、創業史、呂梁英雄傳、紅旗譜、暴風驟雨等等，

外國的書籍僅限於科幻小說和偵探小說，如海底兩萬裏、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神秘島以及福爾摩斯偵探集等等

雖然，真正系統的了解西方文學是在上大學以後，但從這裏我們開始張開了雙眼，開始了解世界和思考世界。

中國有著崇尚知識，崇尚科學的民族傳統，古訓中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文革意為文化的革命，就是要把不屬於社會主義的所有文化全部

“革命”。但適得其反，孩子們在書堆裏慢慢了解到文化是歷史的，是世界的，是多維的，是海納的，文化只有繼承和發展，只有揚棄和光大，沒有命可革。

早年的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有類似之處，但即便在現今的如此轟轟烈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孩子們也根本沒有理會那些禁令，仍然如饑似渴的吮吸著中國的和全世界的文化營養。

我知道，沒有那時的文化積澱，我不可能後來考上南開大學，也沒有基礎現在來寫這本書，更沒有今

天對世界的思考、對人類的思考、對社會的思考，也不可能寫出有關人類學的《相反論》。

而當時，在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時間裏，只有幾本特定的小說，八部樣板戲和激進的造反歌曲。

文化革命的結果是文化文藝陣地上萬馬齊喑。

文化革命的最後結果是人民在真心的歡呼中趕走了文化革命的領導人“四人幫”。

.....

编者注：文革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对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摧毁，剥夺了

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后悔和像陈小鲁这样主动道歉的事例。下面的一段摘录引人思考（请看繁体字部分）：

當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廈門的以 31 軍軍人子弟為主，包括了空軍第八軍、海軍廈門水警區以及閩北指揮部、後勤十八分部和情報三局的子弟一起成立的紅衛兵組織。這些通信還體現了紅衛兵狂熱革命情感的余熱。

沒有當上兵的軍娃們大都到農村去了，我們定點的知識青年下鄉的縣是福建省的上杭縣，是中共紅軍時期的一個重要的會議“古田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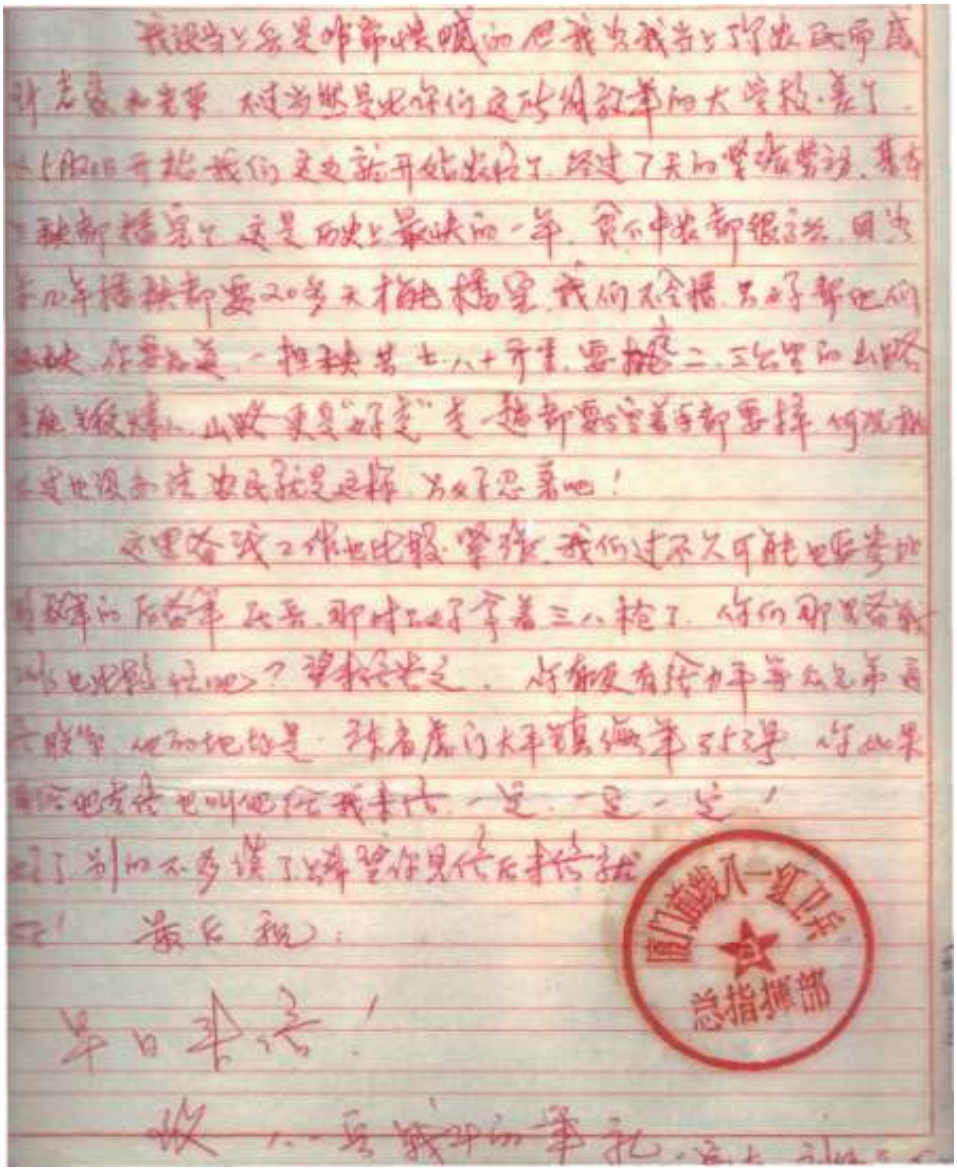
議”的地方。他們在來信中寫道，“我為我當上個農民而感到自豪和光榮...一擔秧七八十斤重，要走二三公裏的山路，真能鍛煉人...”“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八一兵的戰旗飄四海，...為了毛主席，我們寧願前進一步死，也不後退半步生....”雖然他們最後沒有犧牲，而且都離開了那裏回到廈門，但他們經歷了我們所沒有經歷的更艱苦的農村生活磨練，他們有的後來也參了軍，有的就在地方工作至今。但當時，他們都已下了定決心和貧下中農結合一輩子。上山下鄉的他

們還滿懷熱忱的保存了當時紅衛兵組織的公章。

記得那時有一件事讓我震撼，在我參軍頭一年和他們的通信中，他們居然寄來了當時古田會議展覽館裏紅軍旗幟的一小角，表達了他們對紅軍的向往。這一塊小綢布是他們冒著危險，潛進古田會議展覽館，把那面复制的大旗偷出來後肢解掉寄來的。當時，我真為他們捏一把汗，看看小紅衛兵多麼“热爱红軍”。错不在孩子們，而在文革，他們當時還是15、6岁的孩子，他們的艰苦经历使我們想起那部经典

的電视劇《知青》。这些都令人們深深的思考。我珍藏了他們的来信。

我們打江山的父母親們也在迷茫中，我也看到父母在文革的无奈中摇头。



回目录

12、1986 年 3 月 31 军首任军长周志坚在集团军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编者注：

父亲丛德滋从 1947 年 8 月 13 纵队成立开始，至 1970 年离开 31 军到福州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在 31 军工作了 23 年。周军长的这篇讲话是 13 纵队、31 军前半生的活历史。讲话中他也提及父亲丛德滋和许多 31 军将

领和作战英雄，值得参考。下面是他的讲话全文，网上也可以搜寻到。

集团军各位领导同志、军机关和到会的同志们：

今天，在分别33年之后，我应集团军和原福州军区几位老同志的约请又回到厦门，看望老部队，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以一个红军老战士和十三纵、集团军的一个老兵的身份，向同志们致以战斗的敬礼！对集团军首长和同志们召开这样一个欢迎会，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田世兴副司令、张志勇政委两位老战友专程从福州赶来陪同我一道活动，我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于1946年中原突围之后经延安到了胶东，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7 年 2 月胶东军区成立新五师（也就是现在的 32417 部队）我兼任师长。当年 8 月成立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我任司令员，1949 年 2 月部队由纵队改为军，我改任军长。1953 年 7 月东山岛保卫战之后，调北京军事学院学习，从此就离开了我战斗和工作 6 年多的集团军 。

集团军领导同志要我向同志们讲几句话，我离开多年，现在也休息了，不能做什么指示，我讲几点感想。
首先，我感到我们集团军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
集团军的前生是华野第十三纵队，成立于 1947 年 8 月，当时只有 109 团、110 团和 112 团是抗日战争时

期的部队，其余的几个团都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由胶东各军分区、县地方武装组建起来的。
纵队刚成立时，正值我刘、邓大军打到大别山，我华野主力挺进豫、皖、苏。蒋介石为了挽救其败局，迅速结束山东战局，转兵他用，破坏我华东的后方，切断我山东与华北、东北的联系，命令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6个整编师(军)组成“胶东兵团”向我胶东解放区进行垂死性的大举进攻。
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虽然部队成份新、装备差，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可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指导下，在华野和东线兵团首长的正确指挥下，经

历了５个多月的胶东保卫战。首先在内线阻击，大量消耗和分散敌人力量，在我纵队转移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配合兵团主力进行胶河战役，一举攻克掖县城，歼敌整编第八师，独立旅一个团。接着在兵团发起胶高追击战役中，我集中主力在敌人心脏地区，攻克莱西孙守和夏格庄之敌 57 旅一个加强团，并将敌整编 54 师东犯海阳的２个旅８个团围困在海阳，在一个多月的围困战斗中在玉皇顶、洪山、神童山等高地的攻防作战中予敌以重大杀伤，粉碎敌人反扑和重犯内地的企图，迫敌人从海上撤回青岛。在莱阳战役中我纵队主力配合兄弟部队全歼莱阳守敌，同时在将军顶浴

血奋战５昼夜抗击敌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两个旅的轮番攻击，与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８个旅重占莱阳的企图，保卫了胶东革命根据地。

接着于 1948 年打出了胶东，进行了胶济铁路西段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周村、张店、淄博和潍县，打烂了敌人在胶济线西段的防守体系，使胶东、鲁中和渤海几个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向津浦铁路中段进击，和兄弟部队一起进行了兖州、济南战役，解放了全山东。我纵队在兖州、济南这两次对敌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的攻坚作战中，都担负了坚巨的主攻任务，对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济南战

役中，第 37 师 109 团，也就是现在的 32412 部队，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并授于“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

1948 年 11 月至 1949 年 1 月，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诸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决定中国革命进程的三大决战之一——淮海战役。我纵队遵照毛主席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在山东兵团首长指挥下，首先切断陇海路，攻占曹八集，分割了敌黄伯韬兵团和邱清泉、李弥兵团的联系，为尔后全歼黄伯韬兵团和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为了开壁南线战场，在江淮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了安徽省的灵壁城，

全歼守敌一个师，并把向北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赶到淮河以南。随后，在中原野战军首长的指挥下，和兄弟部队一起包围并全歼了黄维兵团，活捉了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淮海战役胜利后，纵队改番号为陆军军，归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建制。

1949 年 4 月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号令下，参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伟大战役。我军从江阴渡过长江后，便长驱直入，向南实施追击。并和兄弟部队一起，将南京溃逃之敌 5 个军，歼灭于皖南广

德山区。而后挥师东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浦东作战，在九兵团首长指挥下，首先以长途奔袭的手段，一举攻克周浦镇，而后便在敌人坚固设防的水网地带，同敌人展开了反复争夺，打垮了敌人在海、空军和坦克掩护下的疯狂反扑，最后我集中主力全歼了高桥地区之敌，直插三岔港，封闭了黄浦江口，粉碎了敌人破坏上海和夺江逃跑的企图，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上海。

1949 年 6、7 月间，在三野第十兵团的编成内进军福建。部队不顾天气炎热和山高路远，翻仙霞岭，越武夷山，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千里行军，于 1949 年 7 月底集结于闽北古田县境内。尔后向战区开进，

发起福州战役，首战丹阳，连江，再战闽安，马尾，封闭了闽江，切断了福州守敌水、陆退路，合围福州，与兄弟部队一道于 8 月 17 日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市。紧接着，我军马不停蹄向闽南进军，发起了漳（州）厦（门）战役。我军采取远距离迂回、奔袭和分割的战法，首先打下同安、灌口、长泰，切断了漳州敌人与厦门的水、陆联系，与此同时我军主力一举解放了闽南重镇漳州，并乘胜追击逃敌，将刘汝明兵团主力六十八军歼灭于石马、港尾地区，活捉敌六十八军参谋长张星伯，攻占了嵩屿半岛，歼敌 11000 余人。接着我军在霞阳，海沧和屿仔尾集结，进行渡海攻坚作

战的准备。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正在准备解放厦门的全军指战员是个巨大的鼓舞。10 月 15 日我军主力分别向鼓浪屿和厦门岛西北部的石湖山和寨上地区实施渡海攻坚作战。由于风向和船只等原因，向鼓浪屿渡海登陆的部队攻击挫。从石湖山，寨上地区登陆的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滩头上与敌人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战斗，终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厦门岛。在兄弟部队接应下，我二梯队上陆之后，打垮敌人的反击，然后分兵三路，将市区和东南半岛的敌人合围于塔头、白石炮台和曾山脚下。全歼守敌 27000 余人，我军俘敌中将师长李益智以下官兵 13000 余人，取得

了渡海攻坚作战的胜利，以解放厦门岛的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我军从 1947 年 3 月至 1950 年 5 月在 3 年多的解放战争中，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等八个省市，进行了主要战斗 200 余次，共歼敌 154000 余人，在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我们集团军应有的贡献，并一直担负着保卫祖国东南海疆和支援福建建设的光荣任务。

我们现在讲我军的光荣历史，讲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想到这是党中央以及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明

领导和正确指挥的结果。作为我们集团军来讲，每一次胜利又是在华野、第三野战军、山东兵团、十兵团首长的正确指挥下所取得的，这些胜利和光荣应首先归功于党、归功于他们。还应想到，胜利的取得，是广大人民、特别是山东、胶东广大人民长期培育和大力支援的结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还应归功于我们纵队、军的广大指战员，是他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浴血作战换来的，所有胜利和荣誉都是我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取得的。可以说，没有十三纵队，就没有我周志坚。我们特别不能忘记在 3 年多解放战争中，为了夺取胜利，我军也付出

了 38000 多人伤亡的代价。有 6000 多位革命烈士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我们前面倒下了，其中有第 37 师政委徐海珊、110 团代理团长王连印、113 团副政委荣育德、114 团副团长常建德、112 团参谋长张子江、32412 部队团长王兴芳、32413 部队副参谋长张钦芝等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以及于宝贤、曲光喜、于双林等英雄模范人物。这些革命烈士没有看到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他们长眠在齐鲁、中原和江南大地上，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第二，我感到我们军是个能打硬仗的好部队。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有4个主要特点：

一、部队政治觉悟高，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参加革命战争非常积极。十三纵队诞生于我党建立较早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指战员从小就在家乡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救中国，儿童团、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民兵都参加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特别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农民为了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而踊跃参军参战。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仇恨，对参加革命战争非常积极。从保卫胶东到解放全山东，从横渡长江到进军福建直到全国解放，能够在长

期革命战争中忍受艰苦、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无论在任何艰难危急的场合，都能与敌人战斗到底，这是非常可贵的。大家都说胶东兵觉悟高，十三纵队上进心强、好动员、听号召，我想，这是我们部队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二、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养造就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十三纵成立之初，在纵队和师、团干部中就有一部分红军干部作为领导骨干，还有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后来，在本部队又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政工干部和后勤等专业技术干部。如纵队成立时 37 师师长高锐，38 师师长张怀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到 1948

年济南战役时，纵队的师、团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本部队成长起来的胶东干部，如109团团长田世兴、112团团长黄冠亭、115团团长徐援以及大多数团的副团长、参谋长等大批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们都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具有领会上级意图快，执行命令坚决，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不叫苦，能连续作战等好的素质和战斗作风。我们也有一支好的政工干部队伍，如战争年代曾担任37师副政委的丁钊、38师政治部主任聂鸣九、109团政委张志勇、112团政委赵强、马尔东、116团政委颜红、109团副主任黄相和等。这些政工干部都具备党性强，作风好，能密切联系群众，

作战勇敢的特点，并具有相当的军事素质。由于这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工干部又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营、连基础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一般说胶东部队的干部年纪都比较轻，大都在二十四五岁就当团的干部，他们的斗争和工作经验丰富，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从以后的发展也可看出这一点：80年代初，我们军的干部在全军担任大军区领导职务的就有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高锐、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李燧英、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田世兴、副政委颜红，现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斌。至于担任军和省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军长、司令、政委的就更多了，如宋忠贤、丛德滋、张

志勇、张宗德、丛立志、王保田、王林德、李平、王锡坤、王昭坤、任焕彩等同志。

三、我们军有个好作风

1、部队上进心强，具有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论是打仗还是工作，不但不拖别人后腿，总想做得更好，超过别人；另外竞争性强，战斗中不打滑头仗，大兵团作战，整体观念强，因而在战斗和工作中涌现出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如：“一英八模”的黄相和，战斗英雄刘坤、蔡萼、林喜云、孙良洪，工兵英雄倪福，越海侦察英雄胡维志、张文升，抢救模范王常德、陈勇、王明，模范管理排长徐德仁，模范机关干部洪家德、姜志增等。还在

战斗中涌现出大批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如：“济南第二团”、“象山连”、“掖城连”、“常胜连”、“厦门登陆先锋排”等等。

2、坚决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不怕伤亡，不怕困难，在关键时刻顶得住，冲的上。象济南战役中的32412部队、32413部队，兖州战役中的32435部队、将军顶战斗中的32437部队、上海战役中的32436部队、邹围子战斗中的32449部队。

3、能吃苦、不怕难，能打善走，机动能力强，能连续作战。过去叫做“边打边动员、边打边组织、边打边补充”。比如一个部队接到上级任务就要立即行动，没有动员教

育的时间，只能一边开进一边传达任务，在行军作战中进行宣传鼓动；边打边组织就是在战斗过程中，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和伤亡情况，及时调整部队战斗组织；边打边补充，就是把战场中从敌军中解放出来的士兵及时补充到连队，象有的连队投入战斗时有120人，战斗中虽然伤亡了几十个人，战后却变成了150多人。

4、讲政策、守纪律，爱护人民群众，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团结友邻和兄弟部队，讲风格、顾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因此，我们纵队、军在胶东、在鲁中、在中原、在江南各个战场上都给人民群众和兄弟

部队留下了好的影响，有较高的声誉。

四、我们军的司、政、后机关，都能很好地发挥机关组织领导作用。各级机关能够积极负责，业务较熟练，工作积极主动，作风深入，熟悉各个部队情况，工作的主动性和计划性较强，能以自己的努力来弥补首长的不足，也能以自己的工作更好地贯彻首长的决心和意图。当年高锐师长、张怀忠师长都当过参谋，当年的团长黄冠亭、王亚明等都做过机关工作。全国解放后，当时纵队、军的部长、科长成为总部的部长和一个部门的领导，如总政联络部长杨思德，军事博物馆馆长

赵工。他们当时都是首长的得力助手。

我们的参谋机关，组织计划周密，用起来灵活，指挥得力；政治机关能根据党委的意图，主动及时地布置和安排工作，而且工作做得深入实际，生动活泼。后勤机关，在当时及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部队打到哪里，都能保证有饭吃，有充足的弹药器材，伤员也能及时得到救治和转运。当时后勤部的领导于云彬、徐元敏、李庆华等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

第三、我的希望

我们纵队、军的发展和全军一样，是走着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曲折到胜利的道路。30 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在原福州军区党委、首长和机关的领导下，长期担负着坚守祖国东南海防，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部队各方面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这次精减整编，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既保留了原有的基础，又扩大了部队，成为一支更加强大的部队。但在南京军区野战军的行列里，比起兄弟集团军来说还是小弟弟。在新的历史时期，集团军担负着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号召部队整编后在三个方面要有新的突破：一是

在改革训练，特别是要在探索集团军合成训练、指挥自动化和一体化方面要有新突破；二是在培养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素质，对干部队伍四化建设方面要有新的突破；三是要充分利用沿海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优势，在生产经营方面要有新的突破。集团军党委和首长在部队精减整编任务十繁重的情况下，组织干部对闽浙赣战区进行了勘察和演习，抓紧了部队正规化训练和干部的培训工作，抓了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军民共建工作。最近，总后和南京军区后勤部又在这里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我想，你们一定能在上级党委、首长和机关的领导下，经过集团军全体同志的努力，

开创一个新局面。最近我到部队去，部队领导都表示决心，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争取走在兄弟部队的前头，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在厦门、漳州干休所看望了离休的老同志，他们说是我们把他们从胶东带到福建，我说他们是十三纵队、集团军建军的骨干，我们都是战争幸存者，我们已经完成了打江山和保卫祖国的任务，今后振兴中华，保卫四化，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革命军队，担负保卫祖国建设四化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你们这一代肩上。希望你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把我们集团军建设的更好，象我们战争年代那样，坚决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区党委、首长

和机关赋予你们的各项任务。我相信，你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到明年，即 1987 年 8 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也是我们十三纵队、集团军成立 40 周年，我祝愿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争取更大成绩。

作者简介

周志坚（1917—2005），原名周裕发。1917 年 1 月 12 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夏店镇周家湾村。1929 年参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志坚历任战士、通信员，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交通队班长、排长，红九军军部交

通队副队长、政治指导员，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政治委员、副团长、团政治委员，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长，红军大学高级科学员，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第十二师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以及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过草地。

抗日战争时期，周志坚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队学员兼区队长，中共河南省委徐州工委砀山干训大队教员、豫东工委军事部长兼豫东八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纵队第二团团长兼政治

委员、纵队平汉支队(后改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旅长等职。先后指挥部队参加了白兆山、礼南、礼北、浠水、港十二、朱乐山、安家台子、关阳、尹家集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周志坚历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山东省胶东军区新五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军长。先后参加了中原突围和胶东保卫战、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州、厦门等重大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志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一军军长，总政治部高级干部文化班学

员，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舟嵊要塞区司令员，政治学院学员，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顾问，南京军区顾问等职。1950 年 5 月和 1953 年 7 月，他先后两次在上级领导下，率领部队进行渡海登岛作战，解放并从国民党军队手中重新夺回福建东山岛。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2 年 6 月离职休养。2005 年 6 月 9 日 22 时 42 分在武汉逝世，享年 89 岁。

回目录

维护核心 听从指挥
美篇 @李泽民
www.meipian.cn/c/67938207

13、 31 集团军的前世今生

李泽民

05/29/20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该纵队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军区所属胶东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7 年 2 月，为保卫胶东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东军区将所属胶东军区特务团和滨北、东海军分区各 1 个独立团组成第 6 师。4 月，第 6 师改称第 5 师，又以西海、北海军分区各 1 个独立团和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组成第 6 师。8 月，再以北海、滨海、东海军分区各 1 个独立团组成第 7 师。各师成立后，在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指挥下，先后参加沙河追击战、胶济路

（青岛—济南）东段战斗、太保庄战斗，积极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8月下旬，以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及所属部队为基础，在山东省招远县、掖县（今莱州市）组成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共2.3万余人，隶属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后滕海清、李迎希任副司令员），陈华堂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继开、黎有章先后任参谋长。

第5、第6、第7师依次改称第37、第38、第39师。9～12月参加胶东保卫战，在招远、海阳、莱阳等地阻击国民党军向胶东腹地进犯。

1948 年春，第 13 纵队转入休整，进行新式整军。4 月，转战胶济路中段，参加潍县战役，会同兄弟部队于潍县（今潍坊）东、西两线顽强阻击济南、青岛国民党军增援，保证了攻城作战的胜利。5 月挥师西进，参加津浦路（天津—浦口）中段战役。7 月上旬，会同第 7 纵队攻克兖州。9 月，在济南战役中，担任攻城总预备队，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商埠，突破外城，强攻内城，连续激战 8 昼夜，解放济南。战斗中，第 37 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牺牲。第 37 师第 109 团在攻城中勇敢顽强，首先突破西南角城垣，战后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该团“济南第二团”称号。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攻克

曹八集，并会同兄弟部队围歼黄百韬兵团。随后，与江淮军区部队协同作战，解放灵璧，追击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等。

1949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 10 兵团。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姚运良任副军长，黎有章任参谋长，方中铎任政治部主任。第 37 师改称为第 91 师，高锐任师长，张英勃任政治委员；第 38 师改称第 92 师，徐体山任师长，张英任政治委员；第 39 师改称第

93 师，傅绍甫任师长，余明任政治委员。全军共 3.2 万余人。

4～5 月参加渡江战役，于江苏省靖江县渡江登陆后，控制江阴城，占领武进（常州），会同兄弟部队攻占宜兴，切断南京、镇江国民党军向东的退路，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 5 个军于郎溪、广德地区。在解放上海的作战中，会同兄弟部队攻占浦东，断敌海上退路。

7 月进军福建，在第 10 兵团指挥下，先后参加福州战役和漳厦金战役，在解放福建全省战斗中，歼国民党军 3.7 万余人。

11 月，高锐任参谋长。1950 年 5 月，第 31 军在第 32 军第 94 师的配合下解放东山岛。 1952 年 5 月，归福建军区领导。长期驻防福建厦门。

1953 年 7 月，金门国民党军胡琏部 1.2 万余人偷袭东山岛，我军守岛部队在第 31、第 28 和第 41 军等部的支援下将敌击退，歼敌 3000 余人，这是我军取得的打击国民党军窜犯活动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1958 年军属炮兵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八•二三炮轰金门”战斗，以后的炮轰金门、马祖的任务也是有该军承担的。直至 1979 年元旦，国

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1985 年陆军第 31 军改编为陆军第 31 集团军，下辖第 91、92、93 师和原 29 军 86 师（前身为鲁中军区第 4 师，1947 年 2 月改为华中野战军第 8 纵队 22 师，1949 年 2 月改为第 26 军 76 师。原驻山东，1967 年南下江西“支左”。转隶第 29 军后改称第 86 师）。

四个步兵师。并编入坦克旅、炮兵旅（原炮兵第 3 师与陆军第 87 师一部合编）和高炮旅。第 261 团转隶步兵第 92 师。

90 年代中期以后，全军编制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步兵第 93 师于 1996 年改为武警机动师。

1998 年该集团军参加了九江抗洪抢险，其步兵第 92 师 275 团 2 营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洪抢险英雄营”荣誉称号。之后，步兵第 92 师改为摩步旅，坦克旅改编成水陆两栖装甲旅，高炮旅则改防空旅。

1999 年国庆阅兵式上，第 31 集团军的 35mm 高炮组成了车辆第 15 方队。近年由于台海形势紧张，第 31 集团军的动向颇受人关注。1995 年以来，解放军在东山岛举行的多次

大规模登陆作战演习均有该集团军的参与，如1995年11月的“成功5号”，1996年3月的“联合96”及2001年6月的“解放一号”等三军联合作战演习。

所属各部沿革 第91师的前身是1947年2月组建的胶东军区第6师，4月改称胶东军区第5师，1947年8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为37师，1949年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91师。该师是胶东出来的第三个5师，有部分老部队做骨干进步很快，形成了顽强的战斗作风，部队装备好，擅长攻坚，战斗力较强，是军主力师。 271团的前身是1944年9月

成立的胶东军区特务团，1947 年 2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为第 16 团，4 月改称胶东军区第 5 师 13 团，1947 年 8 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 37 师为第 109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1 师 271 团。该团基础较好，作风勇猛顽强，战斗力强，是军、师主力团，是著名的“济南第二团”。 272 团的前身是 1940 年 11 月底由国民党赣榆保安旅第 1 团 3 营及团警卫连改编的山东纵队第 2 旅独立团，1942 年底改编为滨海军分区独立团，1943 年 10 月，与日照县大队合编为滨海警备团，1945 年 8 月编入新组建的山东军区警备第 10 旅为第 19 团，后

改编为滨海军区第 1 军分区独立团，1946 年 7 月随所在分区划归胶东军区建制改称胶东军区滨北军分区独立团，1947 年 2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为第 17 团，4 月改称胶东军区第 5 师 14 团，1947 年 8 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 37 师为第 110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1 师 272 团。该团是滨海军区的老基干团，是 31 军历史最老的团队，部队基础好，战斗经验丰富，作风勇猛顽强，战斗力强，是军、师主力团。 273 团的前身是 1946 年 1 月由东海军分区基干武装组建的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 2 团，同年 9 月改称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

1 团，1947 年 2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为第 18 团，4 月改称胶东军区第 5 师 15 团，1947 年 8 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 37 师为第 111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1 师 273 团。该团是胶东的第七个东海团。

第 92 师的前身是 1947 年 4 月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1947 年 8 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8 师，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该师是胶东出来的第三个 6 师，作风好装备好，能攻坚，战斗力较强，是军主力师。 274 团的前身是 1945

年 8 月下旬由西海军分区基干武装组建的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独立第 1 团，1947 年 4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为第 16 团，1947 年 8 月下旬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8 师 112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 274 团。该团是胶东出来的第三个西海团，部队基础好，部分连队是抗战期间老西海团的独立连，作风过硬，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是军、师主力团。 275 团的前身是 1946 年 9 月由北海军分区基干武装组建的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独立第 1 团，1947 年 4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为第 17 团，1947 年 8 月下旬随所在师编入

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8 师 113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 275 团。该团是胶东出来的第四个北海团，部队进步较快。 276 团的前身是 1946 年 8 月起义的国民党交警第 15 总队第 1 大队，后改编为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1947 年 4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6 师为第 18 团，1947 年 8 月下旬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8 师 114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 276 团。

第 93 师的前身是 1947 年 8 月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7 师，1947 年 8 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9 师，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3 师。 277 团的前身是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新的独立第 1 团，1947 年 8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7 师为第 19 团，1947 年 8 月下旬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9 师 115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 277 团。该团是胶东出来的第五个北海团。 278 团的前身是 1946 年 8 月由滨北军分区基干武装组建的胶东军区滨北军分区独立第 2 团，1947 年 8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7 师为第 20 团，1947 年 8 月下旬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9 师 116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 278 团。该团是滨海军区的地方武装。 279 团的前身是 1946 年 10 月由东海军分区基干武装组建的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第 2 团，1947 年 8 月编入新组建的胶东军区第 7 师为第 21 团，1947 年 8 月下旬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为 39 师 117 团，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 92 师 279 团。该团是胶东的第九个东海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是胶东拉出来的第三支野战纵队，部队诞生在胶东保卫战的硝烟中，经过战莱阳、攻兖州、克济南、破碾庄、略厦门，成长为第三野战军的攻坚新

秀，第 10 兵团的主力军，是福建前线的钢铁雄师。

31 集团军的前世今生：

● 1949 年 2 月 15 日，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在江苏泗阳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辖第 91、92、93 师和炮兵团、教导团，隶属第三野战军第 10 兵团。

● 1949 年 11 月，军部移江安海，隶属华东军区。

● 1949 年 12 月，成立船管部和 3 个船管团(1952 年 6 月撤销)。

● 1950 年 9 月，91 师移海澄至东山岛一线，92 师移惠安崇武至南安大伯岛地段，93 师移“三岛”及同安沿海。

● 1950 年 12 月 16 日，军部移同安县城，93 师担负厦门岛守备任务。
● 1951 年 1 月 25 日，军部移厦门岛，92 师主力、91 师先后进驻厦门岛。
● 1951 年 4 月，抽调干部战士 2427 名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暂编第 28 团，开赴朝鲜战场。
● 1952 年 7 月，31 军担任仙游至诏安地段的海岸防御和厦门、东山等岛守备任务。
● 1953 年 3 月，厦门岛以北海岸和“三岛”防务交福建军区直接指挥。
● 1955 年 2 月 11 日，31 军隶属南京军区。

● 1956 年 7 月 1 日，31 军转隶福州军区。

1955 年前后 31 军军部、93 师进驻厦门岛。91 师驻漳州、92 师驻同安

1962 年台海备战，31 军军部移驻同安坂头（本版主注）

● 1969 年 11 月 20 日，92 师与 29 军 85 师互换建制。

● 1975 年 4 月，85 师与 29 军 92 师再次互换建制。

● 1985 年 6 月 5 日，31 军重新隶属南京军区。

● 1985 年 9 月，31 军改编为 31 集团军。辖步兵第 91 师、第 92 师、第 93 师，步兵第 86 师调入 31 集

团军，并编入坦克旅、炮兵旅、高炮旅。

● 1996 年 10 月，93 师转隶武警部队建制。

● 1998 年 9 月后，92 师改编为摩步旅，坦克旅改编为水陆两栖装甲旅，高炮旅改编为防空旅。

● 2017 年 4 月，以 31 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陆军第 73 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省厦门市，隶属东部战区

福州军区

福州军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撤销的一个大军区，下辖福建省军区、江西省军区。1985 年合并入南京军区。

1956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命令:为适应平时领导国防建设和战时指挥作战的需要，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划出，另行组建福州军区，直属国防部建制、领导;福州军区的领导机构，以原福建军区的领导机构改编组成。

1956 年 7 月 1 日福州军区在福州市正式成立。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刘永生任副司令员，刘培善任副政治委员，黎有章任参谋长，廖海光任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除兼福建省军区外，辖江西军区和军区炮兵、工程兵、公安军及驻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

军区机关驻福州市。建制属于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或其他部队的单位和一批医院、仓库、学校等，共计 15.1 万余人。
随着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1956 年 7 月底撤销了建阳、闽侯、永安 3 个军分区，福州军区直辖 5 个军分区。8 月，组建福州军区炮兵、工程兵、公安军领导机构。9 月，成立福州军区工区指挥部。11 月，着手组建守备部队。

1957 年 4 月 10 日，福州军区颁发裁减整编计划。这次整编，不含军区所属医院、汽车部队和代管的防空军部队、各类学校及国防军械仓库等单位，全区共裁减 4.8 万多人。

5 月 1 日，福州军区免兼福建省军区，成立福建省军区，以军区公安军机关组成福建省军区机关，公安部队改编为守备部队，福建的 5 个军分区和守备、边防、内卫部队划归其领导，同时撤销福州军区公安军领导机构。

1958 年 8 月 23 日，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严惩国民党军。自 7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一批航空兵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岸炮兵和地面炮兵部队先后入闽参战。8 月 10 日，成立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12 月 18 日，海军福建基地正式成立。1959 年后，又有大批空军歼击航空兵和陆军地面炮兵入闽轮战。

1959 年 10 月，组建 3 个守备师。
1962 年 6 月，东南沿海紧急战备期间，组建了闽北指挥部。
1969 年 8 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2 月，组建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1974 年撤销)。1974 年 2 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南昌陆军学校)。1982 年 7 月，军区炮兵机关与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合并为军区司令部特种兵部。

1985 年 6 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整编为新的南京军区。8 月 30 日，福州军区机关停止办公。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和辖区

内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及院校等，划归南京军区建制。韩先楚、皮定均、杨成武、江拥辉先后任司令员，刘培善、杨尚奎、周赤萍、李志民、江渭清、廖志高、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政治委员。

江拥辉 司令员 1983.10-1985.6

第十兵团

1949年2月由华野苏北兵团改称，辖3个军。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

第二十八军 1949年3月上旬由原第十纵队改称，辖3个师。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副军长肖

锋，参谋长吴肃，政治部主任吴嘉民，政治部副主任张缉光。

第八十二师　由原第二十八师改称。师长钟贤文，政治委员王若杰，副师长毛会义，参谋长李连仲，政治部主任胡辛仁。

第八十三师　由原第二十九师改称。师长朱耀华，政治委员李曼村，副师长陈景三，副政治委员丁士采，参谋长陈景三(兼)，政治部主任丁士采(兼)。

第八十四师　1949 年 1 月 25 日在苏北涟水组建第十纵队第三十师，3 月改称第八四师。师长冯鼎三，政治委员王敬群，副师长张冲凌，副政治委员张维滋，政治部主任翁默清。

第二十九军　1949年2月20日由原第十一纵队改称，辖3个师。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副军长段焕竞，参谋长梁灵光，政治部主任惠浴宇。

第八十五师　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师长朱云谦，政治委员朱云谦(兼)，副师长敖德胜，参谋长吴森亚，政治部主任朱群。

第八十六师　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师长张宜爱，副师长刘毓标，副政治委员徐光友，参谋长沈仲彝，政治部主任黄峰。

第八十七师　由原第三十三旅改称。师长张强生，政治委员许家屯，副师长林乃清，副政治委员王义勋，

参谋长叶克守，政治部主任王义勋（兼）。

第三十一军　1949 年 2 月 15 日由第十三纵队改称，辖 3 个师。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副军长姚运良，参谋长黎有章，政治部主任方中铎。

第九十一师　由原第三十七师改称。师长高锐，政治委员张英勃，副师长张宜爱，参谋长于应龙，政治部主任丁钊。

第九十二师　由原第三十八师改称。师长徐体山，政治委员张英，副师长陈梓干。

第九十三师　由原第三十九师改称。师长傅绍甫，政治委员余明，副师

长蒋学道，副政治委员谢曙光，参谋长蒋学道(兼)，政治部主任谢曙光(兼)。
福州军区第一任司令员：
叶飞（叶启亨、名叶琛，1914 年 5 月 7 日-1999 年 4 月 18 日），生于菲律宾奎松省，祖籍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军事家、政治家，是中国惟一具有双重国籍的开国上将。
叶飞幼年回国求学，求学期间开始参加秘密革命工作，1932 年 3 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出生地

菲律宾奎松省
主要成就
指挥了“霍童暴动”
组织指挥福州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
指挥炮击金门
担任海军司令员
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名誉主席

第二任司令员:
韩先楚（1913 年 1 月 30 日 - 1986 年 10 月 3 日），男，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首任军长，原中央军委常委，福州军区原司令员，兰州军区原司令

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 年 10 月 3 日，韩先楚在北京病逝，享年 73 岁。

第三任司令员：

皮定均（1914.8.30—1976.7.7），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安徽省金寨县代家岭人。在军旅生涯中，历任红军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副科长、步兵学校营长、教导师第 2 团团长、八路军第 129 师特务团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支队司令员、纵队旅长、纵队副司令员、野战军副军长、野战军军长等职。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

攻”、长征、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 24 军军长、志愿军第 9 兵团军长、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 年 7 月 7 日在福建指挥军事演习时不幸遇难殉职，年仅 62 岁。

第四任司令员：
杨成武（别名：杨能俊，1914 年 10 月 27 日-2004 年 2 月 14 日），福建省长汀县客家人，中共优秀党

员，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杨成武于 1929 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等荣誉。2004 年 2 月 14 日逝世。

第五任司令员：江拥辉

31 军首任军长是周志坚，他有铁将军之称，是华野战史上一位猛将，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粟司令六次调动这位猛将作战，因此留下六调周志坚的美誉，之后在部队改编后，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三十一军军长，并且参加了渡江、上海、福

州、漳州、厦门等重大战役战斗。因此在 1955 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周志坚被调到了许世友司令员手下任职，直到 1982 年 6 月离职休养，在 2005 年 6 月 9 日周志坚因病逝世，享年 89 岁。

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 2 排右三丛德滋 2 排右四

从右八至右十：王震、杨成武、丛德滋

与 胡耀邦、项南、古牧、杨成武、傅奎清合影

回目录

14、中国 31 军大揭秘：精兵强将威震东南

2016-01-29　中新网

2016 年 1 月 20 日，据央视报道，军部驻扎厦门的第 31 集团军，近日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大规模实弹登陆演习。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支部队的故事。 据《党史博览》2014 年 12 月刊文介绍，解放军在

1949 年共有 70 个军，之后逐步缩编为 18 个集团军，“有幸”保留下的大多为历史悠久、贡献突出的王牌部队，如 38 军、27 军、47 军、39 军、54 军等。相比“老前辈”，陆军第 31 集团军可算是“后起之秀”，其组建于解放战争时期，因能征善战，素有“黑马”美誉。该集团军目前隶属南京军区，军部驻地为福建厦门。来源：参考消息网

据《环球人物》杂志 2013 年 4 月刊文介绍，1947 年 2 月，胶东军区地方部队陆续组成新编第 5、第 6 和第 7 师，同年 8 月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下辖 2.3 万余人，隶属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周

志坚任纵队司令员，廖海光任政委。在 3 年解放战争中，周志坚率部转战 8 省市，征程数万里，参与战役、战斗 200 余次，歼灭大量国民党军。1947 年 9 月，13 纵参加胶东保卫战，以运动防御的形式阻击国民党军向胶东腹地进犯，至 12 月，共歼敌 2 万余人。

1948 年 4 月，13 纵转战胶济线中段，参加解放军华东战场上的第一场攻坚战——潍县战役。13 纵奉命配合兄弟部队于县城东、西两线顽强阻击来自济南、青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以确保攻城战斗的胜利。7 月上旬，13 纵会同 7 纵攻克兖州，全歼守军 1.6 万余人。

9 月济南战役期间，13 纵又与兄弟部队一道，攻占商埠，突破外城，强攻内城，连续激战 8 昼夜，歼敌 1.5 万余人。济南战役中，13 纵第 37 师 109 团首先突破西南城垣，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 2 团”的荣誉称号。

1949 年 2 月，13 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隶属第 3 野战军第 10 兵团，原纵队司令员周志

坚任军长，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华堂任政委。1949 年 4 月，31 军参加渡江战役，于江苏靖江渡江登陆后，迅速控制江阴，占领武进（常州），并与兄弟部队一道攻占宜兴，切断了南京、镇江国民党军东逃退路，围歼南逃国民党军于郎溪、广德地区，毙俘敌军 1.7 万余人。5 月，31 军参加上海战役，攻占浦东地区，断敌海上退路。在同浦、高桥作战中，毙俘国民党军 1.7 万余人。

1949 年 6 月，31 军进军福建，参加了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在解放厦门的战斗中，该军第 92 师 274 团 8 连 3 排奋勇作战，荣获“厦门登陆先锋排”称号。1950 年 5 月，在 32 军配合下，31 军解放东山岛。在解放福建全省战斗中，31 军与兄弟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 3.7 万余人。

图为解放厦门战役雕塑群。

新中国成立后，31 军长期驻防福建厦门。1953 年 7 月，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率 1.2 万余人、13 艘舰艇和 30 多艘机帆船偷袭东山岛，31 军在 28 军和 41 军支援下，经 2 天激战，歼敌 3379 人（其中俘获 715 人）、炸毁坦克 2 辆、击沉登陆舰 3 艘、击落飞机 2 架。这是解放军在打击国民党军窜犯活动中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1958 年，31 军炮兵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八·二三金

门炮战”，此后炮击金门、马祖的任务也由该军承担。

据《环球人物》杂志 2013 年 4 月刊文介绍，1985 年，31 军改编为 31 集团军，下辖 91、92、93 师和原 29 军 86 师，共 4 个步兵师，并编入坦克旅、炮兵旅和高炮旅。1996 年，93 师改为武警机动师。

1998 年，31 集团军参加了九江抗洪抢险，92 师 275 团 2 营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洪抢险英雄营”荣誉称号。

之后，92 师改为摩步旅，坦克旅改编成水陆两栖装甲旅，高炮旅改为防空旅。据台湾中时电子报 2014 年 8 月 2 日称，31 集团军是解放军面对台海及钓鱼岛的第一线部队，

地位不可小觑。另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该集团军序列如下：

军部直属：通信团、工兵团、防化团、舟桥 89 团、陆军航空兵 10 团（米-17 直升机）、特种兵大队（原属南京军区，被誉为“三栖精兵”的狙击手何祥美就出自该大队）。 机械化步兵 86 师（快速反应部队）：256 团、557 团、装甲团（96 式主战坦克、04 式步兵战车）、炮兵团（122 毫米自行榴弹炮、152 毫米自行加榴炮、100 毫

米自行突击炮、红箭-8 反坦克导弹）、防空营（35 毫米高炮、红旗-7B 防空导弹、HN6 型防空导弹）。

摩托化步兵 91 师：272 团、273 团、装甲团（96 式主战坦克）、炮兵团、高炮团（1999 年国庆阅兵式上，该团的 35 毫米高炮组成了车辆第 15 方队。）。

此外还有摩托化步兵 92 旅、两栖装甲 14 旅（05 型两栖步战车）、炮兵 3 旅、防空旅（57/100 毫米高炮、道尔-M1 防空导弹）。据《解放军报》2013 年 9 月 10 日报道，规模空前的“使命行动-2013”跨军种、跨战区联合演习，由 31 集团军的 1.7 万余名官兵拉开序幕。据新华社报道，演习期间，31 集团

军某摩步团3营作为先遣部队，于9月13日4时30分从驻地出发，全员全装摩托化强行军 1000 公里，当日即抵达广东东部指定地域，一举打破了2009年54集团军某炮兵团单日突进916公里的纪录。

2016年1月20日，据央视《军事报道》介绍，军部驻扎厦门的第31集团军，近日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大规模实弹登陆演习。

近年来，31 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军政主官，后者纷纷走上解放军各大总部、军种、军区的重要领导岗位，颗颗将星闪耀在中国军界。 据《解放军报》2016 年 1 月 14 日报道，赵克石上将出任新组建的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据悉，赵克石历任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31 集团军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31 集团军军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南京

军区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图为 31 集团军某旅女子特战分队。

据中国军网 2013 年 1 月 3 日和《解放军报》2015 年 8 月 28 日报道，王健中将出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并担任“9·3 大阅兵”阅兵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据悉，王健长期在 31 集团军工作，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集团军副政委、集团军政委，2007 年 12 月任济南

军区政治部主任。据中国广播网报道，2013 年 7 月 31 日晋升上将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目前职务已调整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也出身 31 集团军。据《泉州晚报》介绍，蔡英挺 16 岁入伍，熟悉台海军情，目前是解放军最年轻的上将。蔡英挺曾任 31 集团军军长。吴昌德则担任过第 31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据《北京日报》2015 年 1 月 9 日报道，姜勇调任北京卫戍区政委，中将军衔。此前姜勇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据悉，姜勇 2008 年 2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 31 集团军政委，与时任军长、现任武警部队司令王宁搭档。 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网站 2014 年 9 月 20 日报道，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陈道祥观摩了 2014 广东公安反恐处突实战演练，这是前者首次以大军区副参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据悉，陈道祥曾任 31 集团军 86 师师长、陆军第 1 集团军参谋长等职，2011 年 7 月晋升少将军衔。

据《北京日报》2015 年 1 月 9 日报道，姜勇调任北京卫戍区政委，中将军衔。此前姜勇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据悉，姜勇 2008 年 2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 31 集团军政委，与时任军长、现任武警部队司令王宁搭档。 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网站 2014 年 9 月 20 日报道，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陈道祥观

摩了 2014 广东公安反恐处突实战演练，这是前者首次以大军区副参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据悉，陈道祥曾任 31 集团军 86 师师长、陆军第 1 集团军参谋长等职，2011 年 7 月晋升少将军衔。图为第 31 集团军第 86 机步师第 3 水陆两栖装甲旅（福建漳州）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 年 12 月 27 日报道，新任海军政委苗华

和新任武警司令王宁成为外媒瞩目的解放军高层“新星”，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曾在 31 集团军工作，并跨军种任职。据不完全统计，出身 31 集团军的解放军现役将领还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韩卫国（中将军衔）、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郑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陈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何卫东、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朱生岭、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熊安东、原安徽省军区政委宋海航等。

（编者注：现任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曾在 31 军人政治部主任，上述资料漏提。选择此资讯是因为它不是最新网上资料，但图文并茂详细介绍原 31 军历史。根据 2022

年后的网上资料，31 集团军已改编为 73 集团军，所有的师都改编为旅。）

回目录

15、《一个不许嫁》

宁婴

93 师李平政委三女儿回忆两家 轶事

本版编者注：
这只是一个当时小女孩宁婴孩童时期的美好记忆中的故事。丛德滋叔叔其实没有当过营长。他是 1950 年从 31 军侦察处长调任 91 师 273 团团长。周月林阿姨其实是苏北人，45 年当兵，刚好赶上抗战胜利前。

李平叔叔文革时在厦门被传为神人，据说能把毛主席语录背完 270 页。连没有页面的 271 页也能加上，“陈毅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是

军政一把手中近十年配合如一人的福州军区典范。

因为如此，后来，搞“丘八管秀才”时竟然将一辈子搞军事的丛德滋去当 31 军副政委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还是皮定均司令员说，老丛怎么能当政工干部。他走之前就已安排父亲到福建省军区当司令，但有意思的是，又是司令员当党委书记并兼任福建省委常委。

李宁婴的同班同学丛培珊后来子继父业，先在 271 团(济南二团)一连，后在 273 团任过于宝贤排排长、连长，再后在厦门警备区任侦察科长和副参谋长。

小弟丛建国幼儿时得脑膜炎在174医院抢救一星期治愈，是李叔叔亲自指挥调度。当年她们女孩子玩家家，几次向我“借”小建国去当皇帝。

文革期间，李政委“支左”稳定大局在厦门地方一线，丛师长坐镇厦门前沿部队指挥所，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留下一段佳话。

现在的军委政治工作部苗华主任则在91师271团任过团政委。93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现任陆军司令员韩卫国则在91师273团任过副团长、271团任过团长。他从撤编的

福建省军区独立团保留人才调到31军老部队273团时，正是老爷子任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和福建省常委时期。

《一个不许嫁》原文

宁婴

1949年十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爹他们还在为最后的边陲浴血奋战着！一直打到了厦门岛，闽南主要是华野的31军和28军，31军93师就驻扎在厦门。

我爹是师政委，丛德滋叔叔是师长。他俩可是从营干部就开始搭档了，营长，教导员；团长，政委；师长，

政委，又都是山东胶东人，都是火爆子脾气！但是他俩不打架。奇了怪了！

两搭档的老婆也都是山东人，也是 46 年就当兵，淮海战役打过的！这一对搭档，生活中也不让分毫！俺娘和老周阿姨在一个产房同时生下来第一个孩子！俺家是女孩，他家是男孩。丛师长笑出声来：“你看你看，管军事的就是男孩，管政治的就是女孩。”

老爸火了：“冲锋陷阵，老子什么时候在后面？战上海，渡江战役，进军福建，登陆厦门岛，都是一起冲的嘛！”

得，我家大姐和他家大哥就一个年级了，转眼第二年，又生了，差了

几个小时，又是我家女孩，他家男孩！丛叔叔有点儿得意忘形啦！又去笑话我爹，我爹恨得牙痒痒。

部队休整了三年，两个妈妈又怀上啦！结果差了十天，我还是女孩！他家又是男孩！这下丛叔叔蹦着高喊：“怎样？老李，你家是给我家送儿媳妇的吧？”

我爹咬紧牙关不说话！俺娘成了负担了总觉得对不起老李家。

俺家有小子啦

丛叔叔家三个儿子时的全家福

俺家三个闺女时的全家福

结果又过了三年，老周阿姨想要女孩了，努了把子力！又生个男孩！气得她从小就给穿花衣服，扎辫子，没用，那个熊孩子上天入地，管不住，第二年，俺娘终于生了个男孩！尘埃落定！

俺家有小子啦

丛叔叔经常叨唠：“给俺们家做媳妇好不好？”我们孩子年级相仿，倒是关系极好，两家家教相当，都比较争气，我跟老三幼儿园就是同学，一直一个班到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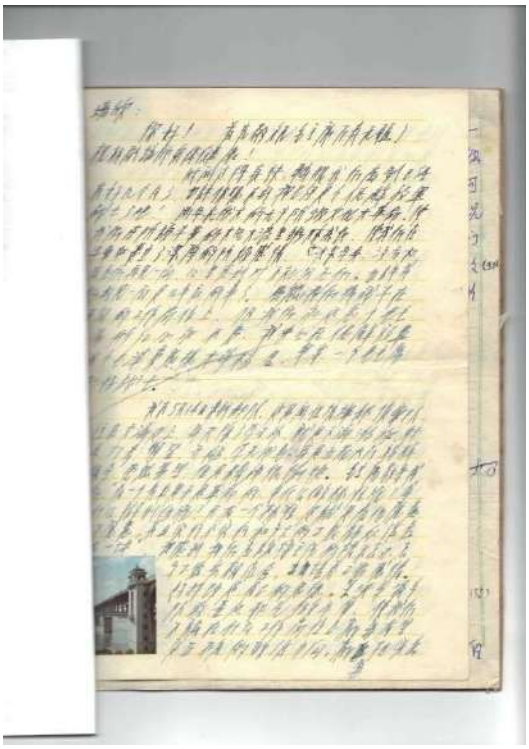
俺家的三姐妹和妈妈在一起

终于终于，儿女们都长大了，除了我，姐姐弟弟，他家四个秃子，都

去当兵啦！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到谁家都不别扭。可是，老爸三令五申：“俺家闺女，一个不许嫁给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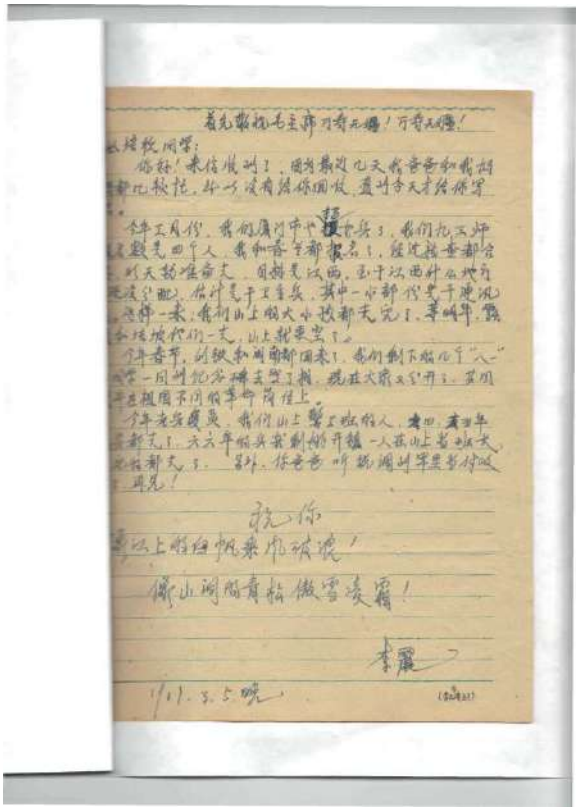
直到现在，还有同学们在问：“恁俩青梅竹马的，咋没成？”“俺家有家规！俺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说道。

丛德滋叔叔从福建省军区司令退下来，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儿子回去都不认识了，我大姐跑去看他，老周阿姨老眼昏花地问：“你是谁啊？”丛司令大吼一声：“小李丽！这都不认识！”天呐，这都是亲人一样的！



宁婴二姐夫王燕飞当年的信。

宁婴大姐李丽当年的回信



回目录

16、回忆 1953 年 7 月 6 日丛德滋指挥侦察分队越海奇袭敌占鼠屿岛并简述本人的侦察生涯

丛培珊

编者注：

在本纪念集编辑后期，曾任职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三弟卫东提供了几十张从未见到过的父亲历史照片。曾任厦门警备区侦察科科长的二弟培珊挖掘出我们从未看到的渡海捕俘史料。本集基本是按历史顺序编撰，由于此文后发，因此置后。这些珍贵的照片已经插入各个章节。

培珊这段资料也正好是最后发现的父亲从未讲过的故事，当我们发现档案以后，反过来再查询网络，已有人捷足先登，说明此次战役的广泛影响和其中国人民解放军教科书级般的重要地位。同时至今对海峡对面有着重要影响。

丛培珊本文的引言

转眼间，我父亲丛德滋百年诞辰纪念日将至。这段时间，总想着写一篇反映战争年代，有关父亲具有历史纪念意义文章。丛德滋（1923.1—2008.12），一生戎马生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了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不怕牺牲。59 年至 69 年从 8.23 炮战中后期至文革时期 10 年，担任五个加强团的厦门 93 师师长，面对大小金门的台军 6 个师 10 万人。75 年至 85 年，任福建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其正军职务从 70 年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时起算，

76年担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85年担任省军区顾问，近20年的将军生涯。

对于其一生的征战，他极少对我们小辈提起。只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见他心情极好，我才问了一句：为什么一些老上级、老战友这些革命前辈许多都是战伤累累，不少前辈身上都留下无法取出的弹头、弹片？而你身上都没有战伤？难得他这次会回答：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我是侦察兵出生，每次担负的作战任务都是深入到敌战区侦察，这些任务都是面临着生与死、都是千难万险的，面对数倍的敌人，只

有勇敢没有机智是难已完成侦察任务的，要不就是牺牲，哪怕是负伤，也绝不可能圆满完成敌后侦察的艰巨任务，活着回来。

说巧不巧：我 76 年参军入伍，在陆军第 91 师步兵第 271 团，这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济南战役中被中央军委命名的“济南第二团”有着光辉历史的英雄团队，从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一步步的锻炼成长；于 1986 年调到厦门警备区，历任司令部：作训科参谋（正连、副营、正营）、副科长、侦察科科长、副参谋长等职。小辈中我当兵的经历，竟然会这么巧合

地重合父辈的历史。在侦察部门任职四年时间，尤其是在九六年台海“演习”中，因在侦察情报保障工作突出、成绩优异，荣立三等功一次。当年，父亲知道后感到非常的欣慰。

正当我想着写一篇父亲回忆文章时的今天——7 月 6 日，又非常巧合的是在 69 年前的今天，1953 年 7 月 6 日，我父亲丛德滋时任陆军第 92 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担任该师侦察分队，渡海奇袭蒋军占领的岛屿——鼠屿作战的总指挥。

越海奇袭鼠屿岛作战

1949 年 10 月解放金门岛的登陆战役失利后，50 年起东南沿海我军与蒋军登陆与反登陆、小股袭扰与反袭扰从未间断过。而我军多次派出侦察兵，多以 2 至 3 人的小组规模，对金门地区蒋军十三个诸岛进行越海侦察与捕俘为主的军事行动，而我军组织侦察分队规模（连级）的越海奇袭敌占岛屿的唯有此次作战。

接受命令

金门战役失利后，为总结经验教训，加大了对国民党军方面的侦察力度。为摸清金门及诸岛的敌情、地形、潮汐等情况，按照军区统一部署，各军、师都进行了一系列越海侦察与捕俘作战行动。1953 年 6 月间，第 31 军下达作战命令：由陆军第 92 师丛德滋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任总指挥，组织该师所属的侦察分队，并由厦门岛的炮兵协同，对蒋军小金门所属——鼠屿岛的守军实施越海奇袭作战，坚决打掉敌岛这个前哨阵地，作战任务侦察、捕俘，可视情将守敌歼灭、驱离。

作战时间，由总指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后确定。

战前准备

①收集情报，分析敌情。

遵循“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在总指挥丛德滋参谋长的统筹安排下，师侦察科分派参谋人员，到各师、前沿观察所和前沿连队阵地，收集了解鼠屿岛的敌情、海情；先后三次组织侦察人员（小组），化妆渔民尽可能地抵近敌岛侦察或利用夜间泅渡到鼠屿周边的鸡屎礁、青屿、三屿等无人岛礁潜伏，昼夜间观察敌岛滩涂情

况，人员活动规律、判明兵力、哨位位置，武器装备及工事构筑等基本情况。

收集汇总：鼠屿位于厦门与小金门海域之间，距我岸 4.5 公里，距蒋军的小金门岛仅 800 米，在重机枪与各型火炮的控制射程之内。鼠屿岛面积约 0.007 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岩石，四周筑有石质围墙三道，明暗地堡、掩体和隐蔽火力点由堑壕、盖沟相连接，构成坚固、险要的防御工事，有多道铁丝网与小范围的防步兵雷区，基本构成了“驻地战场化、战场堡垒化、工事地下化”的阵地。该岛守军隶属小

金门国民党军，是其派出的前哨警戒岛屿，兵力为一个加强班，约15人。武器装备：20机关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美式卡宾枪3支，步枪6至8支，电话机二部，有弹药装备等物资储备。其装备、食物、饮水均由小金门驻军，通过海上运输保障。

了解沿海渔民得知：该岛守军警戒性极强，作战反应快速，日常十分嚣张凶残，明显比大小金门驻军有较强的军事技能、素质与战力，渔船（民）在该岛周边二、三百米内都不敢靠近，岛上敌人随时会直接开枪驱离，渔民有人受过枪伤。

通过一系列侦察手段，摸清了该岛地堡、掩体、堑壕位置以及铁丝网、雷区、电话线、石砌围墙情况和昼夜间岗哨的大致位置等基本情况。敌情明，方能知已知彼，才能定下决心，制订出符合实际的作战方案。

②拟制方案，组织协同。

根据敌情，经过反复研究，初步制定作战部署如下：

由 92 师丛德滋参谋长具体指挥、协调，与海军厦门要塞守备营营长、31 军炮兵团参谋长，与 92

师有关领导共同组成联合指挥所，开设于厦门岛香山。

第一梯队：由92师侦察连挑选游泳技术好(要求能游万米以上)、战斗能力强的13名侦察指战员组成，携带冲锋枪12支，子弹2400发，手枪1支，每人配匕首1把，手榴弹24枚，步谈机一部。由师侦察连连长率队，为首批登岛担负袭击、捕俘任务。

第二梯队：由92师侦察参谋率领侦察连两个班20人组成，携带轻机枪1挺，火箭筒1具，冲锋枪13支，步谈机两部，在奇袭不成改为强攻时立即登岛支援第一梯

队作战行动，并负责接应，掩护返航。

第三梯队：由92师276团侦察排两个班20人组成，集结于五通道待命出海，视情适实航渡，及时策应支援与接应一、二梯队作战与返航行动。

此外，组成救护船、机枪船、战炮船随一、二梯队后跟进，在海上适当位置，近岸实施火力支援。

陆军炮兵以105毫米榴弹炮两个连于赤坡山、东宅、塔埔地区占领发射阵地，三个连于前埔山、高

刘山地区占领发射阵地，负责压制小金门炮火和重火力点。

海军基地炮兵在香山石胃头、溪头占领既设阵地，担负压制小金门火力和保障捕俘分队侧翼安全的任务。

通信分队共 30 余人，携最新装备的 702 步谈机，除派话务员跟随捕俘各梯队行动外，在救护船、战炮船、机炮船和起渡点及指挥所建立步谈机通信联络，设立以 10 门交换机 1 台和若干电话机构成的有线电通信，用于保障此次作战指挥所与各炮兵阵地、航渡点的有线通信联络。越海奇袭作战特殊，为

防止暴露行动，通信保障严格要求，在战斗打响前，必须保持无线静默，步谈机通信必须用事先规定的吹风、敲击等简易方式联系。战斗打响后才能使用密语通话，紧急特殊情况才能直接使用明语。

③模拟演练，战前动员

战前，有针对性地组织模拟训练和演练。如：各梯队海上航行方位掌控，海上武装泅渡训练，电话线的搜索与切断训练，反复练习夜间静默行进动作要领，单人、双人捕俘技战术训练，堆集沙盘推演班、组协同和奇袭战术以及转入强攻战术配合。丛德滋参谋长经常带机关

人员，深入训练、演练场，用自己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侦察兵作战的亲身经验，言传身教，指导训练。在不断掌握实际情况的同时反复修改完善行动方案，训练中充分发挥指战员们的勇敢与智慧，群策群力，出点子，想战法，使参战每个人对战斗中的各阶段、各环节都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战法熟练，班（组）、梯队间协同紧密。只有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才能有把握战斗主动权，打胜奇袭战。

组织参战全体人员进行政治思想动员，阐明完成这次侦察捕俘任务的重要性，增强不怕困难、不怕

艰险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分析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以及克服困难的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大家的求战热情与奋勇杀敌的士气，充分发扬我军善于夜战、近战的优良传统。参战人员纷纷上交参战决心书，有的还写了血书，一致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表达了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和为人民杀敌立功的决心。

指挥部要求：一切战前准备工作，必须于 7 月 6 日 17 时 20 分前完成。 作战方案与时间，得到了上级批准。

战斗经过

1953 年 7 月 6 日 22 时 55 分，指挥所一声令下，第一、第二梯队由下堡海滩乘船起渡。23 时 25 分二个梯队先后抵达鸡屎礁后，对敌占岛屿做最后一次观察，明确进攻路线，检查装备。

23 时 36 分，第一梯队潜入海中向鼠屿岛游泳前进。一路上跟随侦察连长的步谈机员按照密语不断发出“嗯、嗯”的吹风声，使指挥所和其他分队随时了解到第一梯队的行踪。当发出连续“嗯、嗯、嗯”三声时表示登陆成功。

7 日 0 时整，第一梯队顺利登上鼠屿岛东北角滩头礁石。登岛后，

第一梯队立即分成4个组，分头向预定位置，边排除障碍、边肃静摸进，边观察确定敌夜间哨位，边寻找敌设置的电话线。按平时训练的预案相互配合行动。一、二组由连长带领，行至岛的东北角敌机枪掩体下隐蔽等待。三组向南行至小沟处割断敌电话线后，与四组一同继续向东南围墙处摸进。此时，不知是谁违反纪律，轻声问了一句：“电话线割断了没有？”，被敌哨兵听见，暴露了三、四组的隐蔽位置，立即遭到敌人哨兵火力的猛烈射击。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第一梯队各组则立即转为强攻。连长即

刻指挥一、二组在敌人鼻尖下快速作出反应，及时开火支援，当即打死敌哨兵。尔后，快速组织一、二组沿堑壕向南搜索前进。当敌重机枪手听到枪声后慌忙就位，准备射击。我一组战士兰北超听到敌拉枪栓声，马上跃起接近，将冲锋枪对准地堡射孔射击，打伤了重机枪手的左臂，致使重机枪无法射击。受伤后的敌重机枪手从地堡内跑出，右手单持冲锋枪，慌乱中对正在向敌接近的第一、二组方向打了多次长点射，致我2名战士中弹，射击后马上转身逃跑。但没跑多远，即与我三组遭遇，旋即被俘。战至此

时，四个作战小组协同夺占敌两个地堡，并占领了岛北部阵地，与岛南部守敌形成对峙、激战。与此同时，我各分队步谈机员已开始发话，互相通报情况，使相对独立的各个分队成为一个配合默契的有机战斗体。

正在鸡屎礁等候的第二梯队听到枪声和信号后，知道强攻开始了，迅速起航，仅用 7 分钟航行 500 米，乘船直接抵靠鼠屿岛东北滩岸，组织迅速抢滩登岛与第一梯队会合，二个梯队改由师侦察参谋统一指挥，向退至西南地堡内凭险顽抗的敌人猛烈攻击，火箭弹、手榴弹、轻重

武器一起开火，在火力掩护下，坚决摸进，歼灭残敌。

00 时 56 分，金门岛守敌湖井头炮兵开始向鼠屿岛东北侧海域炮击，侦察分队通过无线电台立即呼叫炮兵火力支援，指挥所立即命令我方炮兵随即对敌炮兵阵地实施炮火压制。

01 时 06 分，发现湖井头方向有车灯和人员活动迹象，同时敌方红山炮兵也向鼠屿岛周边轰击，均被我方炮兵火力坚决压制，保证了我上岛捕俘人员安全、得以顺利地继续攻击。残敌退守西南地堡后，我侦察分队以火箭筒向地堡射击，

多发射击中命中两发，地堡被摧毁，伤敌1人，余者被逼下海潜逃。随即我侦察分队以1个组向陡崖下搜索推进，在此地迅速俘敌3人。

7日02时，第三梯队从五通道起渡支援作战，但航程远，夜暗航行中只能以枪、炮声判别海上方向，战斗停止后则无法判明方向，只行驶到槟榔屿东南端，距战地越驶越远。收到撤回命令，才于黎明前返航，未能直接参加战斗。

战至02时45分，侦察分队二个梯队占领了全岛，组织搜索，未见敌人，快速打扫战场后，立即上

报指挥所结束战斗，有序组织乘船返回厦门。

战后分析与思考

战果：这场侦察分队越海奇袭、强攻敌占鼠屿岛的战斗，共毙敌 3 人，俘敌 4 人，其中上尉组长 1 人，中尉 3 人，缴获机关炮 1 门，轻重机枪各 1 挺，冲锋枪 3 支，步枪 2 支，电话机一部，及各种弹药装具等一批。

战后，审问俘虏才知道，奇袭鼠屿岛的守军是：隶属于国民党军小金门驻军“第六军官战斗队”，15 人均为尉级以上军官，其军事素

质和作战能力较强，擅长短兵相交时的火力运用，善于近战、肉搏战，夜战也有一定的能力，且每人都能使用多种武器。长期固守小岛，善于利用地形与依托坚固、复杂的工事进行防御作战；反动思想顽固，凶狠残暴，防御戒备森严，日常战斗准备充分，经常演练阵地防御战技术，夜间分散住宿于各地堡和隐蔽部内，一旦发出战斗警报，1 分钟内即可进入防御战位，全员投入战斗；作战相互间支援、掩护协同能力较强，战斗经验足，是一股精锐王牌力量。战斗中增大了我军侦察分队奇袭、强攻的难度，双方对

峙、对抗战反复激烈，有二名侦察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侦察分队的参战指战员，面对强敌、面对坚固复杂的防御工事和易守难攻的生疏地形，越海奇袭战取得 7：2 的战果，得利于战前充分准备与演练，得利于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经验，得利于我军英勇顽强、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此战，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 92 师侦察分队的越海奇袭、歼灭、驱

离鼠屿岛守敌这一前哨阵地的作战意图。是五十年代，侦察分队连级越海登岛奇袭作战的典范之战。

意义深远：福建前线部队组织的一系列越海侦察捕俘战斗，配合政治宣传攻势，在当时极大瓦解了金门前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这次战斗后不久，1953 年 9 月，新驻扎在鼠屿岛的国民党军 200 师 598 团 9 连 1 排的 10 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军官和监视他们的特务，携带 4 支冲锋枪、200 发子弹，驾船起义返回了大陆。让国民党军金门的驻军都觉得鼠屿名字晦气，将该岛改名

为——狮屿。 1960 年以后，由于海峡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侦察手段的发展，解放军基本停止了越海侦察行动。不过“共军水鬼”的传说，在金门的国民党军队中流传了几十年，经久不衰，影响了几代官兵，可谓无人不晓，提起即胆寒。由此可见，解放军侦察兵的越海捕俘，尤其是我父亲丛德滋当年指挥越海奇袭鼠屿的作战，对蒋军影响之广，时间之长其意义深远！

侦察分队奇袭鼠屿战斗的成功战例，后被整理编入总参《全军侦察分队战例选编》，这一典型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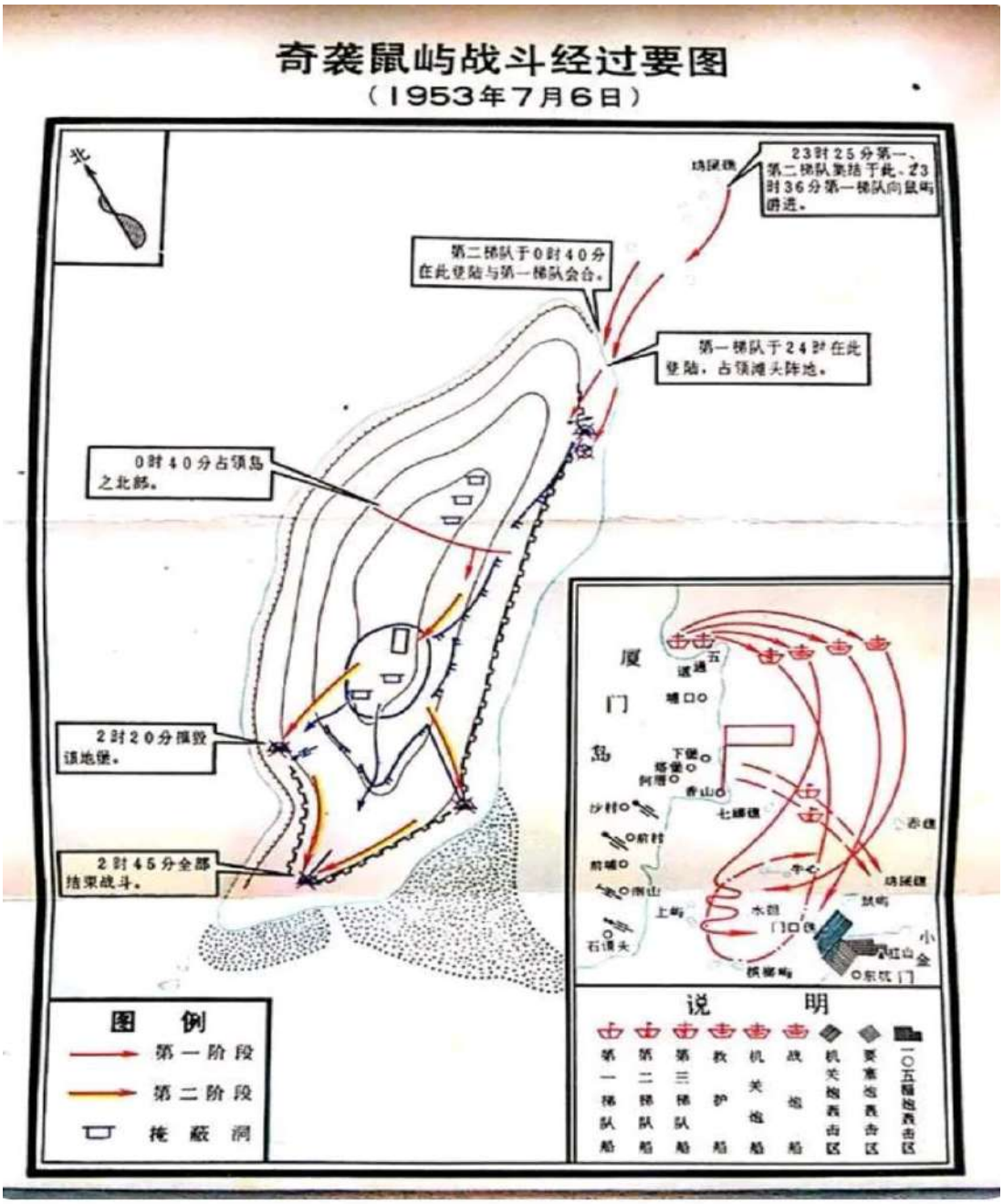
作为训练教材下发各侦察分队学习、训练。

让我用陈毅元帅，在厦门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题词作为本文结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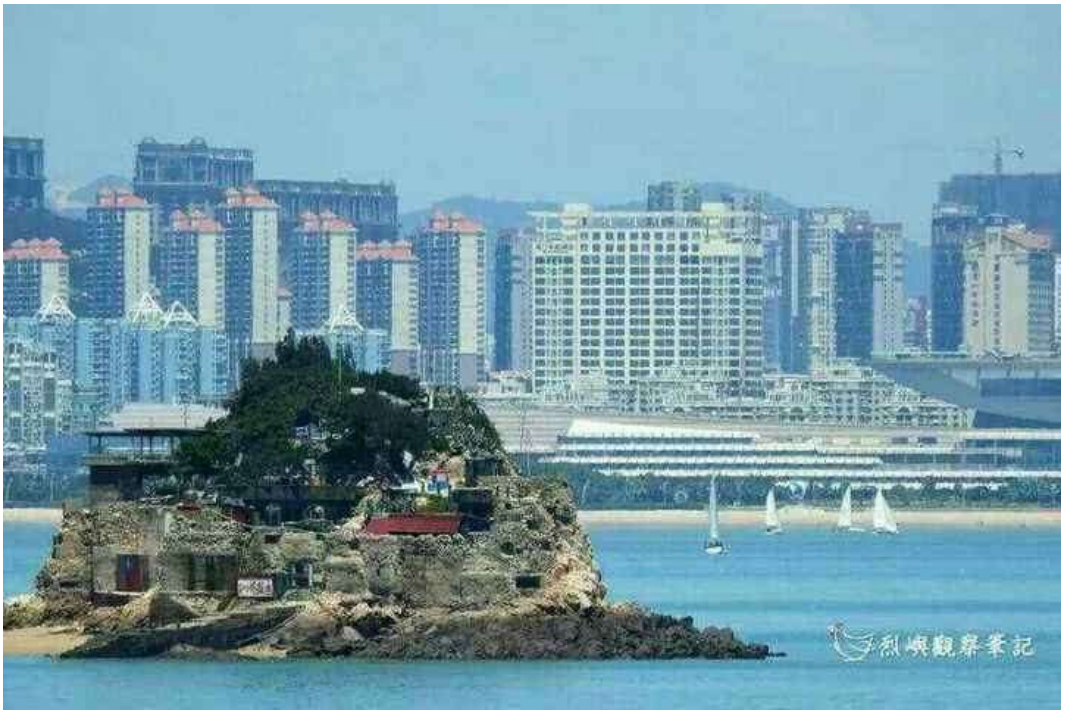
先烈雄风永镇海疆！

（据解密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汇编整理）

2022 年 7 月 6 日编辑于厦门


奇袭鼠屿战斗经过要图
（1953年7月6日）
北
23时25分第一、第二梯队集结于此。23时36分第一梯队向鼠屿驶进。
第二梯队于0时40分在此登陆与第一梯队会合。
第一梯队于24时在此登陆，占领滩头阵地。
0时40分占领岛之北部。
2时20分摧毁该地堡。
2时45分全部结束战斗。
厦门岛
图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掩蔽洞
说明
第一梯队船
第二梯队船
第三梯队船
救护船
机关炮船
战炮
机关炮轰击区
要塞炮轰击区
一〇五榴炮轰击区

鼠屿现在称狮屿，距离小金门仅800米。距离厦门4.5公里



与军委副主席王震在会议上

全家军人最多时七个兵

培珊的回忆是父亲丛德滋 52 年入朝观战负伤回国（31 军 3 个精选的军官，因防空洞被炸塌，牺牲一人，负伤一人）伤愈后，54 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前，指挥的一场战役。另外，上述没有文字说明的照片补计在此：“一个不嫁”文后的四张照片，一是丛家父母四兄弟大孙子合影。二是丛家四兄弟与李家父母和大女儿女婿合影。三是李家三个女儿与母亲合影。四是丛家四兄弟合影。

（编者注）

回目录

17、金门战役后，金门敌军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传说，留下几十年的阴影

季雨　王正兴

2021-12-08

“编者引摘：作者文中‘奇袭小金门鼠屿岛战役’为海军厦门要塞守备营营长、31 军炮兵团参谋长与 92 师有关领导组成联合指挥所，设于厦门岛，由原 31 军侦察处长，时任 92 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丛德滋(后来担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

20 世纪在金门前线服役过的台湾官兵，对于“共军水鬼”的传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一段时间，

甚至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夜间哨兵经常报告有"共军水鬼"，不时向海岸滩头盲目射击，留下几十年的阴影。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49 年 10 月，解放军跨海进攻金门失利，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最大的一次败仗。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解放军没有再次攻打金门。直到今天，金门以及周边岛屿都还在台湾方面的控制中。然而，少为人知的是，在这之后，解放军曾经再度登上金门岛，还抓了俘虏带回去。这支神秘的部队属于解放军中的特种部队——侦察兵，不过对岸的国民党军更习惯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他们——“共军水鬼”。

解放军在首次进攻金门失利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大了对国民党军方面的侦察力度。为摸清金门的敌情、地形、潮汐等情况，按照 10 兵团统一部署，各军和各师都进行了越海侦察。

1950 年 5 月 25 日，31 军侦察参谋和 93 师侦察队队长率领 93 师 9 名

侦察员，到大金门岛北岸东段前沿西礁偷袭捕俘。22 时，侦察小组分乘 2 条小木船由小嶝岛出发。26 日 0 时 30 分，侦察小组于岛礁西侧滩头登陆，发现附近 2 名哨兵正面向海面观察，另 1 名在打盹。

侦察组根据情况，当场决定以 1 名侦察员捕捉打盹的哨兵，其余人员掩护。捕俘的侦察兵悄悄地接近打盹的哨兵后，突然从背后卡住他的脖子，缴了他的枪。另外 2 名哨兵仓皇朝后开枪。被早已瞄准好的侦察兵迅速击毙。此时，礁上另外 4 名哨兵听到枪声，匆忙赶来，又击毙 3 名，捕获 1 名。

10 分钟战斗，礁上 7 名哨兵 5 名被击毙，2 名被俘。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虽听到枪声，仅以探照灯来回扫视，未敢支援。侦察组押着 2 名俘虏，带着战利品，迅速离礁返航。经审俘，获悉了大金门北岸东段国民党守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系和工事等重要情况。

7 月的一天，31 军 91 师侦察连排长纪瑞瑄带领 2 名侦察兵，到大金门北岸东段前沿侦察地形，并获取国民党军反登陆用的爆炸物。23 时许，侦察组在预定地点隐蔽登陆，搜索后发现有一条绳子横在路中间。纪瑞瑄命 1 名战士就地警戒，自己带另 1 名战士顺着绳子向继续搜索，在一块礁石旁找到了一枚炸弹，其引信上还系有 7 根绳子。纪瑞瑄令战士隐蔽，自己上前排险，并将炸弹搬到船上，尔后带领 2 名战士察看附近的地形、工事和附近障碍物。次日 2 时许，侦察组带着炸弹胜利返航。

9 月 8 日夜，92 师 274 团侦察参谋潘明山又率 5 名侦察兵，到大金门

北岸刘澳至鸡琶头一线进行侦察和获取爆炸物。当侦察组完成侦察任务并获取了一枚炸弹之后，与运送船只失去了联系。潘明山果断决定，将全组人员身上的救生衣系在炸弹上，赤身泅渡，拖带炸弹返回，与风浪搏斗 15 个小时后，终于把炸弹拖回。

1950 年，解放军福建前线各部队先后派出侦察小组 20 余次，从金门诸岛捕获了 3 名俘虏，带回炸弹、地雷 6 枚，获得文件、地图、资料 10 余份，并根据侦察结果绘制了金门岛前沿地形工事图、金厦海峡海情航线图、金门岛岸滩情况图、实测潮汐情况表等图表。这些情报资料，为部署再战金门提供了重要依

据。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再战金门没有进行。

1953 年夏，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接下来的军事重点必然是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福建前线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再次组织侦察兵，连续对金门、马祖等岛屿实施越海侦察捕俘。

7 月 2 日，91 师侦察队班长孙秀福带领 8 名侦察兵到大金门埔头捕俘。22 时 30 分，侦察组乘船于预定地点登岸。15 分钟后，迎面来了 3 名国民党军哨兵，孙秀福抢先喊：“口令”，对方误以为是自己人。孙秀福接着以"海面有船"把哨兵的注意力引开，侦察组趁机猛扑过去，

击毙2人，俘虏1人，然后胜利返回。

尽管资料文献上对于越海侦察捕俘战斗的介绍往往不过寥寥数语，看起来经过比较简单，实际上，侦察勇士们的越海行动，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分分秒秒都是惊心动魄的战斗。除了侦察兵自身的英勇机智，还需要后方部队的大力协同保

障与配合。接下来，本文将以一个越海侦察捕俘战斗的例子加以说明。

1953 年 7 月上旬，福建前线的陆军第 92 师奉命组织侦察分队，对敌占鼠屿岛进行夜袭捕俘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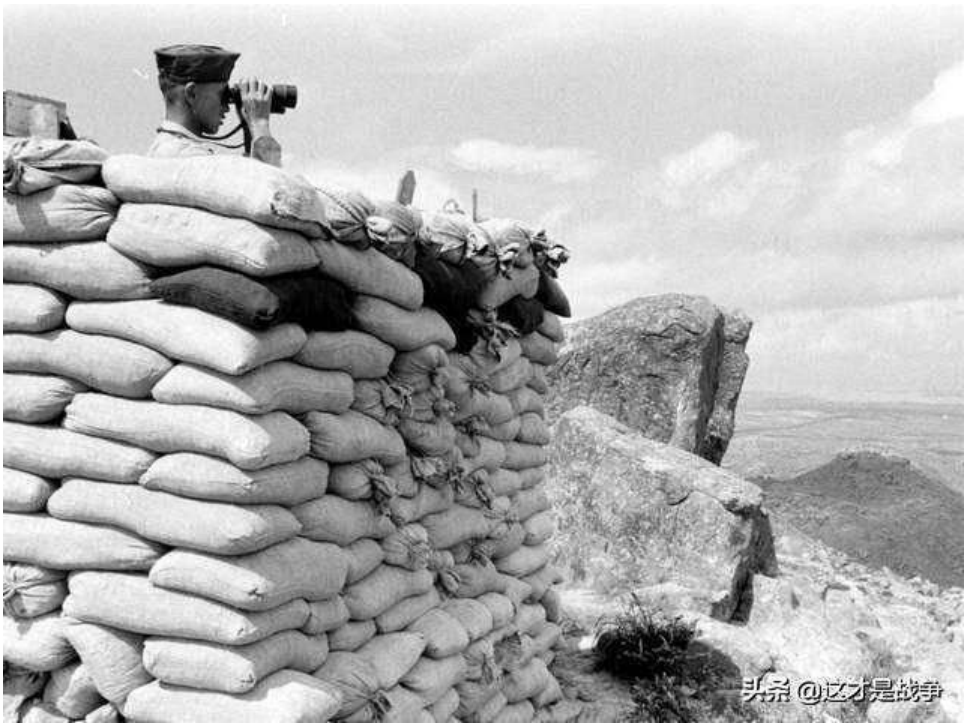
鼠屿岛是金门岛的卫星岛之一，距离国民党军控制的小金门岛仅 800 米，在重机枪射程之内。鼠屿岛面积约 0.007 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岩石，四周筑有石质围墙，明暗地堡、掩体和隐蔽火力点相映配置，构成坚固、险要的防卫工事。当时岛上守敌系国民党军第六军官战斗队的 1 个 15 人组成的加强班，配有机关炮 1 门，轻、重机枪各 1 挺，冲锋枪 3 支，步枪 6 至 8 支，电话机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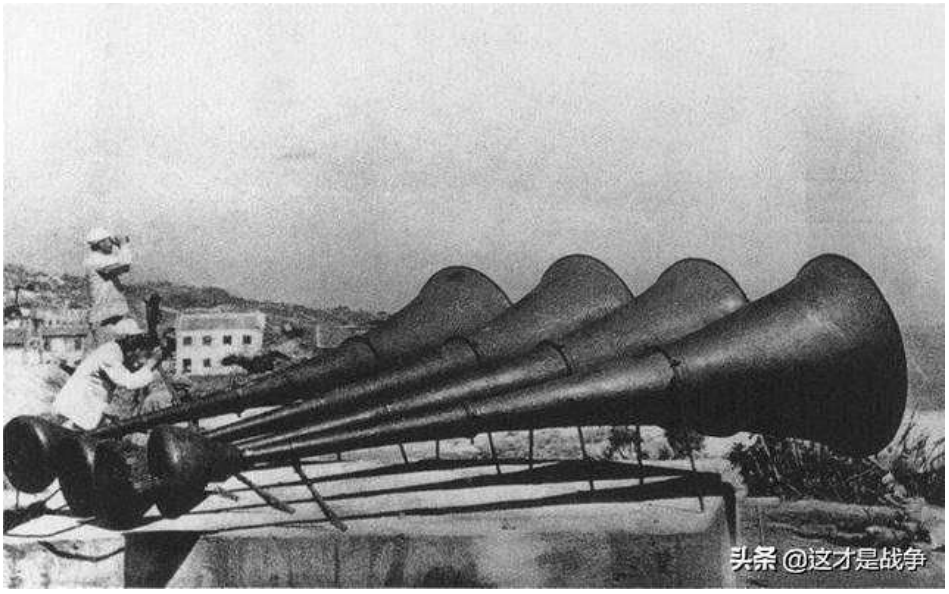
部及其它战斗物品。这股敌人均为尉级以上军官，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较强，擅长发扬短兵火力，一人能使用多种武器。他们长期固守小岛，对解放军戒备森严，战斗准备充分，夜间分宿于地堡和隐蔽部内，一旦发出战斗信号，1 分钟内即可投入战斗，并立即得到小金门岛的支援，算是一股精锐王牌力量了。

针对以上情况，由海军厦门要塞守备营营长、31 军炮兵团参谋长与 92 师有关领导组成联合指挥所，设于厦门岛，由原 31 军侦察处长，时任 92 师参谋长丛德滋(后来担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

. . . . . .

（裁剪以下“奇袭鼠屿岛”部分，因本集丛德滋之子原厦门警备区副参谋长、侦察科长丛培珊在本集上文有专门论述）


头条 @这才是战争


头条 @这才是战争

福建前线部队组织的这些越海侦察捕俘战斗，配合政治宣传攻势，在当时极大瓦解了金门前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这次战斗后不久，1953年9月，新驻扎在鼠屿岛的国民党军200师598团9连1排的10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军官和监视他们的特务，携带4支冲锋枪、200发子弹，驾船起义返回了大陆。后来，国民党方面估计也是觉得鼠屿这个名字听起来颇为晦气，把这个岛改名叫狮屿了。而解放军侦察兵奇袭金门的事，后来被一个叫都梁的作家写进了他的小说《亮剑》，这就是李云龙手下的梁山大队的故事来源。

1960 年以后，由于海峡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侦察手段的发展，解放军基本停止了越海侦察行动。不过“共军水鬼”的传说，在金门的国民党军队中流传了几十年，经久不衰，影响了几代官兵，可谓无人不晓。

本文作者：季雨，“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任何媒体、自媒体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读者欢迎转发。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

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 2014 年 5 月、6 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

两兄弟合影广东汕头

三兄弟在福州五一广场、庐山照中照 回目录

18、关于父亲几大事件的回忆

丛卫东

附 1 丛卫东：父亲亲笔写的简历及主要战绩
附 2 丛培欣：转载博雅网中国人物：丛德滋
附 3 丛培欣：皮定均空难的有关回忆
附 4 丛培波：小建国历险记

1，摘自《中共福建省委大事记》（一九六七年一一九九〇）

一九七七年一月 10 日，省委发出通知：接中共中央通知，丛德滋同志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常委。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16 日，省委通知：中共中央 10 月 5 日批复同意

林治泽（省军区政委）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免去丛德滋福建省委委员、常委职务。

担任省委常委近七年。在大事记中提到名字近 20 次。他任职期间，民兵工作，防空，是抓得卓有成效的，并在各地检查调研工作中经常将实际情况向省委汇报反映。尽职尽责。

2，1980 年 12 月 24 日，由总书记胡耀邦召集广东、福建省委负责人在京举行座谈会，爸作为省委常委出席。会议形成纪要，指导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利用外资等重大问题，并报中央各有关部门关照、支持。

1982 年 2 月 11～13 日，项南、马兴元、郭超、程序、丛德滋、张遗，朱绍清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进一步贯彻中央、国务院 1 月〈〈紧急通知》；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话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两省经济。3 月 1 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

3，1980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决议稿组织全党 4000 多名高级干部讨论。在 10～11 月期间，爸作为省委常委参与，为形成《关于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修改建议。

4，1981 年 9 月 14～19 日，作为全军高级干部代表之一，参加观摩人民解放军华北大演习。此次大演习由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由北京军区组织实施，参演军力超过 10 万人，是中国乃至亚洲都是最大的一次。演习包涵集群坦克进攻，空降反空降，陆军师坚固防御，战役预备队反击等科目。

5，1975 年 12 月至 76 年 3 月，福州军区为落实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南昌陆军学院组织军师团三级干部三大条例集训。皮定均司令

亲自讲解示范。对集训队要求极为严格，从严治官，从严治校。我记忆，军级任排长，师级任班长，团级为战士。老爸当时为连副指导员。有看到一张老爸踢正步的照片。

74 年参加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时，时任政治部副主任

6，1976 年 7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福州军区在闽奥交界的大埕湾组织了渡海登陆实兵演习。当时的前指

由宋忠贤（31 军长）及老爸为演习的副总指挥，在前指具体负责。陆海空三军联合进行的渡海登陆作战研究性实弹战术演习，动用的部队超 1.5 万人。是当时规模大，军种全，以武力解放台湾为背景的一次演练。总部杨成武等领导莅临指导。

7 月 7 日，皮定均司令因心情急躁，乘米 8 直升机急赴东山，因天气差，降低高度，沿着可视路线走不幸撞山。当时情况不明，老爸带车在东山寻找，是率先找到失事地点，登上山的部队领导。每当说到此事，老爸也深感悲痛。

附一：有关图片的详细说明：

1、胡耀邦总书记于 1982 年 11 月 2～8 日到福建视察时与福建省、福州军区领导的合影。同行的有胡启立、谷牧、郝建秀、杨德中、江泽民、李鹏等。

2、赵紫阳总理于 1983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到福建视察期间与福建省党、军队领导的合影。

3、王震（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于 1981 年 11 月来福州军区、福建省检查、调研时，在福建省军区听取丛德滋同志汇报时留影。

4、老爸亲自起草和修改的简历：

这二张半纸的老爸的简历，是本人当年用前线台电脑打印出来的。上

面有老爸看过后批注过。这是目前现存在家中的唯一手迹。父亲是国家的、军队的。家书一封都没有。

简历及主要战绩

丛德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一九四0年五月在文登县宋村参加八路军，在胶东军区1营2连当战士。同年七月加入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四0年至四五年）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因英勇善战、工作积极、思想作风好，被选调至17团任侦察排长。以后调任胶东军区侦察队副队长、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一九四六年八月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侦察科参谋。四七年七月任胶东军区第7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四七年九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13纵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四九年二月任第31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解放后历任：一九四九年十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91师273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五0年十一月任该团团长。五三年任31军92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五五年九月至五八年七月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基本系第四期毕业生。五八年十一月任92师副师长。五九年十二月任31军93师师长。六九年二月任31军副政委。六九年十一月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七六年十二月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八三年为福建省军区顾问（正军职）。八六年十一月离休。

历任党内职务：党支部书记。团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师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军党委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党委委员、部党委副书记。福州军区党委委员。福建省军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福建省党委委员、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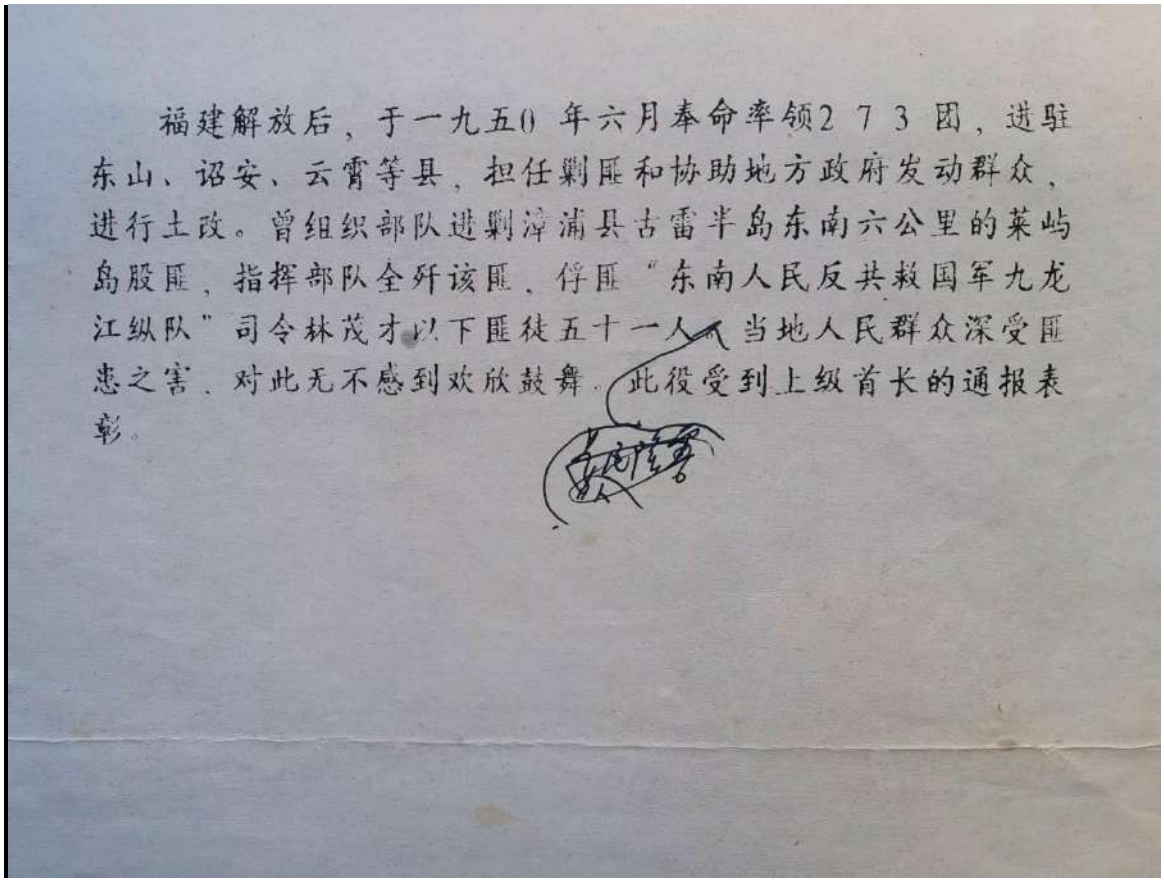
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上校军衔，六四年三月被授予大校军衔。五七年六月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八八年七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多次反扫荡战斗。先后参加解放平度城歼灭日伪军战斗，文登县高村袭击战，石岛偷袭战等战斗。参加胶东地区歼灭敌顽军战斗，于山大会战，万第、纪格庄、滕家庄、海阳城、海阳所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是师、军的侦察科长，主要担负各次战役、战斗的侦察任务，能正确领会师、军首长的作战意图，带领侦察员，机智灵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完成了各项侦察任务。为了得到准确、可靠的敌情、地形情况、社情等情报，经常采用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地联系，抓"舌头"了解第一手情报等各种手段，及时向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以便部队首长下达作战决心。为大量歼灭敌人，有效地减少部队伤亡，创造了有利条件，多次受到上级首长的嘉奖。先后参加了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进入福建后，参加了福州、漳厦战役，解放东山岛战斗。

入闽作战在上级首长的统一指挥下，率领侦察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期由江西玉山进入闽北山区（大部队于六月底进军福建）。不畏峰峦起伏，道路崎岖，气候不适应等困难，及时与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了解掌握了敌情、地形、社情等情报，并筹集粮草，为大部队顺利地解放福建，完成野战军交给的任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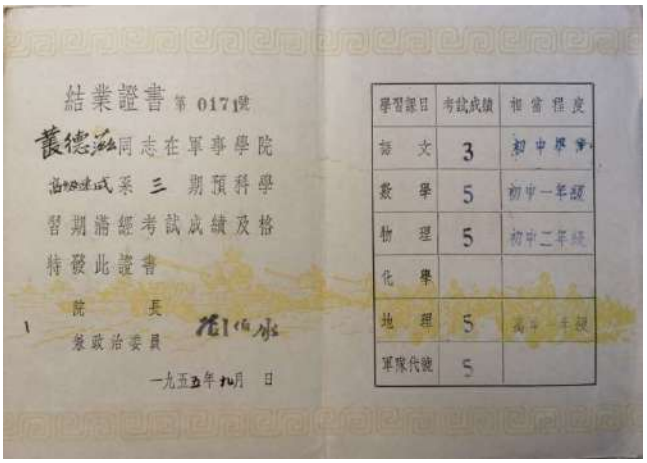
福建解放后，于一九五0年六月奉命率领273团，进驻东山、诏安、云霄等县，担任剿匪和协助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曾组织部队进剿漳浦县古雷半岛东南六公里的莱屿岛股匪，指挥部队全歼该匪，俘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九龙江纵队"司令林茂才以下匪徒五十一人，当地人民群众深受匪患之害，对此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此役受到上级首长的通报表彰。

重要的在第 1 页，标明 49 年、60 年、70 年、77 年四个关键点，这四个党内职务是他任团长师长军区副主任省军区司令的时间点。最多字字迹可能是“侦察队总支委员”那时任胶东军区侦察队副队长。

爸爸有两本南京军事学院的毕业证书，一本是廖汉生钟期光签名，另一本是刘伯承一人签名。前者是基本系，后者是高级速成系预科班。但他写履历时只写了在基本系毕业。

经查，基本系主要培训师、高级速成系主要培养军级干部，预科班应理解为预先培训，打好基础。

（我提供了珍藏的原件和对大事记的看法，大哥对手迹和证书进行分析）



結業證書 第0171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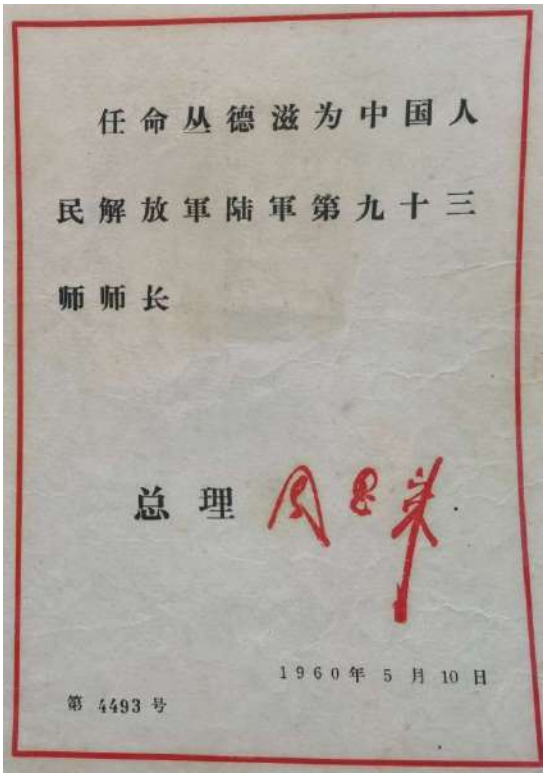
叢德滋同志在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三期預科學習期滿經考試成績及格特發此證書

院長 劉伯承

兼政治委員

一九五五年九月 日

學習課目	考試成績	相當程度
語文	3	初中學年
數學	5	初中一年級
物理	5	初中二年級
化學		
地理	5	高中一年級
軍隊代號	5	



1960 年 5 月 10 日周恩来代表国务院颁发 93 师师长任命书

附二：

编者注：以上父亲亲笔修改的个人简历是所有丛德滋生平、年谱等的时间经纬的校准标准。下面在博雅中国人物网上发布的父亲历史，是最详尽说明他的历经战役战斗和生平等的宝贵资讯，特此转载如下：

丛德滋

博雅人物网

[公元 1923 年—2008 年]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者，福建省军区原司令员、原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离休干部丛德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十八时五十分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不幸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丛德滋同志，一九二三年一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文登县宋村参加八路军，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丛德滋同志历任胶东军区十七团侦察排长、军区侦察队副队长、队长。参加了解放

平度城歼灭日伪战、文登县高村袭击战、石岛偷袭战、胶东地区歼灭敌顽军战、于山大会战、昆嵛山战斗、胶东万第歼灭伪军战斗、纪格庄、滕家庄、海阳所战斗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胶东军区第七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三十一军司令部侦察科长。参加了胶东保卫战（水沟头埋伏战、海阳城围困战）。解放兖州战斗、解放济南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潍县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多次战役战斗。一九四九年五月率领侦察营先期由江西玉山进入闽北山区，第一个率部队从福州晋安区日溪乡进入福州，

揭开解放福建省的重要战役福州战役的序幕。他带领侦察先遣队不畏道路崎岖、气候不适等困难，了解敌情、地形、社情重要情报，为大部队顺利解放福建打开了局面。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丛德滋同志出生入死，意志顽强，英勇作战，身先士卒，不畏艰险，指挥部队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丛德滋同志先后任三十一军九十一师 273 团副团长、团长，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九十三师师长，三十一军副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等职。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初期，他先后率领部队进驻龙海、东山、诏安、云霄等地，组织剿匪和协助地方政府恢复经济建设、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在担任九十三师师长期间驻守厦门岛，出色完成了对-事斗争任务，保证了厦门市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有安稳的生活环境。丛德滋同志在任省军区司令员期间，以旺盛的革命精神，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形成了国防建设和民兵建设的新思路，开创了地方武装工作、海防前线工作、对台战场准备工作的新局面。一九八三年退居二线，任省军区顾问，一九

八六年十一月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及军队建设，继续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诚。

丛德滋同志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 年晋升大校军衔。曾荣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七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丛德滋同志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

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战争年代，他忠于职守，勇敢作战；和平时期，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质和风格。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他具有很强的党性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胸襟坦荡，光明磊落，服从组织，尊重领导；它具有很强的群众观念，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关心部属；它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淡泊名利，为人正派，两袖清风，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丛德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附三：丛培欣：有关皮定均空难的有关回忆

看到卫东收藏的福建大事记，当中有关当时在东山岛演习前指的父亲和 31 军长宋忠贤，第一时间赶往空难现场的画面，引起了我沉痛的回忆。那是 1976 年 7 月 7 日，1976 年大事连连，有人说，皮司令是一路陪着，保卫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驾鹤西去了。

这一年暑假我回福州，父亲亲口对我说，他和宋忠贤军长，从前沿指挥所赶到现场，冒着瓢泼大雨，用雨衣当尸袋，边流泪边收集遗骸。

这是空难现场的皮定均塑像

以下繁体字是在我的回忆录中的一段回忆：

第十三節 軍營中士兵的求索——1971 年-1976 年世界僅見的“工農兵”大學生——毛澤東培養了“反思”的戰士

（關鍵詞：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工農兵學員、毛周朱去世、皮定均殉职、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幫）

.....

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在赴福建東山島的演習途中因米 8 直升飛機失事意外逝世。當時我知道父親和 31 軍軍長宋忠賢在東山演習的前線指揮所已經準備了幾個月，皮司令把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我父親拉到 31 軍的演習第一線，是為後續準備讓我父親轉回軍事領導幹部的用心良苦。

一天，也在南開大學上學的成都軍區嚴政委的兒子突然告訴我出

事了，皮司令死了。我腦袋一蒙，是指揮所爆炸，是飛機失事，有我父親陪同嗎，因為經常是他陪同的。我用了非常方式到郵局給家裏只發了三个字：“速回電”的簡短電報，家中立即回電：“勿掛念”。後來我聽父親詳細講述了當時他在前指等待皮司令未到，率部隊上山處理事故現場的全過程，不堪回首。以後才知道，當時在臨近的野戰醫院裏的手術室做了一級戰備的準備，當時裏面的一位女護士就是我現在的妻子呂青，她當時所在的醫院正是我母親生我的軍隊醫院。

人們事後議論，飛機上有三個本不該去的人：皮定均的大兒子，順便觀看演習；31 軍宣傳處牟處長，搭順風飛機回軍部；皮定均的保健護士，自己堅持要去。

有三對準備結婚的人：皮定均的兒子準備 8 月 1 日結婚；保健護士是 29 軍劉政委的未過門的兒媳，也準備 8 月 1 日結婚；皮定均的警衛員，準備演習結束就回家結婚。

但也有一個說法，說皮定均這次帶了這麼全，是為三位當年同時去世的中國領袖帶去的。皮定均在解放戰爭中的名聞全軍的“豫西牽牛”的作戰中，他率領一個野戰旅吸引

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轉了幾個月，結果越打部隊反而人越多。據說，評軍銜時，皮定均開始是少將，毛澤東批示：“皮有功，少晉中”。皮定均治軍以嚴著稱，軍中流傳了許多他嚴格治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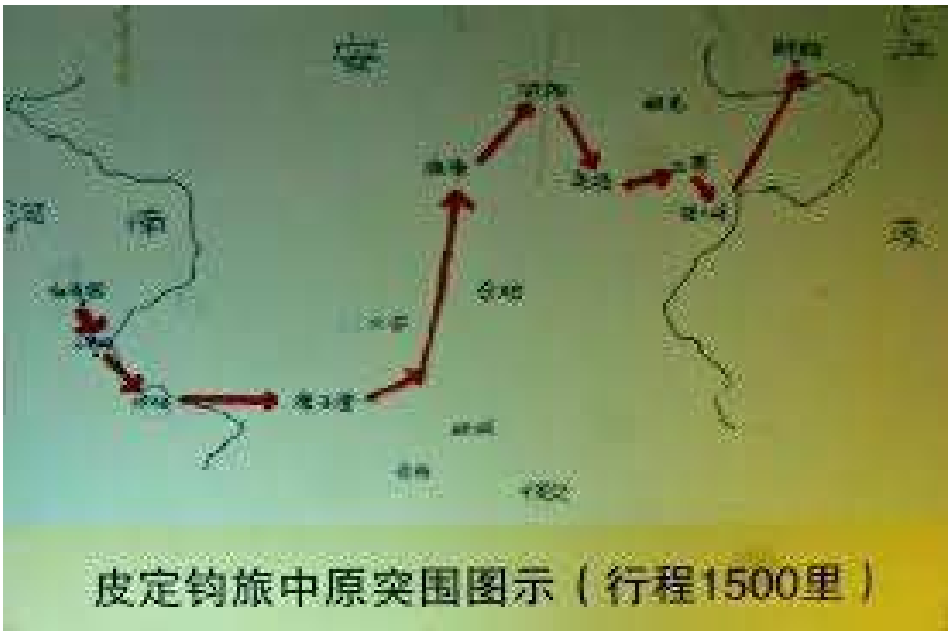
1976 年夏，毛澤東病重，“四人幫”猖獗，鄧小平下落不明，天安門事件後，皮定均向下屬說：“現在形勢很嚴峻，我是做了充分準備的，如果形勢繼續惡化，我就上山打遊擊！”（《歲月紀實——宋清渭回憶錄》）皮定均同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一樣是毛澤東喜愛的

能征善戰且又“心直口快”的“忠臣”。

我父親是皮司令的愛將之一，我從父親那裏聽說許多他和皮司令在一起工作的故事。有一年，我父親在上海瑞金醫院做了一個當時算是大手術的甲狀腺瘤切除，在他完全失聲的那個月裏皮司令去醫院看他，大嗓門的大笑著說，“老叢，別裝病了。”可臨走前他還是細心的把院長叫到一旁，叮囑一定要加強護理和治療，千萬別把一個需要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弄成啞巴。

皮定均意外逝世，對原福州軍區的幹部布局有了根本的影響，也

可能對後來保留南京或福州軍區也有著重大的影響。福州軍區，最後在我任團政委的時候被撤編了。



附四： 小建国历险记

父母亲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 1951 年 9 月在厦门领了梁灵光市长签发的结婚证书后，分别于 52、54、56 年生了我们兄弟三个光头。 父亲兴奋地对他的生死战友打趣地说，军事干部就是不一样，结婚就是攻山头，生孩子那是打机关枪，“突突突”一个连发，三个男娃落地，

痛快！ 话中有话，他的老搭档李平叔叔是政工干部，已经连生了三个女娃，正撅 着嘴呢!可静下心来总觉得缺少了什么，缺少一个女娃啊！59 年春节过后， 母亲又怀上了娃，父亲高兴的不得了，说这次一准是个姑娘。后来怀孕几 个月了，产科医生说，从脉象和状态上看，确实像女娃。母亲也非常高兴，准备的小衣服全部都是小丫头穿的花花绿绿的。59 年 11 月份，丛家第四个 小光头出生了，大家都傻了眼，我和哥哥想要个小妹妹的愿望也落空啦。 这个小弟弟小时候长得特别可爱，也有点像小姑娘，

皮肤白，眼睛水灵， 小脸蛋红扑扑的。我哥小名叫建 闽，我叫建华，大弟叫建中，小 弟弟爸妈给起了个名叫建国。“小 建国、小建国”，在部队大院子里 就这么叫开了。……小建国出生时，我们是住在厦门一中校园对 面的后来陆军 174 医院的院子里，1962 年才搬到白鹿洞的将军楼。 虽然又生了小光头，可是父母亲好像最疼爱这个小弟弟，尤其是父亲， 对我们三个顽皮的兄弟凶得很，但对这个小弟弟是百般呵护，时常带着他出去蹓跶。九三师院子里，大家都知道丛师长有个宝贝小儿子像

“跟屁虫”。在大院里，经常被那些与我们三兄弟一般大的女孩子“抓”出去当“皇帝”，两根毛竹杆撑起个破藤 2 椅，让他坐在椅子上，头上扎着一个洋葱小辫，戴着草编的帽子，身上挂满了野花，抬起来“游街示众”，并高喊“皇帝驾到”。用现在的网络语言 说，“小建国”是妥妥的“院红”。

记得那是 1964 年春夏之交，一场病灾突然降临我们可爱的“小建国”身上。他当时才四岁多，人见人爱的样子。一次与大孩子们玩回家后就蔫 了，一点儿精神都没有，一量体温 39 度多，赶紧送 174 医

院。结果连续几 天高烧不退，最高体温达 41 度。做了各种体检，查不出得了啥病。先是怀 疑重感冒，又怀疑脑膜炎，可是对症下药完全无效。入院才 2—3 天一直高烧不退昏睡不醒说胡话，医院已发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父亲从云顶岩 指挥所赶到医院，回家后急得团团转。我们三个兄弟看在眼里大气都不敢 出一声，生怕他发火。李平叔叔赶到家里，看到父亲那个样子，不断地安 慰说，这事我来办，我来想办法。你放心吧！父亲紧握老战友李叔叔的手 说，拜托你了，一定要把“小建国”救

过来。父亲第二天又要上云顶岩，一是有重要敌情，二是他已不敢再去医院看“小建国”了，父子情深可见 一斑。“小建国”住院第四天，药物降温已无用，特护病床周边摆了一圈冰 块，头上压着冰冻毛巾进行物理降温。李平叔叔通过福州军区领导，紧急 从福州总院连夜调来三名专科医生赶到 174 医院会诊。第五天“小建国” 已经出现停止呼吸危象，心脏停止了跳动最长达到三分钟。由于医院及时 采取了抢救措施，心脏总算恢复了跳动，因嘴巴紧闭，只能气管插管输氧， “小建国”喉咙部位

留下了一道刀疤。后来医生从头顶部打了三个小洞， 抽取液体化验，终于找到了病因，对症下药才有了转机。……“小建国” 脑袋瓜子又多了三个洞的小疤痕，小小年纪身上已留下四个刀疤。我当时 上小学五年级，有个场景记忆的真真切切，就是那段日子每当放学回家，我都不敢直接回家，在家门口徘徊好一阵子，然后才悄悄地进家门，生怕 听到母亲的哭声。我们三兄弟多次去特护病房看小弟，第六天时还昏迷不 醒，只是高烧渐退，头上绕着白绷带，身上插着管子既可怜又可爱。到了 第九天，24 小

时值班的护士看到“小建国”睁开了眼睛，喃喃地说，”阿姨， 我要尿尿“。护士以为又再说胡话，就说那你就在床上拉，“小建国”一阵 犹豫后，哗的一声，小便拉的满床湿。护士顾不上收拾，先冲出去喊医生， 医护人员到现场，高兴的不得了，小家伙终于醒了，且小脑瓜还没有被烧 坏！父亲第一时间冲到医院，看到小建国的样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连声向医护人员致谢。我记得为了迎接小建国出院，我们三个哥哥还动手折叠彩纸，做了小猴子、小猪、仙鹤、金鱼等小动物几十个，用线串

起来 送给他，让他开心一笑。后来父亲逢人就说，“多亏了李政委，多亏了医护 人员，小建国的命是捡回来的，而且大病后并无严重的后遗症，我当时都 觉得没有希望了，真是奇迹”。“小建国、小建国”，事隔三十多年后，李平叔叔和其夫人钟阿姨到福 州，在梅峰宾馆一见到我就喊了起来。我说我不是“小建国”，我是“小建华”，老二。李叔叔嘟囔着，我看你就是“小建国”，你们丛家的几个光头 怎么长得一个样啊！可见他老人家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建国”。我们异 口同声地说，李

叔叔，你可是“小建国”的救命恩人哪！李平叔叔朗声大 笑，又讲起了之前多次讲述过的“小建国历险记”……

（丛培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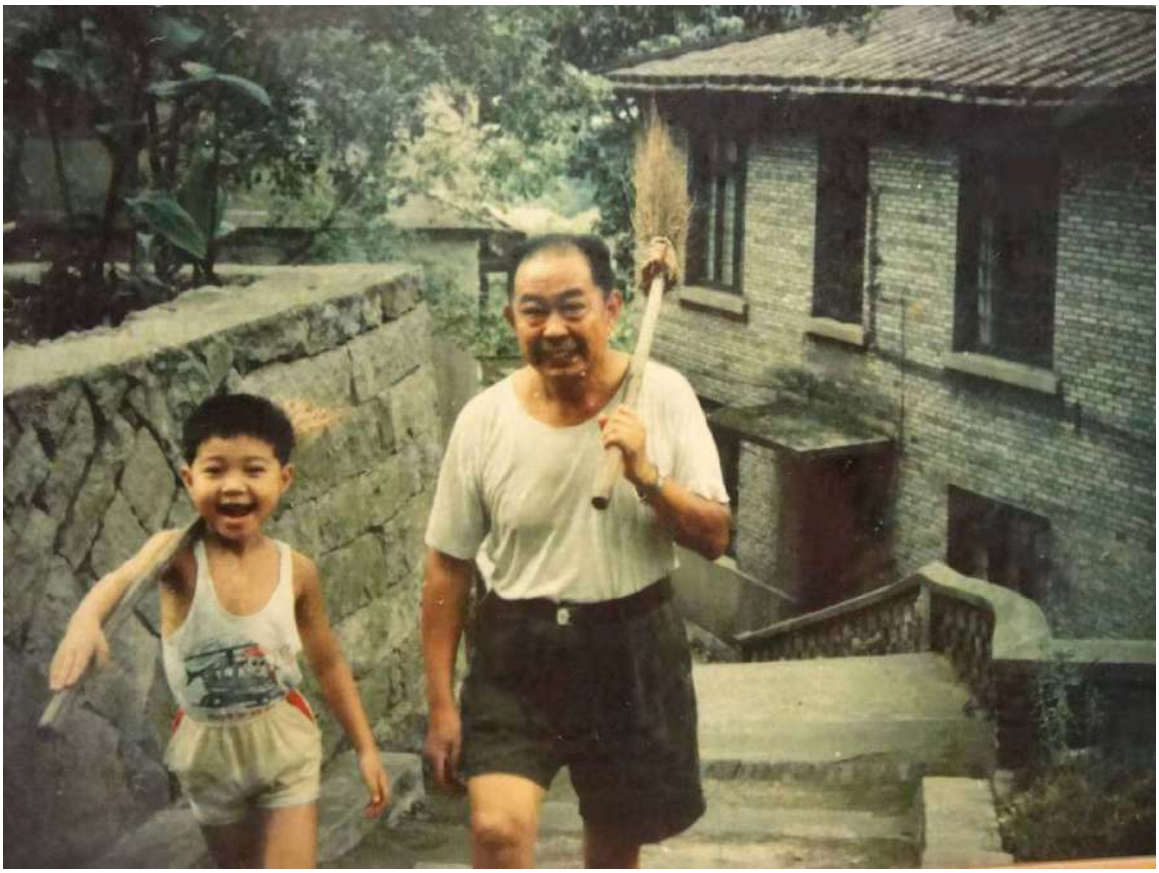
长孙　丛旻

回目录

19、　向爷爷奶奶汇报

丛旻

记得 2005 年 8 月我刚刚考上美国南加州大学，特地拍个视频向爷爷奶奶汇报，我同爸爸妈妈一起从早上拍到晚上，从家里一直拍到学校，上面的图片就是当年视频的截图。



今天向您们汇报 17 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一、综合：

在商业和住宅建筑管理方面是成功的项目工程师和经理。经过锻炼，已能在复杂环境中平衡优先事项，有操作各种办公设备和软件（Blue beam,Primavera 6,Microsoft Project,Auto CAD,Revit,Ms Office）的能力。有承担项目工程师或项目经理的能力。

二、经历

嘉龙房地产开发公司

担任过加尼福尼亚州洛杉矶嘉龙房地产开发建筑副总裁助理/成本估算师。

支持副总裁管理和开发多个项目：

1、高层混合用途商业建筑，总建筑价值 5000 万新元；

2、医疗保健设施，总建筑价值 2000 万美元；

3、贝莱尔豪华住宅，总建筑价值 3500 万美元；

为所有项目制定了创建和维修计划，制定了所有项目的建设预算。

审查 A/V 顾问的服务范围，协商费用和合同条款。

与 LADBS,LADWP 和其他政府机构协调计划提交和许可。

审查了酒店管理法律方面的法律咨询公司的拟服务范围、HOA 预算服务、CC&R 法律服务、维护项目控制文件和 FFE 程序。

采访了总承包商、MEP 分包商和材料供应商。

参加项目设计团队会议并形成备忘录。

SWH 建筑集团 公司

担任 SWH 建筑集团公司建设项目工程师。与建筑师和工程师协调,

审查施工计划和规范。按行业标准审查合规性和规范性，确保获得所有许可证。通过监控和协调项目，维护项目的进度按计划进行。

审查 RFI，通过批准支出和批准次级协议来控制项目成本。

通过执行程序、规则和法规来维护和清洁水环境。

比弗利山庄 PALISADES 资本合伙人股份公司

担任项目分析师

协助业主进行尽职调查分析，包括政府许可证申请。建筑审查申请。包括 OSHA、ADA 以及经济适用房。

负责管理日记并监督 GC 和分包商提交设计图纸。协助范围包括协调分包商和供应商，协调预算分析和投标。

协助制定场地利用计划。管理 RFLS、变更单、分包商账单、现场生产跟踪、采购与合同管理。

三、教育

在世界排名第 22 的南加州大学

获得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

(09/2004—05/2006)

获得建筑管理、建筑设计双硕士学位 （09/2010—06/2013）

获得主要 GAP 3.1 和集中课程 3.3 的累积 GPA.

相关课程：房地产金融分析、建筑工程、合同法、财务报告和分析、公司财务和投资组合管理等。

基础知识：施工管理和进度软件、Microsoft Project 和 Primavera 6、其他建筑设计相关软件：AutoCAD、Revit。并精通 Microsoft Office,特别是 Excel、Word 和 PewePoint(10 年以上)

流利的中英文。

四、执照和证书

1、加州房地产经纪人（BRE#02042066）

2、综合建筑 B 执照证书

3、CAL OSHA 合格人证书

在上面的简历的 17 年中，您们的孙子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今天向在天堂里的爷爷奶奶再次汇报，孙子遵循您们的谆谆教导，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上面我将珍藏的照片和我现状的资料给天上的您们看。

照片是彩色的记录，我的简历说明我们已经过了适应关、语言关。今天，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稳定的事业，还可以在各方面协助爸爸妈妈，请您们放心。

我们天天想念着您们，希望您们在天上能看到我们。祝爷爷奶奶在天堂幸福快乐！

您们的长孙丛旻、薇薇敬上

回目录

20、悼爷爷

——对爷爷的回忆

丛兰兰 Dec 7 2008

对爷爷的记忆，从很早以前开始，也许那早在出生以前。爸说，你的名字是爷爷取的。是的，在过去，我曾因为名字的兰，太简单，而想过改名字。可是后来没有，相信以后也不会。爷爷从

没有直接告诉我，为什么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但我心里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字包含了爷爷多少的期待。一字千斤，一个字带给了我一生的祝福。我不想辜负，不会辜负，也不能辜负。

我以为我已经变得很坚强，我一定不会哭，可是我错了，对于死亡我依旧是软弱的。不敢想，也不曾想。妈说，爷爷走得很安详，我想这也是我唯一可以稍微值得安心一点的原因。爸妈辛苦

了，没有你们，我想爷爷也无法走的那么安静安心。

我突然害怕了，害怕了人会长大，人会变老，害怕了人会生病，更害怕了人要死亡。可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的必经过程。不能因为害怕发生而逃避，不能因为怯懦而不去勇敢面对。我想，如果我们在死亡的前一刻，回首人生，可以安逸并且平静地说一句，我知足了。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想做的事，

我们尽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那么，我们就可以走的很洒脱很满足，像爷爷一样。

当人去世以后，我们总是会很伤心，我们总是会让情绪陷入一个低潮。可是这能否启发我们什么呢，走的人一定不希望，我们为此而沉沦，为此而一蹶不振。即使没有遗言，我也相信，走了的人一定希望活着的人可以坚强，能够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爷爷的走就是这样。

人会长大，人会因为生活的打磨而圆滑，而世故。可人心深处一定还保留着某些感动，某些柔软。爷爷的一生，戎马生涯，精彩纷呈。他一定自豪他的一生，他一定以自己当过兵，打过仗，甚至教训过人而觉得满足和骄傲。可不，爷爷就曾是我小时候嘴边的骄傲，长大了我要当司令，我说过。是的，那是多么令年少时的我向往的啊。长大了以后，虽然知道无法实现这个儿时的梦，但我清楚地明白，我一定会实现一个和儿时的梦一样伟大的理想。感谢爷爷，给了

我一个梦，一个五彩缤纷，闪闪发光的梦。

前两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想那是天上的神仙要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今天天气变得特别冷，和我的心一样降到了零下某度。但明天，后天，雨过天晴，气温回升，即使是冬天，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会温暖自己，保护自己。

爷爷的走，太过突然，突然到我的心也在发抖。尽管我知道，这两年爷爷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但我的记忆里，

却只有爷爷健康的样子，微笑的表情，和蔼的身影。虽然这些已成记忆，但它们很厚实也很真实，很柔软但也坚强。活着的人要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这样天上的爷爷也会笑，天上的星星也会眨眼睛，即使云再厚，风再急，雨再大，我们也要好好的生活。

孙女：　兰兰 敬上

回目录

21、永生不忘的爷爷

——回忆一件影响我终生的“大”事

丛冰

听长辈们说，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似乎总有用不完的精力，爷爷说我和爸爸一样，反应特别快，聪明又调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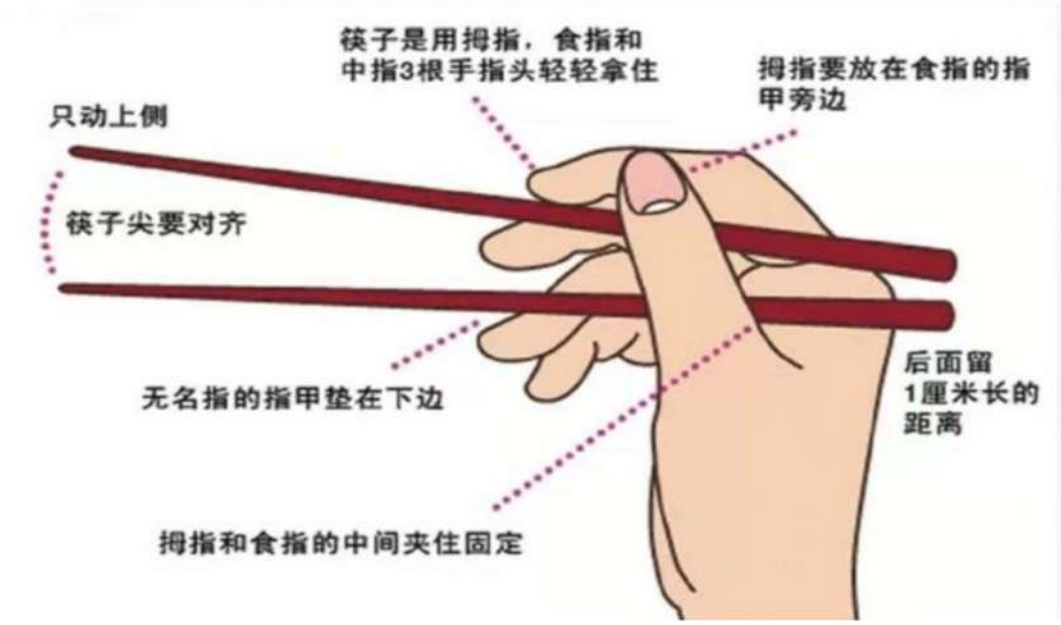
爸爸总是想吓唬我，说要送我去当兵，去军营里好好的练一练我的纪律与服从，我却回嘴说要去当个侦察兵，然后凭自己的本事升到司令，像爷爷一样的厉害。

爷爷听到以后，笑眯眯的说我有当兵的潜质，但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可不好当，这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办到的。不管是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尽职尽责，就像我们吃饭拿筷子，每个手指都有自己的职责，只有合理的运用，才能事半功倍。比如这盘中的花生，

筷子用的好了，可以精准的夹起想要的那粒花生，这是其他餐具做不到的。

我当时年纪比较小，筷子总是拿不好，我总觉得明明可以用勺子叉子吃饭，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么难用的筷子。每次爸爸想纠正我拿筷子，我总是不情愿，自从听了爷爷讲了这番话，我顿时醒悟了，是啊，做人做事，可不就像拿筷子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有合理的运用，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尽职尽责，才可以事半功倍。

爷爷很耐心的手把手教我如何拿筷子，还说爸爸也是他教的，身为中国人，筷子必须要拿的标准。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长辈们对我们的期望与祝福。



（上图为示例，转载自网络）

看着和蔼慈祥的爷爷亲自教我拿筷子，一步一步的教，我一步一步的练，学有所成的时候，特别高兴，心里暖暖的。小时候总觉得爷爷是我的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雨，爷爷是我最自豪的榜样。当然，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想过，我的“参天大树”有一天也会离我们而去。

事情发生的突然，虽然爷爷的病情偶尔也有反复，但我回家的时候爷爷总是跟我说他一切都好，还拿好吃的给我，所以天真的我总以为是真的一切都好。直到 2008 年 12 月 5 日的那一天，我在美国洛杉矶接到了爸爸妈妈的电话，电话那头，一向坚强的妈妈哭哑着嗓子跟我说爷爷走的很安详，叫我不要急，要懂事要成熟，不要让他们担心。挂了电话，我感觉一个晴天霹雳，抬头看看蓝天，美国洛杉矶的阳光灿烂刺眼，我却不愿意低头，不愿意闭眼，就这样麻木的看着太阳，直到数不清的眼泪划过脸颊，眼前

出现的一切都是蓝灰色的。我用力掐着自己的手，却感觉不到疼，觉得这一定不是真的。我几近崩溃的翻着手机，预定着最快一班的机票。可是我的护照要在 1 个星期之后才能拿到。不知所措的时候，爸爸妈妈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说爷爷办了葬礼就准备下葬了。而此时远在他乡无能为力的我，再焦急，再煎熬，却是连爷爷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这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永

远无法释然。

哭肿了双眼，我发狂似的买了很多很多双筷子，不同的样子，却用同一个拿筷姿势，特别标准。拿着筷子，我觉得那是爷爷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握着筷子，我感受到爷爷在跟我说他只是换一种方式守护我们；捧着筷子，我知道，那是爷爷对我们的期望与祝福。

多年以后，机缘巧合，我选择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在这边生根发芽，有了稳定的事业与幸福的家庭。

在美国工作生活我们已过了适应关和语言关，我考入了洛杉矶著名的东洛杉矶大学攻读英语和专业知识。在大学期间我就已经步入国际化妆品牌公司开始工作，直到担任该品牌公司的分店经理。经过多年的历练终于被美国最大的华人

银行录用。至今我在美国华美银行任分行主管已经5年了。

目前和丈夫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爷爷的教诲一直伴随着我，每当我遇到挫折想放弃，想投机取巧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爷爷对我说的这些话。爷爷的教诲总能在我最无助低落的时候鼓励我。想起爷爷最经常鼓励我的那句话：“冰冰高兴就好，冰冰有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她”。我就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有了前进的动力。是爷爷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让我无所畏惧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爷爷，如今您的曾孙女已经三岁啦！我也在手把手教她用筷子，一步一步的，就像您曾经教我那样的耐心和温馨。我会告诉她，她的太爷爷有多么多么伟大；我会告诉她，身为中国人，筷子必须要拿的标准；我会告诉她，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长辈们对我们的期望与祝福。

致我最尊敬最爱戴的爷爷！您是我的榜样，我的骄傲，是我前进的动力，是我生命中永恒的世界之树！

亲爱的爷爷，孙女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讲给您听，就像小时候那

样，拿个小板凳坐在您身边，不停的问为什么，叽叽喳喳的缠着您讲抗战的故事，您总说那不是小孩子能听的故事，却还是选了一些精彩的战事讲给我听。亲爱的爷爷，孙女真的好想好想您！听牧师说天堂里没有病痛，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愿您在天堂幸福快乐到永远！

孙女丛冰 孙女婿劳鸿峰曾孙女劳婉晶　敬上

回目录

22、父亲的山 母亲的河

丛培波

1982年9月11日 星期六 第二版 《解放军报》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代表们在投票。（本组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父亲在十二大投票

现在是公元 2022 年 7 月底，在人民军队建军 95 周年前夕，我——一个 68.5 岁的军二代应该写点什么。写写我的家庭、我的兄弟、我的父母亲吧。尤其是父亲，一位 1940 年抗战最艰难时期在山东胶东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军旅生涯近 七十年，于 2008 年病逝于福州。明年一月是他老人家的百岁诞辰，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电影《上甘岭》插曲是小时候我们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可以说我们是

听妈妈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父亲唯一弹片的重伤是在朝鲜战场添上的。他的战友，他的山东老乡，有不少人尸骨埋在了那里。我的父亲出身八路军，我的母亲出身新四军。在进军福建的行程中经战友介绍相识、相知、相爱，于 1951 年 9 月在厦门登记结婚，签发人是新政权的首任市长梁灵光将军。父亲当年 28 岁，母亲 20 岁，可以说正是青春年华。

父亲是山，母亲是河，父亲是天，母亲是地，父亲的格局决定一个家的方向，父亲的眼界预示着孩子们的未来； 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母亲的情绪决定一 个家的温度，一个家庭不能缺少快乐和温情。我们的父母亲自然而然地承担着 他们

应该承担的角色定位。虽然说，四个男孩子顽皮得很，但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我们四兄弟每当人生处于关键节点的时候，父亲的简短表态如同军令，父亲的针对性指点如雷贯耳，父亲的严厉批评触类旁通，使我们受益匪浅。1984 年，我从师级政治部组织科调任军级政治部组织处，职务也有所提升。父亲得知后告诫我说，机关大了架子不能大，要深入基层掌握一手材料；职务高了不等于工作能力提高了，要谦虚谨慎，尽快熟悉业务；对上级的意图要头脑清晰，细心领会，对下级的情况不能只听汇报，要去

伪存真；对平级的同事要搞好团结，注意协调。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也是父亲的经验之谈。父亲的话语不多，但很平实、很深刻，使我终身受用。 家风严格品行端正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话很少，更多的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我印象较深刻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活简朴，不讲排场。父亲是农民的 儿子，从农村走出来，生活简简单单、实实在在。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虚头巴脑 那一套。吃住只要满足基本需求即好，穿衣除军装外仅有几套便装，从不讲啥名牌品牌，穿着舒服就行。父母在

厦门结婚后，因工作需要几乎每一两年都要搬一次家，从厦门到南京、从南京到同安，从同安又回到厦门，在厦门住了十多年， 在岛内起码又搬了五次家，后来又搬到了福州。可是记忆中全部家当就是五个大点的樟木箱和一个 1955 年评军衔时发的礼服箱。因为每到一地住宿都有些基本家具，有床有桌柜等就足够了。我们四个兄弟，老大衣服小了就给老二，老二小了给老三，所以我大弟培珊衣裤最破烂，补丁最多。军人家庭军队领导干部的孩子与老百姓的孩子在学校内外打成一片，完全一个样子，关系也十分

融洽。二是为人正直，拒绝恶习。待人处事讲原则、讲正气、讲道理，对吃喝嫖赌歪风邪气零容忍。记得是在 1958 年的时候，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在三十一军九二师任副师长，我们家住在同安部队营房。当时营区除司政后机关办公楼外，其家属房散落在当地农村周边。男孩子顽皮得很，有时候会同当地农民的孩子打架。 当年我哥 6 岁多，我才 4 岁。有一次偷砍了当地农民种的还未成熟的青香蕉，被农民当场抓住送回了家。父亲正好在家，发了一次大火！把门一关拿出军用皮带， 抽得我和哥哥鬼

哭狼嚎，尽管很多次皮带是重重地抽在母亲背上。此次挨打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它告诉了我，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劳而获地偷拿别人的东西，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不做偷偷摸摸的事。三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父亲是独子， 经常说他没有兄弟的概念，但深知“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你们四兄弟要大的带小的、互相支撑着往前走。我们四兄弟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相互包容、相互扶持，大哥有大哥的样子，四兄弟团结如一人，在部队院子里是有目共睹的。 四是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父亲是孝子，这是

他们战友们老乡们的共识。在父亲刚两岁的时候我爷爷就病故了，奶奶当年才二十多岁还怀着姑姑。后来奶奶带着幼年的爸爸和姑姑，宁愿在外乡讨饭也没有改嫁，生怕委屈了孩子。父亲在十七岁正是农村好劳力的时候，在奶奶的支持下加入了八路军队伍。当兵以后，父亲不管走到哪里，始终牵挂孝顺着奶奶。五十年代以来，每当拿到工资津贴，第一 时间让母亲寄钱回老家，月月不忘。原本是让奶奶到福建养老，而因老人家感到气候和环境不适应不愿意来而作罢。奶奶在老家山东活到 94 岁，无疾而终。

我于 1979 年回了一趟老家，与奶奶同吃同住了三天，深感老太太虽然没有文化， 包裹着小脚，但身心非常健康，为人豪爽、正直乐观、豁达。……父亲孝敬奶奶 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四兄弟。父亲对母亲、对家人、对我们四个光头男孩，粗中有细，宽严相济。不过说实话，从小到大，我们四兄弟除小弟外都有点怕他！我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兄弟小时候一见到他就像小老鼠见了猫一样。父亲很少打孩子，只是凶得很，说话非常严厉，几乎都是命令式的短语。对母亲他还是彬彬有礼的，有事商

量着来，但如果僵住时他肯定是拍板的人。家庭夫妻关系在外人看来是民主平等的，一家人也和和睦睦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军队大裁员，首先从女兵开始。母亲已生下我和哥哥， 还怀着老三。当时有两条选择路线，一是转业地方成为地方干部，但可能无法全心照顾孩子和家庭；二是复员做家庭妇女，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复员金，完全可以顾家。父亲主张母亲“复员”，母亲不想“复员”，想出去工作。父亲说，眼看 第三个孩子落地，家里确实要有个人照看，虽说一个孩子一个保姆，但总要有人管理。

母亲被说服。当然，六十年代时母亲后悔得不行，在厦门经常为此事与父亲争辩，并强烈要求恢复工作。我们当时也是大小孩了，都坚决站在母亲一边同 父亲“斗”，父亲终于同意。1965 年母亲恢复了公职，又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 开始时任厦门橡胶厂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福州军队印刷厂和区委办公室工作， 直至退休。母亲是抗战时期的 1945 年加入的新四军，原本妥妥的离休干部，待遇很高。但因为“复员”十年，不能连续计算工龄，不能享受离休待遇，父亲又坚持说按文件办理，不许去找关系，

不能违规。我们四兄弟都为母亲“叫屈”，并共同声讨父亲当年的做派，父亲一直躲着话题不吭气。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母亲不能作为抗战老兵享受离休待遇是天大的“不公”，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其实母亲也是很要强的人，但为了我们兄弟四人，为了这个家，确实牺牲不小…… 6 我对母亲的印象就是文化不高，但知识面较广，数理化不通，但智力不低，性格内向但善于团结人，脾气温和但批评教育人有针对性，勤俭持家过日子精打细算。四个男孩子顽皮得很，但母亲从未打过我们，连骂我们都很少，

总是轻声细语说话说道理。小时候我们衣裤、尤其是裤子，经常磨破，当时又没有缝纫机， 只能手工补丁。母亲跟人学了做“补丁”，用尽量相同颜色的布头，左一块右一块地补那些破洞。虽然粗针大线，但实用就好。母亲十四岁就离家加入新四军， 做家务确实不行，最擅长的是煮面条，打上鸡蛋花，大家吃的津津有味。在厦门白鹿洞将军楼时，背靠山峦，又有独立院子，母亲和我们养过鸡、兔，种过各种蔬菜，小日子过的挺有滋味。总之，我们这个六口之家，生活得十分幸福，兄弟们的学习也很用功，尤其

是大哥带了个好头。在厦门市重点小学“实验小学”品学兼优，是少先队副大队长和少先大队队旗的旗手，很是风光。我们羡慕得很，也有样学样，后来我也当了实小的大队委。院子里的叔叔阿姨都说，老丛家的娃个个表现不错，将来指定有出息。家风正、氛围好，父母又注重对孩子的品行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基础打牢了，将来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论与什么样的人共事，都会顺顺利利。我们四兄弟立业成家后，找的媳妇素质也很高，两位老师（大学、中学）、两位医

务工作者，品行端正有知识，和善待人有礼貌，相夫教子会 持家，孝敬公婆守妇道。妯娌关系也十分融洽。四个家庭非常稳定，没有出现啥异常情况，孙辈也成长发展得很好。我爱人蔡琳出身高知家庭，大学毕业于名校，医学博士学位，是福建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院子里是公认的好媳妇，待人礼貌，尊老爱幼，孝敬公婆。因为学医，因为同公婆住一起的时间最长，对公婆的身体健康尤为关心和照护。父亲母亲生前多次对人讲，我们家的媳妇个个优秀，蔡琳最贴心。这一切一切都与父亲母亲

的言传身教、精心培育和管理分不开。 以善待人 以诚处事 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四兄弟影响很大，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良地对待别人，要忠诚地做任何事情。父亲对家人非常严格严厉，但对部下对身边工 作人员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温和的。当然，对工作马虎、执行任务懈怠的人和事， 尤其是弄虚作假或是所犯错误造成不应该有的损失时，批评起来也是不讲情面的。 父亲的部下都知道他的脾气，一般也不敢惹事生非。父亲经常说，不论你当多大官，不论你遇上什么身份的人，要善良待人，这

是态度，要忠诚办事，这是品格。父亲在九三师任师长十年间，是当时厦门岛驻军最高军事首长，经常下部队下连队，对海防一线守备连的情况了如指掌，班长一级的有很多都能直接叫出名来， 战士们待他为兄长，威信非常高，人缘非常好。上级多次考核，父亲的民主测评 分数最高。1969 年的第九次全国党代会召开前被层层推荐选为党代表，光荣地 出席了会议。记得“九大”会议回来后一次在师机关露天篮球场看八一厂的新闻 纪录片，当镜头里父亲出现在“九大”会场时，官兵们齐声喊“丛师长、

丛师长……” 1976 年底，在福州军区开国中将皮定均司令员生前的强烈推荐下，父亲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并担任省军区党委书记，这种一岗双职双主官的情况并不多见。我们知道，父亲既是重返军事领导岗位，也是临困受命。1977 年春节，我从浙江海军部队探亲回家到仓山省军区找父亲，被秘书引进他的办公室，当时他 在开会。我看到墙上挂着全国全省军用地图，办公桌上一大摞文件，玻璃文件柜里摆满文件夹，在办公桌后的屏风内摆着一张行军床，床头柜上摆放着几盒药片， 还有半个馒头，我

的眼眶湿了。老爸是 24 小时吃住在办公室里的。见到父亲后， 他与我谈了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已有五六次被来人打断。父亲有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说省军区的现状是“四多二少”：历史遗留问题多，老红军老八路多， 积压下来提不了调不走的干部多，所管辖的守备师军分区武装部既分散又多，但解决问题办法少，可用经费少。单司令部副参谋长就有 17 人之多，全军闻名。父亲风趣地说，再加一人就成了“十八棵青松”(京剧《沙家浜》郭建光唱词)啦。可见工作 压力之大，困难之大，矛盾

重重，举步维艰。但时隔两年后，我在省军区院子里 听到机关干部和邻家叔叔们议论，省军区上上下下面貌一新，机关部队生气勃勃，海防建设和民兵工作“三落实”工作是全国的典型，多次受到上级表彰。我真是惊呆了，这是付出了何等的心血才能取得这样的变化。当时的宣传处长，后来转业与我在省广电厅一起共事的傅祖桂战友对我说：你父亲在省军区六年半，是福建省军区各项工作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我就是见证人。他的工作精神、工作态 度和工作作风省军区的机关和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是交

口称赞。可是我也听说， 1980 年连城大演习现场，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在福州军区首长直接命令下，用 军用直升机直接送到福州总院抢救。父亲是个干工作不要命的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父亲在工作中在决策中果断刚毅、不畏困难、勇于挑战不可能、敢于承担 责任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四兄弟在各自的军旅生涯中，都是从基层战士、班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哥哥和大弟都是多岗位锻炼，在连、团两级担任过主官。既有机关工作经历，又有基层工作经历，在不同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受到上下级的好评。我想这种风格像极了我们的父亲。有人说，老丛家的孩子个个有底气、有血性，干工作有章法有思路有创新，军人气质十足。

父亲离休后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军队因战争而存在，长期没有打仗的军队 是很难带的。和平环境里，军人易滋生享乐思想，腐败现象开始蔓延。改革开放 后，社会完全放开，各种思潮涌入，西方的东西年轻人很容易接受，军队又是青 年人聚集的地方，带兵的人担子很重。当然，首先各级干部尤其领导干部自身要 过得硬。父亲

在观看电视剧《亮剑》时，虽然对剧中李云龙的作派有异议，但对剧情表现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军队和军人的气势，那种敢打敢冲， 敢于亮剑决斗，敢于担当负责，敢于致敌人于死地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说，军人嘛、男人嘛，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血性！父亲的军旅生涯的后半段主要是在台海两岸的福建，是对台军事斗争的前线，且担任的都是军事主官。 1959 年至 1969 年，前后十年间，父亲是厦门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员，云顶岩指挥所几乎成了他的“家”。这十年经历了文化

大革命的动乱，经济社会很不稳定，对军队战备工作影响很大，但驻守厦门的九十三师各前线阵地没有受到冲击，官兵们严阵以待，起到了风浪中航船的“压舱石” 作用，多次受到中央军委、福州军区的通令表彰。在此期间有七位元帅秘密视察 过厦门岛，有几位还到过云顶岩指挥所。林彪元帅在厦门亲切接见过父亲，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记得是 1967 年 6 月，厦门市区造反派武斗动了枪炮（民兵武器），“革联”“促联”你攻我守地开了战，死伤上百人。为了避险，父亲在云顶岩上 作出决定，将军楼的

家属子女暂时分散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我们四兄弟随母亲先 是雇用三轮车拉到了厦门大学外海边，然后坐军用小车到 279 团团部驻地——云顶岩山脚下的村庄。我们一家住在辛团长叔叔家隔壁。不久后。我们四兄弟就与 279 团团部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年龄稍长的大哥成了“孩子王”。当时金厦还互相打宣传弹，我们在山上还捡到金门打过来的“劝丛德滋师长投降书”，繁体文字写得还是情真意切。许诺父亲率部投诚后赏黄金万两，并连升三级，荣为国军中将。孩子们看后哈哈大笑。可惜此传单没有留下。

在 279 团团部好像住了三 个月。在云顶岩山脚下，每天望着山顶高耸的天线，感觉山顶上的军事指挥所很神秘，父亲常年在指挥所值班，兄弟们时常有着登上云顶岩的冲动。记得是八月 一号那天，正值建军 40 周年大庆，哥哥和我们三兄弟以慰问父亲的借口，带上头天蒸煮的红通通的“梭子蟹”，用毛巾包好，走小路上山。有时完全没有路，披荆斩棘攀石岩，冲到云顶岩前被哨兵拦住，劝我们下山，我们死活不干，只得 报出是丛师长的儿子。当父亲看到我们四个兄弟衣裤上的茅草和划痕又好气又好笑，但还是

留我们吃了一顿中饭，并破例让我们用高倍望远镜观看大小金门及大担二担岛，那一天我们四兄弟真是开心极了。 开国中将皮定均到福州军区任司令时，直接过问父亲调任省军区司令员一 事。1976 年 7 月东山岛海陆空三军攻台登陆大演习时，父亲等各路将军云集东 山岛演习现场等侯皮司令乘坐的直升机，结果飞机失事。演习暂时取消，父亲等 人急忙乘车赶往出事地点。据说是漳浦某高山有 300 多米海拔，车子仅能开到 200 米高处，大家纷纷下车一口气爬了 100 多米，当看到飞机残骸和皮司令等随

行人员十多具遗体时，将军们齐刷刷跪下，痛哭之声久久回荡山谷...

光阴似箭，白驹过隙，今天，父亲离开我们十四年，母亲离开我们也九年多了。 我时常在梦中梦见他们二老，有时候会连续几天梦到。梦中的父母亲形象十分清晰，以至于醒来后都会瞬间感到时光倒流了。我隐隐知道，这可能是父母亲在另 一个世界里关注着我，关注着我们四兄弟，关注着他们生前十分疼爱的孙子、孙女。 亲爱的父亲、母亲，您二老放心吧，有你们在天之灵的护佑，有你们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全家人都会安

安全全顺顺利利！ 父亲的山，母亲的河，有山有水风景一定特别美！

欢送"培坡"参加人民海

回目录

23、从合成旅的沿革看新军改后的部队历史---73 集团军

风林山火

73 集团军算真是继承了原 31 军的衣钵---原 31 军辖内的四个师，91/92/93/86，除了 93 师转武警部队外，其它三支竟然都留存在现 73

集团军建制内，这绝对是新军改中的特例，由此也可见其位置和战备的重要性。

东部战区：七十三集团军

合成 3 旅：这是一支来自于原 1 集团军的的部队，算是现在 73 集团军内为数不多的“外来户”吧！这里我“吐槽”一下原来“红二---晋绥”系出身的部队，其军史之纷乱，发展之曲折，导致每每研究这一段我都一个头两个大。这里只好简单介绍一下该旅的沿革，其前身最远可追溯至 1930 年组建的红二军团，经过各种纷乱繁杂的改编，改番号，到抗战时发展成为以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机关一部及直属队

等组建的新358旅（即“彭358旅”，这里的“彭”是指时任旅长彭绍辉，我军少数在红一，红四和红二都干过的将领，独臂上将。同期还有一个“张358旅”，旅长张宗逊。“张358旅”为老358旅，当时挺进冀中作战；新358旅留守晋西北），同年9月又改称120师独立第2旅。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还参加了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战斗。

到了1945年8月，鬼子快完蛋了，晋绥军区的4个旅组成了晋绥野战军，独立第2旅就在其中。1946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晋绥野战军番号，同时以晋绥野战军司令部一部及独立第2、第3、第5旅组

成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解放战争初期，晋绥三纵各部队在贺龙指挥下，转战于山西的中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1947 年 8 月，为保卫转战陕北的党中央，晋绥三纵西渡黄河，正式加入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仍称为第三纵队，独 2 旅番号也是不变。1949 年全军整编，西野三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 3 军，独立第 2 旅改称第 7 师。整个解放战争中 3 军的历史不长，战斗虽然打了不少，却很难找到让人心动的亮点。歼灭战打过几个，但基本是打配合和助攻。不过值得一提是，3 军的军长许光达成为了 1955 年授衔的十大将之一，而 7 师师长唐金龙估计不熟悉军史的没几

个人知道，但坊间却说他是李云龙的原型之一，至于原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搜搜看看。

1952 年，3 军奉命与 1 军合并，同时 3 军的番号撤销。3 军辖内的 7 师和 9 师以 7 师为主体，合编为 1 军 7 师。1969 年全军统一部队番号后又改为 1 军 3 师，85 年整编为 1 集团军第 3 步兵师，1998 年缩编为第 3 摩步旅，2017 年新军改后改编为合成 3 旅。

首任主官唐金龙，55 年少将。

合成 14 旅：这是由装甲兵部队改编的合成旅，我对我军装甲兵的历史和发展都不是太熟悉，如有错误

之处望大家海涵。该旅前身为 1952 年 9 月组建的 20 军 58 师战车团（此时 58 师还在朝鲜战场），曾用番号坦克自行火炮 263 团，1956 年 11 月改编为济南军区坦克乘员教导团。1964 年 12 月改称为坦克乘员第 4 教导团，1969 年 12 月又改称济南军区独立坦克 2 团，1975 年调归福州军区为军区独立坦克团，1976 年转隶为 31 军坦克团。1978 年福州军区辖内的 29 军也组建了坦克团，可能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分散搞浪费资源，同时 1985 年百万大裁军中 29 军撤编，所以就把 29 军坦克团和当时福州军区独立坦克 1、2 团，31 军坦克团统统合兵一处，合编为 31 集团军坦克旅。后

又改番号为 31 集团军第 14 装甲旅，2017 年新军改后改编为合成 14 旅。

未来的攻岛先锋

合成 86 旅：前面介绍合成 85 旅的时候聊过其前身 86 师，这次的主角合成 86 旅也是从 86 师演变过来的，是 2017 年新军改时 86 师建制内的另一个团---256 团，加上师属炮兵团和装甲团，合并改编而成。

由于 86 师早于 1985 年就转入 31 集团军建制，姑且不算它是个”外来户“吧！

看过之前合成 85 旅介绍的朋友都知道，该旅的发展脉络大致是山东军区 4 师 11 团-->华野八纵 20 师 65 团-->26 军 76 师 227 团-->江西军区 88 师 265 团-->29 军 86 师 257 团-->合成 85 旅。本文主角这个 256 团，论历史出身要比 257 团还要有说法。该部前身为最远可追溯至鄂豫皖红军黄麻起义中诞生的老红军连，历史悠久。全面抗战爆发后 129 师挺进敌后，其中由 129 师 386 旅 769 团 10 连（红军连，参加了奇袭阳明堡机场）、工兵连和特务连组成的东进纵队是八路军

开往冀鲁豫平原的第一支部队。后来该部不断发展，编为129师津浦支队。1939年11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津浦支队脱离129师建制，调山东纵队。1940年2月，津浦支队与山东纵队第2支队(老)合编为山东纵队第2支队(新)。同年9月，2支队与9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2旅，1942年8月编为115师教导1旅4团，1943年3月调鲁中军区为第4团，抗战胜利后先后编为山东解放军4师10团，华野8纵22师64团，26军76师226团，建国后又先后改编为江西军区88师262团，29军86师256团，31军86师256团。

该团是原山东纵队、鲁中军区中唯一一个以老红军为基础、以老红军连队为主力组建的团队（其实似乎就一个红军连），战斗作风硬朗，战斗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攻防兼备，以攻坚能力见长，部队战斗力很强，在后来的华野 8 纵、26 军内被称为“红四团”，抗战时是 115 师兼山东军区十三个主力团、鲁中军区三大主力团之一，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华野 8 纵、26 军数一数二的主力团。还记得前文提到那个 10 连吗？它就是抗战期间在夜袭阳明堡机场中获得“战斗模范连”称号的连队，该连现在的番号已经是 4 连了，在军内号称“红四连”，先后被授予过“战斗

模范连”，“胜利连”（又叫“以一胜百连”），“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强军精武红四连”等七个荣誉称号。

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中获得的“战斗模范连”锦旗

2015 年 8 月中央军委授予的“强军精武红四连”荣誉称号

合成 91 旅：终于说到 31 军的亲儿子 91 师了，该师在我军各部队中历史较短，但是进步很快，前身为胶东军区组建的第三个 5 师。之前有朋友在评论区建议我介绍一下抗战时 115 师在山东军区的发展，我尽量在本系列中把相关部队的历史沿革做些简单的说明。为更好地完成大反攻任务，山东军区于 1945 年 8 月以主力及基干部队组建了山

东解放军，共辖八个野战师、十二个警备旅，其中 5 师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通常称为胶东军区 5 师，这是第一个 5 师，共辖第 13，14 和 15 团共三个团。后来这个 5 师大部分部队（14 团和 15 团）奔赴东北，与 6 师一道构成了后来东野四纵（41 军）的骨干，之后介绍南部战区部队的时候会有细说。第一个 5 师走后，胶东军区以原 5 师 13 团及其他部队重新组建第二个 5 师，该师后被编入华野九纵，为其 25 师，后来发展为 27 军 79 师，在介绍合成 235 旅时我们也有提及。

1947 年 3 月，胶东军区第三次组建 5 师（建师时称 6 师，不久后改成 5 师），到 8 月下旬编入新组建的

华野十三纵，为其 37 师，1949 年全军整编时授予番号 31 军 91 师。该师有部分老部队做骨干，所以进步很快，形成了顽强的战斗作风，部队装备好，擅长攻坚，战斗力较强，为 31 军的头号主力师。

该师诞生于胶东保卫战的硝烟中，后经战莱阳、攻兖州、克济南、破碾庄、略厦门，成长为三野的攻坚新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辖内的 271 团，其前身是胶东军区特务团，胶东军区 5 师 13 团，华野十三纵 37 师 109 团，大名鼎鼎的”济南第二团“，全军三个在解放战争中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团之一。有人说了，都”第二团“了，有啥值得表彰的？其实这就是不了解济

南战役的艰巨性和重要性了，仅举一例说明，中共中央在战役胜利的贺电中就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当时的 37 师 109 团，浴血奋战 8 个昼夜，先后突破济南商埠、外城、内城三道城墙。而且要多说的是，战役中其实 109 团最初比济南第一团的进攻进展快，还率先攻上了济南内城城楼，但遭到了敌人守军猛烈反扑，导致突击进展较为迟缓，最终落在了济南第一团的后面，成为了第二支攻入济南内城的团级作战单位。之后 109 团愈战愈勇，在围歼黄百韬兵

团的碾庄战役里，率先占领陇海路曹八集镇，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回徐州之路，为华野后续部队到达抢了一个很重要的先手。

建国后 91 师随 31 军常驻漳州、厦门一带，一直为台海前沿的一线战备部队。1985 年改编为 31 集团军 91 摩步师，2017 年新军改后，调出其辖内的 272 团组建合成 90 旅，其余部队则改编为合成 91 旅。

70 年国庆阅兵中的荣誉旗帜

合成 92 旅：其前身为 1947 年 4 月胶东军区组建的第三个 6 师。胶东军区的第一个 6 师为抗战大反攻准备的山东八个野战师之一，抗战胜利和老 5 师一道奔赴东北，后续系列会有介绍。新 6 师于 1947 年 8

月编入华野十三纵，为其 38 师，1949 年全军整编时授予番号 31 军 92 师。该师成立虽然较晚，但部队基础较好，战斗作风顽强，逐渐成长为能攻善守，敢打敢拼的劲旅。先后参加了胶东保卫战、潍县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等，1949 年 7 月进军福建，参加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之后长期驻防福建，执行剿匪和海防任务。

1969 年该师曾经转隶 29 军建制一段时间，直到 1975 年归建。1985 年 9 月改编为 31 集团军 92 步兵师，并且接收了原 87 师 261 团，执行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这个 87 师看番号应该是原 29 军的老部队吧？

其实不然，它是原来广州军区55军的215师，和29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之所以从广州军区调出，和之前介绍的26军76师调入江西的原因一样，后来稀里糊涂就归了29军（番号先改为89师，后又改为87师，我已经头晕眼花了）。1985年29军撤编后，该师师部、炮兵团和炮兵第3师一部，组建南京军区炮兵第3旅，同时所属261团转隶31集团军92步兵师。这个炮3旅，多提一句，它后来改建为我军第一个陆军地地战役战术导弹旅。1998年92师缩编为31集团军92摩步旅，2017年新军改后又改编为合成92旅。

原92师建制内的274团1营2连以“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在1965年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尖刀连”荣誉称号。其实该连之前就一直战斗力强悍，1946年10月，在胶东掖县粉子山阻击战中，坚守象山阵地3天4夜，全连战至7人，打退敌27次营以上规模进攻，战后就被胶东军区授予“象山连”荣誉称号。1964年6月，该连七班参加全军大比武又夺得第一。被国防部颁奖，更令该连享誉全军。

1998年时31集团军参加九江抗洪抢险，92师（当时还没缩编）第75团2营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洪抢险英雄营”荣誉称号。

92 合成旅另一个有荣誉称号的部队为著名的“左权独立营”。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左权独立营”原来隶属于 12 军 36 师 107 团，但不知为何，该营在 2003 年转隶进了 92 旅（为其辖下 4 营）。如果不转走，这支著名的部队应该会随 107 团一道改编为特战 71 旅。“左权独立营”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一部很典型的“草根变精英”史，从一个地方“民兵”部队活活打成野战军主力，妥妥的励志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搜看看。

红色尖刀，锐不可当！

70 年国庆阅兵中“左权独立营”也有一席之地

合成 145 旅：这支部队我就有些拿不准了，应该是本系列第一个历史传承不确定的部队，有熟悉这部分的朋友望多提宝贵意见。从我手头现有资料看，该旅应该是原 42 集团军 163 师部分部队分编组建而成。2013 年我军开始师改旅的改革，163 师此时被一分为二，以主力团 487 团为主体，分编为 163 机步旅；以 488 团和 489 团（489 团当时是否还在 163 师建制内存疑）为主体，分编为 145 丛林山地步兵旅，2017 年新军改后改编为合成 145 旅，并从南部战区调入东部战区的 73 集团军。

如果以上过程没有错误的话，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原 55 军，而关于

原 163 师具体详细的说明，我准备在介绍南部战区合成 163 旅的时候再细聊。55 军可以说是我军内部成分非常复杂的一个军，主要来源于四野 48 军军部及 144 师和 49 军 145 师、长沙起义部队 21 兵团 215、219 师等部。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战场上却表现最好，战绩最佳，作风最过硬，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肯定。55 军成立于 1952 年 10 月，当时陈明仁任军长，下辖 144 师，215 师和 219 师。其中 144 师就是原来 48 军的 144 师（1970 年改番号为 163 师），215 师为原 21 兵团的 215 师（就是前文介绍合成 92 旅时聊过的 87 师），219 师是由 49 军 145 师和原 21 兵团部分直属

队及219师合编，145师师部改为219师师部（1970年改番号为164师，1998年调归海军南海舰队，改编为海军陆战队164旅）。

合成145旅之所以用“145”这个番号，我猜测是沿用了原来同一个军内的老部队 49 军 145 师的传承。

1979年2月，55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取得重大战果。全军共歼敌10309人（不含配属单位），并打下了越北咽喉谅山，取得了东西两线战场的最大胜利，创造了军、师、团、营、连各个建制级别歼敌之最的纪录，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英模单位和英模个人也位居参战的9个军之首，一战名扬

全军。这其中现合成 145 旅辖内的原 163 师 488 团 3 营，先是坚守阵地两昼夜，打退敌人 13 次反扑，出色完成切断敌退路、阻击增援之敌的任务。之后在攻打敌纵深的战斗中，一鼓作气攻入北区，抢占大桥头，控制桥头要点。接着全营坚守大桥三昼夜，打退敌人 6 次组袭。全营共毙敌 1005，被中央军委授予“能攻善守英雄营”称号。

按理说，这样一只英雄部队在后来的百万大裁军中应该予以保留，而且在最初的军委征求意见方案中 55 军也是要保留的，不过后来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建议，保留 42 军，合并 55 军。理由是 55 军驻地位置较偏；42 军的驻地位置较好，易于

辐射全省，巩固海防。如果是保留55军，撤销42军，那调动移防的动作就大了，成本也加大了很多。最终军委采纳了尤太忠的建议，决定保留42军，撤销55军的番号，将55军部分单位合并到42军，组建成为42集团军。所以说42军是我军最走运的三个军之一，而55军只能遗憾告别历史舞台，不过其主力163师却得以保留，也算是保留了一只血脉吧！

“能攻善守英雄营”的营旗，上面“75222”部队就是原488团

特战73旅：其前身为1992年成立的原南京军区特种大队，号称是海陆空三栖特种部队，代号“飞龙“。

这支特战旅与之前介绍的特战71旅和72旅不同，它不是野战部队或是警卫部队改编而来，本身就是原来南京军区的特战队，所以其战术水平应该是东部战区最高的，放在台海第一线的目的不言而喻。该部队本身历史非常短，而且特种部队先天自带神秘光环，导致我们对它不是非常了解，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31 军作为我军最走运的三个军之一至今都“算”整建制存在于我军的编制中，而且还加强了原 1 军，29 军和 42 军的主力部队，战力更是大幅提升，简直神奇之至。单论运气简直爆棚，谁能和它相提并论？多少历史/战绩都比它强的部队，诸如 6 军，11 军，23 军，43 军，63 军（个位数为“3”的部队除了 13，似乎运气都不好哈）都已经流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建国后就猫在福建，对外作战从没参与，你让诸如 67 军（抗美援朝歼敌数第一，尽管有水分），55 军（对越反击战歼敌数第一）上哪儿说理去？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华野成军最晚的部队，骨干部队别说红军底子了，

就是胶东的精华经过41军和27军的先后两轮扩军，也基本都吸干了。到13纵第三次扩编的胶东5、6师究竟还能有多少骨干只有天知道。但是13纵就靠这么点王牌们挑剩下的兵，硬是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气，到了打淮海的时候已经被粟大将当主力纵队使用了，真是不简单啊。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承认解放战争中（包括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最能打的兵是东北兵和山东兵，而山东兵中战力最顶级的莫过于胶东兵。要知道，就胶东那么一隅之地，竟然打出了解放军三个王牌军，没啥说的了，起立鼓掌吧！

编辑于 2022-01-23 20:38

回目录

后记

本历史文集所转载的资料均列明原作者。本历史文集不出版商售，只转发、家藏和赠送好友。

联系方式

邮箱：fansi2222@gmail.com

微信号：fansi2222